

决斗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 surrounds the text.

關 決

著 夫 訶 契

松 友 張
譯 溪 朱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新 北

1929

一九二八年十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版

決 關

每部實價九角

不 著 者 契 訶 夫

准 翻 譯 者 張 友 松

印 翻 譯 者 朱 溪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北上海
平四
楊馬
梅路
竹中
斜街

北新書局

目 錄

卷 上

張友松譯

獵人 一

凡卡 一三

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 二二

一件事情 四七

活動產 六一

卷 下

朱 溪譯

決鬪 一五三

獵人

那是個蒸熱的悶人的正午。天上一片小雲都沒有……那太陽烘曬着的草有一種快快的無奈的神氣：即令下起雨來，也決不能再轉青了……樹林子也是寂然無聲，沒有動靜，好似牠那些樹頂在那裏望着什麼，或是有所期待一般。

那片伐除了樹木的空地邊上，有一個身材高大肩膀側小的四十上下的人，穿着一件紅色的短衫，帶補綴的褲子——這褲子原來是上等
人穿的——腳上穿着長筒的靴，用那懶洋洋的左歪右擺的步態，一路
往前走。他是在那裏順着一路閒遊。右邊是那片空地的綠草，左面是
海一般的一片金黃色成熟的小麥，一直鋪展到天邊。他的面色發紅，

臉上流着汗；一頂白色的便帽，上面有一個直挺挺的尖頂。神氣十足的戴在他那美貌的淡黃色的頭上——這頂帽子顯然是一個慷慨的年青的上流人送給他的禮物。他的肩膀上背着一個盛獵物的口袋，裏面放着一只松雞。他拿着一支雙管的槍，機關扳在手裏，斜着兩眼向他那又瘦又老的狗那面望過去，那隻狗在前面跑着，到那些矮樹叢裏到處的聞。四周盡是寂靜，沒有一點聲響：：凡是活東西都因為怕那種炎熱躲開了。

『耶哥爾夫拉西支！』這獵人忽然聽見這樣一聲溫柔的喊聲。

他登時喫了一驚，回轉頭望了一望，便把眉頭縐起來。他身旁站着一個面色蒼白三十上下的婦人，手裏拿了一把鎌毛，好像是突然從土裏面攢出來的一般。她極力對他直視，含着怯懦的神情只是微笑。

『啊，原來是你，白拉吉亞！』獵人停住脚步，細心的把槍機鬆

下，說道。『哼！……你怎麼到這裏來了？』

『我們那村子裏的婦人們在這裏作工，我也就跟他們來了……作一個苦工，耶哥爾夫拉西支。』

『啊……』耶哥爾夫拉西支含怒說着，慢慢的又往前走。

白拉吉亞在他後面跟着走。他們緘默着走了二十步。

『我很久沒有看見過你了，耶哥爾夫拉西支……』白拉吉亞嬌柔的望着獵人那移動着的兩肩，說道。『自從復活節那天你到我們那茅屋裏來喝了一回水之後，我就沒有見過你的面……復活節那天你走進來只待了一會，後來誰知道怎麼的……你醉了……咒罵我，打我，就走了……從此以後，我老在等呀等呀……我在外面望你，真是眼睛都望穿了。呀，耶哥爾夫拉西支，耶哥爾夫拉西支！你來「一」次也好呀！』

『我到那裏去幹什麼呢？』

『你在那裏當然是沒有什麼可幹的……雖然不消說……究竟那地方要人照管……看看一切的事情是怎麼的情形呢……你是主人……：：：：：』
哎呀，你打了一只松雞啊，耶哥爾夫拉西支！你應該要坐下來歇歇呀！』

白拉吉亞一面說着這些話，一面像一個獸姑娘似的大笑，抬頭望着耶哥爾的臉。她的臉上簡直就快活得滿面春風了。

『坐下？你若是高興……：：：：』耶哥爾用那漠不關心的聲調說着，在兩棵杉樹中間挑了一塊地方坐下。『你爲什麼站着呢？你也坐下吧。』

白拉吉士稍爲離得遠一點在太陽之下坐下，她覺得自己這樣高興，有點害羞，便把手蓋住她那微笑的嘴。兩個人緘默着過了兩分

鐘。

『你來「一」次也好哩，』白拉吉亞說道。

『幹什麼？』耶哥爾把他的小帽脫下來，拿手擦着他那發紅的額部，歎道。『我來也沒有意思。去待一兩點鐘不過是白費時候，那只有使你難受，老是住在那村裏我又受不了……你自己也知道我是個嬌養慣了的人……我要有一個床舖睡覺，要有好茶喝，要有高雅的談話……我要有各種的講究，你却在那村子裏過那窮困骯髒的生活。我連一天都受不了。假使有一道聖旨，定要我和你同居，那我就要把那茅屋放火燒了，若不然就要自殺。我從小孩子時候起，就有這樣愛安逸的脾氣，這是沒有辦法的』

『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呢？』

『和這裏一位貴人得米特里伊凡尼支同住，作他家裏打獵的人。

我供給他們吃的野味，但是他雇用我……最要緊還是爲他們的娛樂。」

『那不是你幹的合適的事情啊，耶哥爾夫拉西支……若在別人，那是一種解悶的事，可是在你就成了一種買賣……好像當真的工作似的。』

『你不明白，你這傻子，』耶哥爾悶沉沉睜開眼睛望着天空，說道。『你從來就沒有明白，你以後活一世也不會明白我是那一類的人……你想着我是一個蠢人，並且學壞了，但是在知道我的人看來，我是通全縣裏最好的漢子。貴人們也覺得這一點了，他們甚至在一個雜誌裏作了些文章說到我。若論作獵人，真沒有誰可和我相比……並不是因爲我是個嬌養慣了的自傲的人，才看不起你那村裏的工作。從作小孩子的時候起，你也知道，我從來就沒有幹過什麼事情，離開了鎗和狗。若是人家把我鎗拿走了，我便總是帶着釣魚鈎出去，若是他們把

釣魚鈎也拿走，我就用手捉東西。我也曾經幹過販馬的事情，我逢着有錢便到市場上去，你也知道一個農人只要作了獵人，或是一個馬販，那就是和犁鋤分手了。只要那自由精神深入了一個人心裏，你就決不能再把牠除去了。一個上流人也是一樣，他若是作了一個戲子，或是幹上了一種別的藝術，也就決不會作官或是作地主了。你是個女人，你不明白這層，但一個人應該要明白這點才行。」

『我明白，耶哥爾夫拉西支。』

『你若是哭起來，那就是不明白了……』

『我……我不是哭，』白拉吉亞把臉轉開，說道。『這真是罪過，耶哥爾夫拉西支！你總可以和這不幸的我在一起住一天，無論如何。我和你結婚之後已經十二年了，可是……可是……我們彼此之間從來就沒有發生過愛情！……我……我不是哭。』

『愛情……』耶哥爾搔着他的手，喃喃的說道。『決不會有什麼愛情。我們不過名分上是夫婦；其實我們並不是。在你眼睛裏看來，我是個癩子，你在我眼睛裏是一個腦筋簡單的農家女子，一點知識也沒有。我們算是配中了嗎？我是個自由的任性的放蕩的人，你却是一個作工的婦人，腳上穿着樹皮鞋，永不會把你的背伸直的。我想着自己，總是覺得無論那一種娛樂，我都是數一的人，你却看着我覺得可惜……這算得配中了嗎？』

『可是我們是結了婚的，你知道，耶哥爾夫拉西支，』白拉吉亞低聲哭道。

『並不是我們自願結婚的……你忘了嗎？你應該多謝塞吉巴夫洛維支伯爵和你自己。他因為我放鎗比他放得好，便起了嫉妬心，整整的給了我一個月酒喝，一個人喝醉了酒，你就可以叫他改變他的思

想，結婚的事更不消說了。他爲的要處治我，便趁我醉了的時候，把我和你結婚……一個獵人對一個牧女！你知道我醉了，爲什麼還要嫁我呢？你並不是一個奴隸，你想；你當初本可以反對的。一個牧女嫁給一個獵人，當然是要算有一點運氣，但是你應該要加一番考慮呀。哈，現在倒霉吧，哭吧。這在伯爵是一件開玩笑的事，在你却是一樁哭悔的事了……你自己去碰牆吧。」

隨着沉默了一會。三隻野鴨在那片空地上面飛過。耶哥爾兩眼隨着牠們走，直到後來牠們變成了幾乎看不見的三個黑點，遠遠的在樹林那一邊落下了。

『你怎樣過活呢？』他把眼睛從那幾隻野鴨那裏移到白拉吉亞身上，問道。

『我現在出外作起工來了，到了冬天我就到育嬰醫院去接一個小

孩子出來，用牛奶餵牠，他們一個月給我一個半盧布。」

『啊……』

又沉默了一會。從那收割了的一條麥田那邊，有一聲細柔的歌聲浮過來，剛一起便斷了。天氣實在太熱，不能唱歌。

『他們說你又蓋了一座新茅屋給阿庫林納，』白納吉亞說道。

耶哥爾沒有回答。

『那麼她和你是很親愛的……』

『那是你的運氣，那是命！』獵人伸着懶腰，說道。『你只好忍受着吧，可憐的東西。再會吧，我在這裏胡說了不少的時候了……我到旁晚的時候，一定要到波里托烏才行哩。』

耶哥爾站起來，伸了伸懶腰，拿起鎗放在背上；白拉吉亞也站起來了。

『那麼你什麼時候到村裏來呢？』她溫柔的問道。

『我沒有去的道理，我決不會清醒着來找你，醉了來你又得不了多少好處；我喝醉了就要脾氣高傲的。再會！』

『再會，耶哥爾夫拉西支。』

耶哥爾把他的小帽戴在他的頭背後，發聲喚着他的狗，便繼續往前走了。白拉吉亞站着不動，望着他後面……她看見他那一上一下的肩胛骨，他那神氣十足的帽子和那懶洋洋的漠不關心的步態，她的眼睛裏滿含着愁容和那纏綿的溫柔神態……她那凝神的視線在她的丈夫那高大瘦削的身軀上盤旋，擁抱他，撫愛他……他好像是覺出了她這番注視似的，停住了脚步，回頭望了一望……他沒有說什麼話，但是從他的臉上，從他那聳着的肩膀上，白拉吉亞便可以看出他是有話要向她說，他羞赧的走到他面前，眼睛裏含着乞求的神情望着他。

『拿着這個，他轉過身來說道。』

他給她一張摺縐了的盧布鈔票，又快快的走開了。

『再會，耶哥爾夫拉西支，』她機械般的接受了這個盧布，說道。

他在一條長路上走，那條路和一根緊密的皮帶一般的直。她呢，臉色蒼白，靜立不動，像一個雕像一般，她的兩眼注視着他一步一步的走。但是他的短衫的紅色和他的褲子那黑舊的顏色混成了一起，他的脚步也就看不見了，那隻狗和他的靴子也分辨不出來了。除了那頂帽之外，什麼也看不見，後來……耶哥爾忽然的一下子轉入那片空地裏，他的帽子就在那一片綠色裏不見了。

『再會，耶哥爾夫拉西支，』白拉吉亞細聲的說着，頂起脚尖站起來，再看一看那頂白帽。

凡卡

九歲大的凡卡助柯烏給鞋匠亞里金作學徒已經是三個月了。聖誕節的前一夜他沒有上床睡覺。他一直等，等到主人和他的太太以及店中的夥計都出去趕早到教堂作禮拜去了，纔從他的主人的櫃子裏找來一小瓶的墨水和一支鏽了筆頭的鋼筆；隨後他又將一塊摺縐了的紙舖在他的前面，便開始寫起信來。

但是他還沒有決定寫頭一個字母之前，却偷偷的向門窗都望了一望，屋子裏那愁慘的聖像兩旁都擺着一些架子，上面放滿了許多鞋模，凡卡看了牠幾眼，怪傷心的歎了一口氣。那一塊紙是舖在一條長凳上的，他便在這凳子前面跪着。

『親愛的祖父康士坦丁馬克里支，』他寫道，『我現在要寫一封信給你。我祝你聖誕愉快，祝你得到上帝一切的賜福。我沒有媽媽，也沒有爸爸，我所有的只是你。』』

窗戶上面照着他的燭燭的反影，凡卡向牠看了一下，便自聚精會神的在心頭描摹他的祖父。他的祖父康士坦丁馬克里支是齊華列夫店裏看夜的更夫。他是一個矮小瘦削活潑異常的六十五歲老翁，面上常帶微笑，兩眼濕爛。整日裏他總是睡在僕人所在的廚房裏，或是和那些廚子們隨便開玩笑。一到夜裏，他便披着一件羊皮大外衣，在店的四周巡走，到處拿他的棍子輕輕敲打。在他背後隨行的有那老母狗卡施坦加和另外一隻狗維安——他之取名是爲了他那一身黑毛和長腰身和他那形似鯉魚的模樣。維安是隻非常馴服非常和人要好的狗，他對一個生人看去就和對他的主人是一樣，不過他實在還是靠不住的。

在他這種馴服和謙卑的外表裏面，還隱藏着一種窺伺人家最厲害的惡意。從暗中突然的衝出來咬人家的腿，或是偷進伙食房裏去，或是偷食農家的小雞：作這類的事都沒有比他更能幹的了。有好幾次人家都差不多打斷了他的後腿，他有兩次被人家吊了起來，並且每禮拜他都要挨人鞭打，打得要死，但是他却總是復了元。

這時候，不消說，凡卡的祖父一定是站在門口，向着村裏的教堂那鮮紅的窗戶眯視，把那穿着後氈靴的兩隻脚在地上只是蹀，在那裏和院子裏的人開玩笑；他的棍子在腰帶上掛着，他因為怕冷緊緊的縮攏，微微發出一點老頭子的乾咳，有時候還要伸手把女僕或是廚子捻一兩下。

『我們聞點鼻烟好不好？』他把他的鼻烟盒子拿出來，伸出向着女人們這樣問。那些女人聞一點烟，便打起噴嚏來。

於是這老頭子狂喜得描摹不出，大聲的發笑，喊道：

『快弄掉，不然就要在你們鼻子裏凍起冰來了！』

他又拿點鼻烟給那兩隻狗。卡施坦加聞了打幾個噴嚏，扭一扭她的鼻子，生了氣走開。維安搖搖他的尾巴，怪恭謹的不肯聞。這時候天氣明朗，沒有一絲的風，空氣清澈，冰霜凝凍；這晚上雖沒有月亮，但是村莊的全部，各處白色的屋頂和烟窗裏冒出來一線線的烟，白霜凝住的樹和那些雪堆，却全可以看得清楚。天空有許多亮晶晶的星在上面閃爍，銀河也顯得那般的清明，簡直就像有人因為節日來了，把牠磨亮了又拿雪擦過一般……

凡卡歎了一聲氣，又把他的筆蘸上點墨水，繼續往下寫：

『昨天晚上我挨了一頓抽打，這裏的老板揪着我的頭髮把我拖到院子裏，拿鞋匠用的夾子把我使勁打了一頓，只爲的是我搖他那小仔的

搖床的時候，不幸一下子睡着了。這一禮拜裏，這裏的女老板吩咐我洗淨一條青魚，我從牠的尾巴頭弄起，她便拿起這條青魚把牠那尖嘴往我臉上戳。店裏的夥友也擺弄我，叫我到酒店裏去買麥酒，叫我偷老板的胡瓜，老板知道，順手拿到什麼就用什麼打我。也沒有什麼東西可吃得；早上吃的只有麵包，中餐吃粥，晚上又是麵包。至於茶和酸菜湯這類東西，便只有老板和他的太太他們自己時常享用了。他們叫我在過道裏睡，他們那小仔一哭，我就要去搖牠的搖床，簡直莫想睡了。親愛的祖父呀，你看老天的面子把我接走，接回我們的村裏吧，我實在也受不了這種苦了……我給你磕個響頭，並且永遠的向上帝祈禱，你把我接走吧。不然我真活不成了……』

凡卡小嘴的兩角窩了下去，他拿他那髒污的拳頭擦了擦眼睛，嗚咽的哭了。

『我可以替你磨烟葉，』他再往下寫道，『我可以替你給上帝禱告，有什麼事作得不對，你可以像抽那隻灰色山羊似的抽我。若是你真覺得我會找不到事作，那我就請求經理先生積一個德，讓我給他擦擦靴子，或是替代斐提亞幫着看牛。親愛的祖父呀，我再不能受這種苦了，這真要把我磨死啊……我打算逃回我們的村裏，可是我又沒有靴子，我怕那苦冷的霜凍。等我長大了，我便可以供養你，誰也不敢欺你，你死了我就給你祈禱，祝你靈魂的安息，就和我給媽媽白拉圭』
亞祈禱一般。

『說到莫斯科呢，牠是一個大城市，有許多許多闊人的房子，有許多馬，沒有羊，狗也不那麼壞。孩子們到了聖誕節不拿着星旗四處的跑，誰也不許在教堂的歌詩所唱歌，有一次我看見舖子的窗戶裏有許多鈎子掛在一根繩上，還有許多釣魚竿，都是賣的，無論釣那一種

魚的都有，真是方便極了。那裏面有一隻鈎子足可以釣上一隻一磅重的鱈魚。還有些舖子賣鎗，和老板的一樣，我想每支定要一百盧布才買得到手。肉舖裏有山鵝，有班鳩，有山兔，可是這些東西是誰打來的。或是從那裏來的。舖子裏的人却不肯說。

『親愛的祖父啊，東家給你們聖誕樹的時候，你替我拿一隻金黃的核桃，藏到我那隻小綠箱子裏。這個你可以問那位年青的女人阿里加伊格納要，你只說給凡卡要的就得了。』

凡卡寫到這裏，渾身發顫的歎了一口氣，又瞪着眼睛望着窗戶。他記起他的祖父常是走到樹林子裏去砍聖誕樹，並且帶着他的孫子一同去。那是多麼快樂的時候啊！地上的冰凍嘎嘎的響，他的祖父也嘎嘎的咳嗽，他們都發出這種聲響，凡卡也就陪着發出一樣的聲響了。他的祖父在沒有砍下這棵聖誕樹之前，先抽一回烟，盡興的聞一撮鼻

烟，再和可憐的凍得冰冷的小凡卡開玩笑……林中那許多小杉樹遍身裹着凝霜，都站着不動，靜候着，看那一棵要死在這老人手裏。忽地裏一只野兔不知從那裏跳了出來在雪堆上飛跑過去……凡卡的祖父便禁不住大嚷起來：

『捉住牠，捉住牠，捉住牠！啊，瞧這短尾巴鬼！』

樹砍下來的時候，他的祖父便把牠拖回主人的宅裏，大家便着手在那裏將牠裝飾起來。那個年青的婦人阿里加伊格納——凡卡的好朋友——作這事情是最賣氣力的。凡卡的母親白拉圭亞生前在這宅裏傭工的時候，阿里加伊格納總是喜歡給他許許多多的糖果，讓他喫一個飽，她因為沒有事作，便教他讀書寫字和數數字，一直教他數到一百，并且連四班舞蹈都教給他了。白拉圭亞死後，人家就把這孤兒凡卡安頓在廚房裏，和他的祖父在一起，後來便從這廚房裏把他送到莫

斯科鞋匠亞里金這邊來了。

『親愛的祖父，快來吧，』凡卡又接着寫道，『我求你看耶穌的苦面，把我接去。憐恤我這孤苦兒吧，因為我在這裏他們打我，我又餓得不得了，我心裏真是說不盡的苦楚，整日的只是哭。那一天老板拿一隻鞋模正打在我的頭上；打得我昏倒地上，差一點沒有送了這條命。我過的真是一條苦命，簡直比任便那一隻狗還不如……亞里安拿和一只眼睛的特各爾和那個趕馬車的，我都向他們的好，我那支蘆笛請你不要給了人家。』

你的孫兒，伊凡助柯烏。

親愛的祖父，來啊！

凡卡將這張信摺作四摺，把牠放到前一晚用了一個戈貝買來的信封裏。他稍稍想了一會，拿筆蘸上一點墨水，在信封上寫了下面這些字。

『村子裏，交我的祖父。』隨後他又抓了一下頭頂，再想了一會，便又加上『康士坦丁馬克里支。』這幾個字。他一直寫完，沒有驚動他，他覺得很高興。趕緊戴了帽子，羊皮外衣都及穿上，只穿着裏衫便跑到街上。

凡卡前一晚上向雞鴨舖裏的夥計打聽過，人家告訴他說，信是要放到郵筒裏去的，那裏面的信會有喝醉了酒的郵差駕着三只馬拖的郵車，伴着鐺鐺響的鈴聲，送到全世界各地方去。凡卡跑到最近的一個郵筒前面，把他那封寶貴的信從筒口丟了進去。

一個鐘頭之後。希望撫慰着凡卡，他居然熟睡了。他在夢中看見一隻火爐。爐旁坐着他的祖父，赤着足兩腿下垂，在那裏讀一封信給那些廚子們聽，維安搖着他的尾巴圍了火爐走着。

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

許多年以前有一天晚上，剛過了二點鐘的時候，我家裏的廚婦顯着倉皇的神色，蒼白的面色，出我不意的跑到我的書房裏來，告訴我，管有鄰近那一所房子那個老婦人米摩提夫人坐在她的廚房裏來了。

『她求你到她家裏去；先生……』廚婦喘着氣說道。『她的房子的住戶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了……他拿手鎗把自己打了，若不然就是上吊了……』

『我有什麼辦法呢？』我說道。『讓她去找醫生或是去找警察吧！』

『她怎麼去找醫生啊！她差不多呼吸都不行了，她坐在爐竈旁邊，縮着一團，她真嚇壞了……你還是去一下才好，先生。』

我便穿上外衣戴上帽子，走到米摩提夫人家裏去了。我舉步走過去的那扇大門是開着的。我不知怎麼辦才好，站在門旁停了一會，連門鈴都沒有摸一摸，便走進院子裏去了。那黑暗的頹廢的門廊裏，門并不曾鎖住。我便把牠打開，走進裏面去。那裏面黑黝黝的連一線微光都沒有，并且還有一種很重的焚香氣味。我一路摸索着再往前走的時候，手腕碰在一個鐵作的物件上面，因此在那黑暗之中，撞着一個櫃子之類的東西，差不多把牠撞得倒在地板上了。最後還是找到了一個包着破呢的門，我便走進一間小小的堂屋裏。

我現在并不是作一篇傳奇故事，更不是有意使讀者吃驚，只是我從那堂屋裏所看見的情景實在是離奇，惟有「死」的本身才能描畫出

來。正當我面前有一扇門，通着一間小小的會客室。三支五戈貝一支的蠟燭，擺成一排，放出一種微弱的光，射在那退了色的石版色的糊牆紙上。一具棺材在兩個桌子上架着，放在那間小屋子的中間。那兩支蠟燭僅僅的足以照清楚一個半張着嘴，長着一個尖鼻頭的微黑的黃臉。從那個面孔到那兩隻鞋的尖上，亂鋪着許多束的棉紗，從這一束一束的棉紗當中，有兩隻蒼白的不動的手露出來，握着一個蠟製的十字。這小小的會客室裏幾個黑暗的悽慘的屋角，那棺材背後的聖像，和那棺材的本身——除了那柔和的微閃的燭光而外，一切都是死一般的靜止，簡直和坟墓一般。

『真奇怪！』我被這些意外的死的情景弄得目瞪口呆，心裏便想道，『爲什麼這麼忙？這位住戶剛剛吊死，或是拿鎗自殺了，這裏就已經有棺材了！』

我轉過頭望了一望，左邊有一扇門，門上有一塊玻璃的鑲板；右邊有個歪腿的帽架，架上掛着一件破舊皮外衣……

『水……』我聽見一聲呻吟。

月亮從左邊那扇帶玻璃鑲板的門外面照過來。我把那門打開。走進一間黑暗的小屋裏，那屋子單單只有一個窗戶，一道微弱的光線便從外面一盞街燈穿過這個窗戶射進來。

『這裏有人嗎？』我問道。

我不等回答，便劃了一根火柴。火柴燃着的時候，我看見下面這種光景。一個男子在那血污的地板上坐着，恰恰在我的腳下。假使我的脚步走得遠一點，那我便踏到他身上去了。他把他的兩腿向前伸直，兩手按在地板上，極力的想要抬起他那美貌的臉，那臉上的顏色和他那漆一般黑的鬍鬚湊在一起，顯得和死人一般的蒼白。他睜起他

那雙大眼睛望着我，我一看那種神情，便知道他有說不盡的恐怖，痛苦，和祈求。一陣冷汗大顆的順着他的臉往下流。那陣汗和他的臉上的神情，他支在地板上的手那種抖顫，他那急促的呼吸和那緊咬着的牙齒，都表示他在受着忍受不了的苦痛。他的右手近旁有一支手鎗，在一潭血裏放着。

『不要走開，』火柴滅了的時候，我便聽見一聲微弱的聲音。
『桌子上有一支蠟燭。』

我把蠟燭點燃，在這間房子中間靜立着，再不知怎麼辦才好。我站在那裏望着地板上坐着的人，登時便覺得以前似乎曾經見過他了。
『痛得受不了啊，』他低聲道，『我也沒有氣力再打自己一鎗。想不到的意志薄弱啊。』

我把我的外衣一下子脫下來，便動手察看這個病人。我把他像一

個嬰兒似的從坤反上抱起來，放在一把美國皮面的蘇發椅上，細心的脫去他的衣服。我把他的衣服脫掉的時候，他只是抖戰着發冷；在他身上發見的傷痕與他的抖戰和他的臉上那種神情都不相稱。原來只是一點微傷。鎗彈從他的左胸第五第六兩根肋骨之間打過，僅僅的打穿了一點皮和肉罷了。我在他的外衣裏層背後的口袋近旁的摺疊當中，便找到了那顆鎗彈。我好好的止住了血，順手拿一個枕頭套和一條毛巾，兩條手巾，暫時的把傷痕細住，便拿了一點水給這傷人，又把堂屋裏掛着的一件皮外衣蓋在他身上。我一面細傷口的時候，我們兩人都沒有說一句話。我一心的作着這種工作，同時他躺着不動，翻起兩眼望着我，似乎對於他自己這番沒有作到的自殺，和他所給我的麻煩，覺得羞愧了。

『現在要請你靜靜地躺着，』我把細傷痕的工作作完之後，說

道，『我要跑到藥房裏去拿點藥品來。』

『不必！』他低聲的說着，伸手拖住我的袖子，他那雙眼睛睜得很大。

我在他的眼睛裏看出了恐怖的神情。他怕我走開他的身邊。

『不必！再待五分鐘吧……十分……若是不使你厭煩，就請待一會，我求你。』

他一面這樣請求我，一面抖戰着，牙齒戰得只是得得的響。我便聽從了他的話，在那蘇發椅邊上坐下。這樣子沉默着過了十分鐘。我靜靜的坐着，向這間房子裏四處張望——命運把我這樣子出我不意的引到這裏來了。多麼窮呵！這個人具有一幅美貌的文雅的面孔，和一副豐富的修整的鬚鬚，至於他的環境却是連一個窮苦的工人都不會羨慕的。一把蘇發椅，上面包的美國皮都破了，一塊一塊的掉，還有一把

不值錢的油污的靠椅，一個桌子，上面鋪滿了許多亂紙，牆上掘着一塊不成樣子的破油畫，我所看見的就止於此了。又潮溼，又沉悶，又淒涼。

『多大的風！』病人并不打開眼睛說道。『叫得多麼厲害！』

『是，』我說，『我覺得我認識你。去年盧哈契夫將軍的別墅裏演戲，你不是也參加了嗎？』

『那有甚麼關係？』他說着，急忙打開眼睛。

他的臉上登時露出一陣不快之色。

『我一定是在那裏見過你。你的名字不是叫作華西里耶夫嗎？』

『就是的，又有什麼關係呢？你就認識我也並沒有什麼好處。』

『不是，我不過這麼問問你罷了。』

華西里耶夫又把眼睛閉上，好像生了氣似的，轉過臉向着那蘇發

椅的背面。

『我真不懂你這種好奇心，』他低聲的嚕囁道。『你再往下就要問什麼事情使我自殺了！』

還沒有過一分鐘，他又轉過身來向着我，打開他的眼睛，含淚說道：

『請你原諒我這種神氣，可是你也會承認我是對的！向一個罪人問他爲什麼入了牢獄，或是問一個自殺的人爲什麼要拿鎗打自己，都有些不知趣……並且無禮。試想想，只圖滿足自己那無謂的好奇心，不管人家的神經喫多大苦！』

『你很可以不必激動……我決沒有想到要問起你自殺的動機。』

『你一定要問的……這類事情是大家都愛問的，雖然問也沒有什麼用處。我若是告訴你，你一定不肯相信，或是不明白……老實

說，我自己就不明白……警察的報告和新聞紙裏所說的話，總是什麼「未能如願的戀愛」啊，「無法應付的窮困」啊，但是真正的原因是沒有人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些報館裏的人也不知道，但是他們却在那裏大着膽子作什麼一個自殺者的日記。一個人弄掉他自己的命那時候的心情，惟有上帝才知道；人們却是一點也不知道的。」

『這到是非常有趣的話，』我說道，『但是你不應該說話……』但是這位自殺者是沒法子制住的，他把他的頭支在拳頭上，用那大致授的語調繼續着說下去：

『我們決不會明瞭自殺的心理之微妙！一個人怎麼能說什麼理由呢？今天某種理由使他拿起一支手鎗來自殺，明天這個理由便好像連一個臭蛋都不值了。這大概全看事情發生的時刻各人的特別情形何如

：：拿我作個例吧，半點鐘以前，我有一種懇切的求死的願望，現在蠟燭點着了，你在我旁邊坐着，我連那死的時候想都不想牠了。只要能解釋這種變更！難道我的家境比以前好了嗎，或是我的妻子轉死爲生了嗎？這是我受了光的影響呢，還是因爲有了一個外人在面前呢？」

『光自然也有種影響：：：』我因爲覺得應該說一兩句話，便低聲的吞吞吐吐的說道。『光線對於人身的器官的影響：：：』

『光的影響：：：我們承認！但是你要知道人家也在燭光之下拿鎗自殺哩！并且這麼一點不相干的東西若是能把全劇的情節突然的改變，那你的小說裏那些人物也就真是好笑了。這些無謂的話也許都可以加以解釋，但是我們是不行的。一個人不明瞭的事情，發問和解釋都不中用：：：』

『對不住，』我說道，『我……看你臉上的神色，好似覺得你這時候在這裏……作難人哩。』

『是呀，』華西里耶夫吃了一驚，說道。『這多半也許是呀！我本是生來又自大又獸氣的。好吧，請你解釋一下，你若是相信你那看臉色的本事！半點鐘以前我拿鎗自殺，剛才我便作難人起來了……只要你能解釋這個。』

末後這幾句話華西里耶夫用一種微弱的提不起的聲音說了出來。他已經精疲力竭，便停住不說話了。隨後寂靜了一會。我開始細察他的面容。他的臉就和一個死人一般的蒼白。好似這『又自大又獸氣』的人的生命差不多絕滅了。只有他所感覺着的苦痛的痕跡表明出他還是活着的。望着那個面孔真是難受，但是華西里耶夫既是還有氣力爭辯——若是我沒有猜錯，他還有氣力作難人，那麼這於他自己算什麼

呢？

『你在這裏——你在這裏嗎？』他忽然的坐起用手腕支撐着，樣的問。『我的老天爺，聽着吧！』

我開始靜聽了。大雨猛裂的打在那暗沉沉的窗戶上，片刻也沒有停止。風也只是悽悽的悲哀的怒號。

『我將要變得比雪還白，我的耳朵將要聽見愉快和歡樂的聲音。』米摩提夫人回來了，用一種遲慢的疲乏的聲音在會客室裏這麼讀着，那單調的悽慘的聲調也不提高也不低落。

『這很愉快，是不是？』華西里耶夫把他那雙滿含懼色的眼睛轉過來向着我，細聲的說道。『我的老天爺，一個人要看這些情景，要聽這些聲音！誰能把這種混雜的情形作成音樂啊！像漢姆雷得說的，那一定要。』

『使得愚蠢的人驚駭，使得

善看善聽的人詫異。』

那麼我了解那種音樂，該是如何的深切啊！我該對牠生出如何的感想啊！現在什麼時候了？

『五分到三點。』

『早晨還離得遠哩。到了早晨便要出殯了。一件好玩的事啊！一個人淋着雨跟着棺材背後在泥裏面走。他一路往前走，什麼也看不見，只有那愁雲滿佈的天空和那倒霉的情景。那些滿身泥的槓房的人，那些客店，和那些柴堆……他的褲子一直濺溼到膝上。那老走不完的道路。時間拖長下去，好像永久無限一般，還有那些粗鄙的人。他心頭呢，一塊石頭，一塊石頭梗住啊！』

稍微停一會，他又忽然的問道：

『你見過盧哈契夫將軍之後，有許久了嗎？』

『我從夏天過後就沒有見過他了。』

『他喜歡作居人上的人，可是他到是一個很好的可親的人。你現在還在作文嗎？』

『是的，稍微作一點。』

『呀……你還記得當時在那些私人演戲的集會當中，我向情納求婚的時候，怎樣的像一個癡漢，像一個熱狂的傻子似的亂跳嗎？那真是傻，但是那却很好，很好玩……單只將那些事回憶一番便引起一陣青春的感覺……現在呢！情形變得多麼殘酷啊！你又有了一個題目了！可是你不要作什麼「一個自殺者的日記」呀。那真是又俗氣又陳腐。你把這樁事情弄得談諧一點吧。』

『你又……作難人起來了，』我說道。『你這種情形並沒有什麼』

談諧之點哩。」

『沒有什麼可笑的嗎？你說沒有什麼可笑嗎？』華西里耶夫坐了起來，淚珠在他的眼睛裏放光了。他那蒼白的臉上現出一陣心酸的苦痛的神情，他的下頷也顫動起來了。

『你譏笑那班騙人的店夥和不忠心的妻子，』他說道，『但是沒有那個店夥，沒有那個不忠心的妻子，騙人像我的命運騙我這般厲害：我之被騙，沒有那個銀行的儲戶，沒有那個受欺的丈夫，被騙到這種程度！只要想想我是多麼可笑的一個傻子！去年我當着你的眼前樂得不知自己怎麼辦好。現在又當着你眼前……』

華西里耶夫的頭落下去倒在枕上，他笑了。

『決不能再想出什麼事比這麼一種變更更可笑更無謂了。第一章：春天，戀愛，蜜月……；蜜，真的；第二章：找工作，上當舖，愁

病，藥鋪，再往後就是……明天濺着泥一路到坟地裏去。」

他又笑了。我覺得十分的不痛快，便下了決心要走。

『我告訴你，』我說，『你躺下，我要到藥鋪去。』

他不回答我。我便穿上我的大氅，走出他這間房子。我走過那堂屋的時候。瞥眼望了棺材一眼，並且看見米摩提夫人在那裏唸經。我極力的把眼睛睜大，也沒有用處；我看着那黑皮的黃臉，辨不出當初盧哈契夫的賓客當中那個活潑的漂亮的情侶的情納了。

『韶華逝矣，』我想道。

我這麼想着，便走出來了，我沒有忘記帶出那支手鎗，出門便向着藥鋪那邊走。但是我不應該離開啊。我從藥鋪回來的時候，華西里耶夫躺在蘇發椅上暈過去了。傷口上綑的布被他使勁的撕去了，那重新放開的傷口又流起血來。我還沒有使他回復知覺之前，便已經天亮

了。他只是不省人事的說亂話，全身發顫，他那雙不能辨物的眼睛向着屋子裏四處張望，直到早晨到了才止；我們還聽見那牧師替死者唸着禱詞那種嗡嗡的聲音。

後來華西里耶夫的屋子裏擠滿了許多老婦人和槓房裏的工人，棺材移開了，抬出院子外面去，我便勸他留在家裏。但是他却不肯聽從我的話，不管他的創痛和那灰色的雨淋淋的早晨。他光着頭走，緘默着，一路跟在棺材後面，一直送到葬地，一步一步的差不多提不起腿來，並且還時時的捏住受了傷那一邊，顯出痛得抽筋的神情。他的臉上顯出完全失去了情感的樣子。只有一次我用了一個不關重要的問題，把他從那昏沉狀態裏喚醒過來，他才睜起眼睛望了望石道和那灰色的短牆，眼睛裏暫時的現出一線悽然的怒色來。

『「很好，」』他念着一塊招牌上的字說道，『這班愚蠢的不識』

字的人啊，真是該遭鬼打！』

我後來又把他從墓地裏引着回家了。

＊

＊

＊

從那一晚過後，還只過了一年的工夫，華西里耶夫差不多還沒有來得及把他穿着跟在棺材後面在泥裏面走的那雙靴子穿破哩。

現在我作完這篇故事的時候，他坐在我的會客室裏，奏着鋼琴，告訴那些女人們，鄉下的姑娘們怎樣唱她們的情歌。女人們只是笑，他也只是笑。他在那裏娛樂他自己哩。

我把他叫進我的書房裏來。我這樣使他離開那些洽意的伴侶，他顯然有些不高興，他走到這裏來，站在我面前，那種神氣，就像一個片刻不暇的人。我把這篇故事交給他，要他看一看。他對於我的作品常是肯不嫌淺薄，現在他懶洋洋的歎了一口氣——正是一個懶惰的讀

者的歎聲——便在一把靠椅上坐下，把這篇故事讀起來。

『這真是糟糕，多麼可怕呀』，他微笑着低聲說道。

但是他越往下讀，臉上越現得莊重。最後他心頭受那些傷心的往事的壓迫，臉色變得可怕的蒼白，他便站了起來，站着繼續往下讀。他讀完了的時候，便在這間屋子裏一來一去，從這角到那角的斜走。

『怎麼樣結局呢？』我問他道。

『怎麼樣結局呢？哼……』

他望了望屋子裏，望了望我，又望了望自己……他看見他身上穿的那時髦的新衣服，聽見那些女人們在外面笑……他便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笑起來，就像他當初那天晚上笑的神情。

『我當初對你說那全是好笑，豈不是很對嗎？我的老天爺！我遭過的愁苦，足夠壓斷一隻象的背骨；鬼才知道我吃多大的苦哩——誰

也不能再吃更大的苦了，我想，可是那裏有痕跡呢？這真是令人驚駭啊。平常總是以爲一個人的苦痛給他留下的創痕一定是永久存在，決不能除去的。可是那種痕跡之易於消滅，簡直就和一雙賤價的靴子之易於穿破一樣。甚麼也不會留下，一點也不會。就好像我當初不曾吃過什麼苦，不過是作了一回「馬澤加舞」一般。世上事事都是暫時的，而這種暫時也就可笑！談諧家找材料的一個好地方啊！加上一個談諧的結局吧，朋友！』

『派阿爾尼古列維支，你快來了嗎？』那些等得不耐煩的女人們叫着我這位主角道。

『馬上就來，』這個『又自大又獸氣』的人一面拉正他的領結，一面回答道。『這真是可笑又可憐，我的朋友，可憐又可笑，可是怎麼辦呢？我丈夫也……我還是贊美自然毋使事物變化。若是我們人人

必需遭遇的牙痛和各種的恐怖，我們通通留下一種傷心的回憶，若是這些回憶通通永久存在，那我們這些可憐的動物也就只好終生吃苦了。』

我望着他那微笑的面孔，便想起一年以前，他望着那黑暗的窗戶的時候，他的眼睛裏充滿的那種失望和恐怖的神情。我看着他恢復向來那種聰明的閑談者的脾調，預備在我面前吹他那些無謂的理論，就如什麼事物的變化這一類話，但是我同時又回想起他在地板上坐在一
片血裏，眼睛裏含着那愁病的乞求的神情。

『怎麼樣結局呢？』我大聲的問我自己道。

華西里耶夫一面吹囓着，一面拉正他的領結，走回會客室裏，我在後面望着他，心裏覺得惱了。不知怎麼的，我想起他那些過去的苦痛便爲之不快，我想起那個可怕的晚上和我自己爲了這個人所生的一

切感想，也爲之不快。我現在就好像失去了什麼一般……

一件事

清早的時候，許多明亮的太陽光線從那玻璃窗上凝凍成的冰網裏攢進來，射在孩子們睡覺的房間裏。六歲大的男孩凡尼亞和他那四歲的小妹妹寧納醒來了。他的鼻頭好像一顆鈕釦，她是個捲髮的矮胖的小孩，以她的年齡而論，身材還顯得太小。他們倆睜開了眼睛，從他們的小床的柵欄中間彼此含怒的對視着。

『咳！』乳母喊道。『不害羞，孩子們！好人通通都喫過早飯了，你們却還睜不起眼睛……』

一道一道的太陽光高高興興的在地毯上牆上和乳母的裙上玩耍，並且還似乎是邀請這兩個孩子和牠們同玩。但是孩子們却沒有注意。

他們又鬧起脾氣來了。寧納撇着嘴，作了個歪臉，拖長聲音喊道：

『茶——呀！奶媽，茶——呀！』

凡尼亞縐着眉頭，四圍的張望，想要找個機會吵一陣嘴，亂嚷幾聲。他剛把眼睛睜了幾下，張開了嘴，便聽見母親的聲音從餐室裏傳出來：

『不要忘記拿牛奶給貓喫；她生了小貓了。』

凡尼亞和寧納的臉上登時顯出驚訝的顏色，他們彼此對視着，含着疑惑的神情。隨後他們倆都大聲叫喊起來，跳下床，嚷出那震耳的尖聲，一陣一陣的在空中噪響，赤着腳穿着睡衣便跑到廚房裏去了。

『貓生了小的了！貓生了小的了！』他們喊道。

廚房裏有一條長檯下面，擺着一個小小的箱子，這箱子是斯提本

生爐子的時候，用來盛焦煤的，那隻貓便從這個箱子裏睜着眼睛往外望。她那灰色的臉表露出極端的疲勞，她那隻綠眼睛裏面長着一對烏黑的小瞳人，顯得又倦怠又含情……只要看她的臉色，便可以明白，她要得到完滿的快樂，只缺少一樣東西，那就是要她這些小仔的父親同在一起，因為她已經把她自己完完全全的給了他了。她想要叫，把她的嘴張得很大，但是僅僅的發出了一點嗷嗷的聲音……那些小仔也嗷嗷的叫了。

那兩個孩子在這個箱子前面盤在地上坐下，動都不動的屏住氣息，望着那隻貓……他們都很喫驚了，在後面追跡來的乳母的嚕噓，他們沒有聽見。他倆的眼睛裏都流露着熱情的快樂的神情。

小孩子從小養育成人，家畜實在是於不知不覺之中，有一種無可置疑的好處。那些強壯而量大的狗，那些懶惰的哈叭狗，那些關在籠

裏死去的鳥，那些遲鈍而自傲的火雞，那些和靄的老母貓，我們站在她們的尾巴上開玩笑，使得她們發生劇痛，她們也還是原諒我們——這些朋友我們有誰能忘記呢？我們甚至還可以說，我們的家畜那種忍耐和忠心，那種事事原諒的大度，和那種對人的誠懇，對於小孩子的腦海裏所生的影響，比那乾燥無味的蒼白的高爾高洛維支那些很長的講演，比那保姆想要向小孩子證明水爲輕養兩氣組成的時候所用的那些模糊的解釋，都要得力多了。

『看這些小貓啊！』寧納很高興的笑得樂不可支，放聲喊道。

『這就和小耗子洽洽是一樣！』

『一，二，三，』凡尼亞數道。『三個小仔。正好是一個給我，一個給你，一個給旁的一個什麼人。』

『唔……唔……』老貓因爲他們這樣的注意她，便得意起來，只

是嗚嗚的叫。『唔！』

這兩個孩子把這些小貓看了一會，便把牠們從母貓懷下拿出來，在牠們身上撫摸，後來還不以此爲足，又把牠們用他們的睡衣兜着，在那些房子裏這間又到那間的亂跑。

『媽媽，貓兒生了小的了！』他們喊道。

母親坐在餐室裏，和一個客人說話。她一看她的孩子們臉也沒有洗，衣服也沒有穿，滿身還是穿着睡衣，便臉都漲紅了，厲色的望着他們。

『去把睡衣脫掉，不要臉！』她罵道。『趕快跑開，若不然我就要打你。』

但是這兩孩個子對於他們的母親這種恫嚇全不注意，客人在那裏他們也不管。他們把那幾個小貓放在地毯上，提高聲音發出一陣震耳

的叫聲。老貓便在他們旁邊走，『沙沙』的叫着，顯出乞求的神情。後來這兩個孩子被乳母拖到房裏去穿衣服，致禱詞，吃早飯的時候，他們心頭都充滿了一種熱情的願望，想要逃脫這些無謂的勾當，再回到這幾個小貓這裏來。

平常的事情和遊戲都完全忘却了。這幾個小貓從初出世的時候起，便把一切都蒙蔽起來了，牠們成了一時的活奇事和醉心的東西。假如你拿一大箱的糖果或是一千個三辨士的錢給凡尼亞或是寧納，向他們換一個小貓，他們一定要拒絕你這種代價，不會有片刻的遲疑。直到中餐的時候，乳母和廚子雖則極力的勸他們走，他們却是不聽，老坐在廚房裏和這幾個小貓玩耍。他們的臉色是莊重而專注的，流露苦心籌劃的神情。他們不但要打算這幾個小貓目前如何處置，還要為牠們的將來設想哩。所以他們便決定了這三個小貓一個留在家裏，和

老貓在一起，好讓牠安慰牠的母親，另外一個便要送到鄉下的別墅裏去，剩下那一個讓牠住在地窖喫老鼠。

『可是牠們怎麼看不見呢？』寧納問道。『牠們的眼睛是瞎的，像叫花子一樣。』

這一問却使得凡尼亞爲難了。他極力的用力要把一個小貓的眼睛打開，嘴裏和鼻子裏都累得氣促促的弄了許久，但是終歸還是白費氣力。還有一件事情使得這兩個孩子非常的不痛快——這幾個小貓無論如何不喫他們送到面前的肉和牛奶。無論什麼東西，放到牠們那小嘴前面，便讓牠們那灰毛的母親喫去了。

『我們來給這些小貓蓋房子吧，』凡尼亞提議道。『我們讓他們一個住一所房子，大貓就要一處一處的去找牠們……』於是他們便在廚房的三個屋角裏，擺下幾個舊帽簷子。但是這個家庭的分居似乎還

太早了；老貓臉上還是留着剛才那種愁慘的多情的神色，先後跑到那幾個籠子那裏去，又把她的小仔通通搬回家去了。

『這個母貓是牠們的母親，』凡尼亞說道，『但是誰是牠們的父親呢？』

『是呀，誰是牠們的父親呢？』寧納也隨着他說道。

『牠們沒有父親是不能過活的。』

凡尼亞和寧納把這個問題討論了許久：究竟誰該是牠們的父親？說到最後，他們選定了一個黑紅色的大馬，這個馬的尾巴已經被他們扯掉了。孩子們把牠拋棄在樓梯底下那間積物室裏，和其餘那些成了廢物的別種玩具的殘片堆在一起。他們從那積物室裏把這個馬弄出來，擺在箱子旁邊。

『留神呀！』他們警告牠道。『站在這裏好好管束牠們吧。』

他們說這種話和安頓那個馬，都是很認真的，並且還表示一種苦心籌劃的神氣。除了那個箱子和那幾個小貓之外，凡尼亞和寧納便不知道還有什麼世界了。他們的快樂真是無限啊。但是他們還是命定要遭那說不出的痛苦。

剛剛要到喫中飯的時候，凡尼亞坐在他的父親的書房裏，凝神的望着桌子上。離燈很近的地方，有一捆印着字的信紙，一隻小貓爬在上面。凡尼亞仔細望着牠的動作，間或用一支鉛筆刺牠的嘴……忽地裏好像從地板裏攢出來一般，他的父親出現了。

『這是什麼東西？』一聲發怒的聲音喊道。

『這是……這是一個小貓，爸爸。』

你這賤孩子，把你的小貓都弄到這裏來了，我到要收拾收拾你！看你在這裏幹了些什麼事！整整的一捆信紙全糟踏了！』

這真是使得凡尼亞驚訝啊，他的父親竟不隨着他對於小貓表同情，他見了不但為之狂喜，反而牽着凡尼亞的耳朵，喊道：

『斯提本，把這個討厭的東西拿走！』

喫中飯的席上，又重演了這麼一番責罵的事情……開着第二輪菜的時候，座上的人忽然聽見一聲微弱的尖聲呼叫。他們一查這叫聲的原由，便在寧納的遮胸下面發見一個小貓。

『寧卡！出去！不許你在這個屋子裏！』她的父親含怒說道。這些小貓馬上就要扔到髒水溝裏去！我不能容這種討厭的東西放在屋子裏！』

凡尼亞和寧納嚇得膽戰心驚。扔到穢水溝裏湮死，除開殘忍不說，還要使得那老貓和那馬失去牠們的小仔，使得那老貓孤單單的住在那箱子裏，並且把他們為將來打算的計劃通通毀去——那可愛的將

來啊，到了那時候一個小貓安撫牠的老母親，一個到鄉下去住，其餘那一個在地窖裏捉老鼠……：他們都哭起來，替這幾個小貓求情。他們的父親答應饒恕牠們，但是他的條件就是不許這兩個孩子到廚房裏去，也不許再接近這幾個小貓。

喫過中飯之後，凡尼亞和寧納在這些房間裏這間跑到那間，很覺沮喪。禁止他們到廚房裏去，真是把他們拋入了失望的境地。給他們糖果他們不受，他們只知洩氣，對他們的母親也粗鹵起來了。晚上他們的舅父伯特魯沙來了，他，便把他請到一邊，把他們的父親恫嚇着要把小貓拋到穢水溝裏的事情告訴他，向他申訴。

『伯特魯沙舅，』他們乞求道，『告訴媽媽叫她把小貓放到奶媽帶我們住的屋裏……一定呀！』

『唔……：好吧！』他們的舅父一面脫身走開，一面說道。『就是

『這麼辦！』

伯特魯沙舅是很少獨自來的。和他同來的有一隻大黑狗尼羅，這隻狗是丹麥種，兩耳下垂，尾巴和一根棍子一般的硬。尼羅常是緘默着，性情粗暴，有一種非常自傲的神氣。他對於這兩個孩子是絲毫不注意的；大闊步的走過他們身邊的時候，還要搖着他的尾巴，打在他們身上，好似他們是椅子一般。凡尼亞和寧納心裏都把他恨到極點了。但是這一次却被實際的利害問題佔了上風，向來那種感情作用便因此消除了。

『你看怎樣，寧納？』凡尼亞把兩眼睜得很大，說道。『我們讓尼羅作小貓的父親，換了這個馬吧！這個馬是死的，尼羅是活的哩。』

這一晚上他們老是焦心的等着他們的父親坐下去打牌，那時候他

們便可以把尼羅帶到廚房裏去，不使他察覺出來……父親終於坐下打牌了，母親圍着茶爐近旁忙亂着，也沒有看見這兩個孩子……快樂的時刻到了啊！

『來！』凡尼亞對他的妹妹細聲喊道。

但是恰恰在這個時候，斯提本走進這間屋裏來，冷笑着說道：

『請你不要見怪，太太。尼羅把那幾個小貓吃了。』

寧納和凡尼亞一聽這句話，臉都白了，含着恐怖的神情望着斯提本。

『是呀，太太……』那僕人又冷笑的說道。『他一直跑到那箱子前面，一下子便把牠們吞了。』

這兩個孩子還想着屋裏的人個個都要大喫一驚的站起來，一齊暴怒的直撲那犯了罪的尼羅。但是他們的父母却還是安然的坐在椅子上

不動，僅僅對於這個大狗的脾味表示了一番驚訝的意思。父母兩個都笑了……尼羅大闊步的走到桌子前面，搖擺着他的尾巴，洋洋得意的在他自己身上舐……只有那大貓似乎有些不快；她伸直了她的尾巴，在屋裏四處的走，含着疑懼的神情望着屋裏所有的人，同時很悽慘的只是叫。

『喂，孩子們，上床睡覺的時候了！十點了！』母親喊道。

於是凡尼亞和寧納便都送上床去睡了，他們躺在那裏哭那遭了難的母貓——她的生活被那殘忍的齷齪的不會受處罰的尼羅弄得孤單單的了。

活 動 產

一

格羅荷里斯基抱着麗札，她那些小小的手指頭上都帶着咬過的粉紅指甲，他一個一個的把牠們不住的親吻，然後把她放在那蒙着不值的絲絨的大躺椅上。麗札重疊着兩隻腳，雙手叉着抱在頭背後，在那椅上躺下。

格羅荷里斯基在她旁邊一把椅子上坐下，彎下腰來。他望着她只是出神，簡直完全沈醉了。

在他看起來，她有那落日餘光照在她身上，是何等的美麗啊！

從窗戶裏可以看見那落日的全景——金黃上微微的加上幾點紫

色。

這間會客室的全部，連麗札在內，都被牠用那不眨眼睛的燦爛的光彩浸潤着，暫時的加了一層金色……

格羅荷里斯基羨慕得忘其所為了。麗札之美麗真是美麗得出奇。她那小貓般的臉上長着一雙棕黃眼睛和那上仰的鼻子，實在是伶俐可愛，甚致令人神往；她那稀薄的鬚髮像煤煙一般的黑；她那小巧的身材也是很秀美的，並且生得勻稱，就和一條電氣驅動的人製鱗魚一般的活動；但是就全體而論……不過我的脾味是不相干的。格羅荷里斯基是個被女子迷慣了的人，他一生和人戀愛和失戀都經過千百次了，他覺得她是一個美人。他愛她——盲目的愛是到處都可以得到意中美人的。

『我說，』他直視着她的眼睛，說道，『我到這裏來要和你商量

一下，我的寶貝。愛情是不容曖昧或是不定的……曖昧的關係，你要知道，我昨天對你說了，麗札……我們今天要設法解決昨天提起的那個問題。喂，我倆一同來決定吧……我們怎麼辦呢？」

麗札打了一個呵欠，皺着眉頭，把她的右臂從頭底下抽了出來。

「我們怎麼辦呢？」她隨着格羅荷里斯基說了這麼一句，聲音細得幾乎聽不見。

「是呀，那麼，我們怎麼辦呢？喂，決定，聰明的小腦子……我愛你，但是一個人講戀愛是不情願和別人共享的。他不僅止是一個自私者哩。若要我和我的丈夫共享，那我實在受不了。我只要想起他也愛你，便要暗自心裏把他撕個粉碎。再就第二點說呢，你愛我……完全的自由是愛情的主要條件……現在你自由嗎？你不是一想到那個人時常主宰着你的靈魂便覺得不堪其苦嗎？一個你所不愛的人，多半

而且自然是爲你所恨的人……這是第二點……第三點呢……第三點是什麼？啊，不錯……我們欺騙他，這是……卑鄙的。事事要作得光明，麗札。我們還不要再撒謊了吧！』

『好吧，那麼，我們怎麼辦呢？』

『你可以猜一猜……我想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關係告訴他，脫離他，從新過自由的生活，我想非這樣辦不可。這兩樁事情一定要怎麼快便怎麼快作了……就是今天晚上，比方說……現在再不可這樣混下去了。不消說你這樣作賊似的留人家戀愛，一定也覺得討厭了吧？』

『告訴！告訴凡尼亞嗎？』

『嘿，是呀！』

『這那裏辦得到！我昨天就對你說了，米舍爾，這是不行的。』

『爲什麼？』

『他會要惱了。他一定要吵鬧一陣，作出各種難堪的事情來……你還不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嗎？天都不許啊！并不必告訴他。這是居心何在呀！』

格羅荷里斯基伸手抹了抹額部，嘆了一聲氣。

『是的，』他說道，『他豈止要發惱。我簡直是捨去他的幸福。他愛你嗎？』

『他真愛我。非常愛。』

『那又是一種難處了！真是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着手才好。瞞着他實在卑鄙，告訴他又不免害死他……誰知道怎麼辦呵。喂，這却如何是好呢？』

格羅荷里斯基便凝神思索。他那蒼白的臉上露着愁容。

『我們還是像現在這樣照常繼續下去吧，』麗札說道。『讓他自

已去發覺吧，只要他想發覺。』

『可是你要知道那是……有罪的，并且……其實你是我的，誰也不能以爲你是不屬於我，却屬於另一個什麼人的！你是我的！無論什麼人我都不讓給他……我也替他難受——上帝才知道我是怎樣的替他難受啊，麗札！我一見他便心痛！但是……這終歸還是無可奈何的。你不愛他，是不是？你這樣繼續着同他在一起吃苦，有什麼好處呢？我們一定要把這事情說出來！我們對他說明白了，你便可以歸我。你是我的妻子，不是他的。隨他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他終究會有法子消除他的苦惱……遭這種苦的人他并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人……你肯逃跑嗎？咳？趕快決定，告訴我！你肯逃跑嗎？』

麗札站了起來，懷疑的望着格羅荷里斯基。

『逃跑？』

『是的……到我的莊上去……再到克里米亞去……我們將來寫信告訴他……我們可以晚上跑。一點半還有一次火車。好嗎？這樣行不行？』

麗札抓了抓她的鼻梁，又遲疑了一會。

『很好，』她說着，迸出眼淚來了。

一塊一塊的紅色在她兩頰上泛出，她的眼睛也脹大了，眼淚順着她那小貓般的臉往下流……

『這是怎麼的？』格羅荷里斯基登時驚慌的喊道。『麗札！這是怎麼會事？來！你爲什麼哭？你這個女孩子！喂，這是怎麼的？寶貝！小娘們！』

麗札撒開兩手向着格羅荷里斯基。攀着他的頸，嗚咽的哭出聲來。

『我替他難受……』麗札低聲說道。『啊，我真替他難受啊！』

『替誰難受？』

『凡——凡尼亞……』

『你以為我就不嗎？可是怎麼辦呢？我們要使得他吃苦了……他一定覺得苦惱，一定要咒我們……但是我們彼此相愛難道是我們的錯嗎？』

格羅荷里斯基說出最後這一句話的時候，突然的捨了麗札，好似被什麼東西刺着似的，趕緊跑開，在一把逍遙椅上坐下。麗札放開了他的頸，也急忙的——一剎那——便倒在一把躺椅上了。

他們兩人的臉上都變得非常的紅，視線下垂，只是咳嗽，

一個高身材，寬肩膀的三十上下的男子，一身穿着衙門裏當書吏的制服，走進這會客室裏來了。他走了進來他們都沒有留意。只有他

在門口碰着一把椅子發出的響聲才喚醒了這對情人，使他們知道他來了，他們才掉轉頭來望了一望。這原來是她的丈夫。

他們掉轉頭來已經太遲了。

他已經看見了格羅荷里斯基的臂膀撲着麗札的腰，並且看見了麗札攀在格羅里荷斯基那白淨的貴族的頸上。

『他看見我們了！』麗札和格羅荷里斯基同時這麼想着，都不知道他們那沉重的手和那難爲情的眼睛應當怎麼辦才好……

那嚇呆了的丈夫玫瑰色的臉也轉白了。

一陣惱人的，希奇的，惡心的靜默繼續了三分鐘。啊，那三分鐘啊！格羅荷里斯基一直到現在還記在心頭。

首先動作，打破這種靜默的，是這丈夫。他走到格羅荷里斯基面前，把他的面孔扭成一個板滯的歪臉，像是微笑似的，伸出手給他。

格羅荷里斯基握了握這柔軟的出汗的手，周身打了個冷戰，似乎是他的拳頭裏捏破了一隻冷蝦蟆一般。

『晚安，』他含糊說道。

『你好嗎？』這丈夫用一種低微，乾燥，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勉強說了這麼一句，便在格羅荷里斯基對面坐下，伸手扯直他頭背後的衣領。

隨後又是一陣惱人的靜默……但是這種靜默卻不像那樣無聊……第一步——那最爲難最死滯的一步——總算過去了。

現在剩下所要做做的就是這兩人之中要有一個起身去找火柴，或是作點這一類的瑣事。兩個人都十分的渴望要走開。他們靜悄悄的坐着，彼此各不相視，各自拉一拉鬚鬚，一面苦索他們那擾亂了的腦子，想要找個方法逃脫他們這種太難爲情的境地。他們兩人都出着

汗。兩人都倒霉得不堪，兩人都滿心的忿恨。他們希望着動手相打……但是他們怎樣開始，又由誰先動手呢？若是她已經出去了呀！

『我昨天在議會廳看見你，』布格洛夫低聲說道（這就是那丈夫的名字）。

『是的，我在那裏……那跳舞會……你跳舞沒有？』

『唔……跳過……和那個……和麗由柯夫資基妹妹……她跳得很笨……她簡直跳得不行。她是個很多嘴的人。』（停了一會。）『她老說個不厭。』

『是的……那真沒有味道。我也看見你……』

格羅荷里斯基偶爾瞥眼望了布格洛夫一下……他看見這被騙的丈夫那雙梭動的眼睛，心裏難受得不堪。他便趕緊站起來，急忙的握住布格洛夫的手，搖了一搖，再拿起他的帽子，向門口走過去，他心裏

好似覺得後面有幾千個眼睛望着他的背一般。這種情緒是那被觀衆咬過，從台上退場的戲子，和那頭腦背後被人家打了一下，交給警察帶走的花花公子所常感覺得到的。

格羅荷里斯基的脚步聲剛息，堂屋的門響了一聲，布格洛夫便跳起來，在這會客室裏繞行了兩三周之後，大闊步向他的妻子身邊走過去。那小貓般的臉登時繃縮起來，瞬着兩眼，似乎是等着打一個耳光一般。她的丈夫走到她面前，臉色蒼白難看，臂膀和頭和肩膀都只是抖顫，他的腳踏在她的衣邊上，用他的膝骨把她的膝碰了幾下。

『只要你，你這混蛋東西，』他用一種深沉的，哭一般的聲音開始說道，『只要你再讓他到這裏來一次，我就要……不許他敢再伸腳來……我要你的命。你懂得不懂得？呀！呀！呀……不值價的東西，你還顫！齷齪的娼婦！』

布格洛夫捉住她的手腕，把她搖了幾下，再往窗戶那邊推過去，好像扔一個象皮球一般……

『混蛋的，下流娼婦！你真是無恥！』

她兩隻腳差不多連地板都沒有着，一下子向窗戶前面飛過去，雙手捉住那窗幃。

『不准你張嘴，』他的丈夫目光炯炯的頓着他的腳向她那邊走過去，大聲嚷道。

她到是沒有張嘴，她望着天花板，嗚咽的哭，臉上露着那種神情，就好像一個失了愛的小女孩子等着受處罰一般。

『終歸你就是這麼個東西！哦？和一個無賴子來往！好！你在神座前面發誓的話呢？你是個什麼？賢妻良母？不准你張嘴！』

於是他又在她那漂亮的柔軀肩膀上打了一下。

『不准你張嘴，你這混蛋的東西！我還要拿更厲害的給你嘗嘗！假如那個流氓敢再到這裏來露面，假如我看見你——聽呀！——再和那個流氓在一起，你可不要再向我求情！我要殺死你，那怕爲了這個到西伯利亞充軍也不管。還有他也莫想留命。那時候我是不會細想的！你走開，我不願意看着你！』

布格洛夫用他的衣袖擦了擦眼睛和額部，在這會客室中大闊步的亂走，麗札越哭越大聲，攣動她的兩肩和她那上仰的小鼻子，她聚精會神的仔細察看着那窗幃上的花邊。

『你瘋了，』她的丈夫嚷道。『你這傻頭腦裏面滿都是些胡思亂想！除了胡想就沒有別的！我不許你這樣，伊麗札斐達，我的寶貝！你要對我小心點才好！我不高興你這樣！你若是想要像一隻豬似的胡作亂爲，那……那你就滾出去，我這裏沒有你的地方！趕快走你的，』

你若是……你是作人的妻子，那你就應當忘記那些無賴子，不要再把他們放在腦子裏！這簡直是笨頭笨腦！不要再鬧出這種事情來吧！你自己要小心防備！愛你的丈夫！你既是歸了你的丈夫，你就應當愛他。是呀，真的！難道一個人還不够嗎？你先走開，回頭……惱人的東西啊！』

布格洛夫停了一會；又嚷道：

『走開呀，我叫你，到孩子睡的房裏去！你爲什麼還要在這裏哭，這是你自己的錯，你却又哭！你這個女人！去年你跟着貝特卡多支可夫，現在你又跟着這個鬼。上帝饒恕我們吧！……附，現在你應該知道你自己是個什麼人了！妻子！母親！去年就有些不痛快的事，現在還是要發生些不痛快的事情……附！』

布格洛夫高聲的長嘆了一聲，空氣當中便充滿了白葡萄酒的氣

味。他是從外面吃過飯回來的，略微有些醉意……

『你不知道你的職務嗎？不知道！……你應該要受一番教訓才行，你一向來是沒有受過教訓的！你的媽是貪懶不管的，你呢……你只會哭。是呀！哭個够吧……』

布格洛夫又走到他的妻子面前，把那窗幃從她手裏搶出來。

『不要在這窗戶旁邊站着，人家要看見你在這裏哭哩……不要再讓這種事情發生吧。你和他撲着撲着就要弄出更糟的事情來了。你將來一定要懊悔的。你以為我願意受人愚弄嗎？你若是和他們這些畜生來往，那就是愚弄我了……得了罷，這就夠了……只要你不……再是這樣……我當然……麗札……等一會……』

布格洛夫又嘆了一口氣，把麗札包在那白葡萄酒的氣味裏。

『你又年青，又不想事，你什麼事都不懂……我又常是不在家

……他們就乘這點方便。你却應該想事，應該謹慎些呀。他們要誘騙你。那我當然不肯忍受……我什麼都作得出來……當然呀！那你就只好躺下去死吧。我……我什麼事都能作得出來，若是你騙我，我的好寶貝，我也許把你打死……或者……我把你從我家裏趕出去，那你就好去找你那些流氓。』

於是布格洛夫（說起來都可怕）拿他那柔軟的大手擦乾這貳心的麗札那流淚的溼臉。他待他這二十歲大的妻子好似她是個小孩子一般。

『得了，這就夠了……我饒了你。只是……無論如何不許再有這類事情發生了！我這是第五次原諒你，可是我決不原諒你第六次，當天發誓。你這種東西，幹出這類事來，上帝都不饒你的。』

布洛洛夫彎下腰來，擷出他那放光的嘴唇向着麗札那小小的頭。

但是親吻却沒有親成功。堂屋裏，餐室裏，客廳裏，所有的門都關得大聲的響，格羅荷里斯基飛跑的衝進這會客室裏，就像一陣旋風一般。他面色死白，一身只是抖顫。他把兩臂只是擺動，手裏拿着他那貴重的帽子使勁的捻。他的外衣在他身上飄動，好似是掛在一個釘子上一般。他簡直成了劇烈的熱病的化身了。布格洛夫一見他來到，便離開他的妻子身邊，向另外那個窗戶外面望着。格羅荷里斯基跑到他身邊，搖着他的兩臂，粗聲的喘着氣，眼睛並不望着誰，用那抖顫的聲音說道——

『伊凡伯特洛維支！我們彼此不要再把這齣笑劇繼續下去了吧！我們互相欺騙了不少的時候了！這實在太難！我簡直受不了。你一定要隨你的意思作，我却不行！這真是又可恨，又卑鄙，這真是惱人！你知道這是惱人的事情嗎？』

格羅荷里斯基胡亂的說着，喘得不能呼吸。

『這是不合我的主義的。你也是個誠實人。我愛她！我愛她甚於愛世上無論什麼東西！你也看出了這點，所以……我非向你說了不可！』

『我對他說什麼好呢？』伊凡伯特洛維支暗自疑惑。

『我們一定要把牠弄個清楚才行。這齣笑劇不能再長久的拖延下去了！這總要想法子解決一下。』

格羅荷里斯基抽了一口氣，又接着說道——

『我沒有她便不能過活；她也覺得是這樣。你是個受過教育的人，你一定明白在這種情節之下，你的家庭生活是不能圓滿的。這個女子不是你的，所以……總而言之，我請你對付這件事情要用一種寬容的……人道的眼光……伊凡伯特洛維支，你始終不免要知道我愛她』

——愛她甚於愛我自己，甚於愛世上無論什麼東西，若要我和這種愛情掙扎，我的力量真辦不到！」

『那麼她呢？』布格洛夫用一種恨恨的，微帶譏諷的語氣問道。『你問她；好吧，問她！她這樣和她所不愛的一個人同居，和你同居，簡直是……是痛苦！』

『那麼她呢？』布格洛夫又說道，這一次却沒有那種譏諷的語氣了。

『她……她愛我！我們彼此相愛，伊凡伯特洛維支！殺掉我們也好，鄙視我們也好，控告我們也好，你愛怎麼辦便怎麼辦，只是我們再也不能瞞着你了。我們現在面對面站在這裏——隨你怎樣罵我們，隨你怎樣責刻，因為我們……因為命運把你的幸福都奪去了！』

布格洛夫臉色變得像一隻煮盤蟹一般的紅，用一隻眼睛望着麗

札。他隨即瞬起眼來。他的手指，他的嘴唇，和他的眼皮都只是抽動。可憐的人啊！他那哭泣的妻子的眼睛告訴他說，格羅荷里斯基說的不錯，這當真是件鄭重的事情……

『好吧！』他低聲說道。『你若……現在這種時候……你們常是……』

『有上帝在上，』格羅荷里斯基用他那高音尖聲說道，『我們很了解你。你以為我們就沒有知覺，沒有情感嗎？我知道我使得你發生多少痛苦，憑上帝發誓！可是你要寬容點，我求你！這也不能怪我們。愛情並不是罪惡，意志是不能和他掙扎的……你把她給我吧，伊凡伯特洛維支！讓她和我走吧！你遭這番痛苦，隨你要我拿什麼補償都可以。要我的命也好，只是要把麗札給我。我什麼事都好辦……喂，告訴我，我應該怎麼辦才可以稍微補償你！我可以給你別的幸

福，作爲補償你那種失去的幸福。我可以，伊凡伯特洛維支；我無論什麼都好辦！在我這方面說，若是讓你絲毫得不到代價，那未免太卑鄙了……我這時候很了解你。」

布格洛夫搖了搖他的手，似乎是說，『看上帝的面子，走開吧。』他的眼睛漸漸的被一層不受指揮的溼氣遮暗了——再待一會，他們便要看見他像一個小孩似的哭起來。

『我很了解你，伊凡伯特洛維支。我可以給你一種別的幸福，總是你以前向來沒有見過的。你喜歡要什麼？我有錢，我的父親是個有勢力的人……你願意不？來，你要多少？』

布格洛夫的心突然跳動起來了……他雙手攔住那窗幃……

『給你五萬元好不好？伊凡伯特洛維支，我求你……這並不是什麼賄賂，也不是什麼買賣……我只是要在自己這方面犧牲一點，稍

微補償補償你那不能免的損失。你願意受我十萬嗎？我願意給。十萬？」

我的老天爺！兩隻絕大的極登時在這苦惱的伊凡伯特洛維支兩邊那流着汗的太陽上槌起來了。許多俄國式的雪車，上面有釘鏽響着的鈴子，開始在他的耳鼓裏競跑……

「接受我這點犧牲吧，」格羅荷里斯基繼續說道，「我求你！那你就從我的良心上取下一個重擔了……我給你磕頭！」

我的老天爺！一輛漂亮的馬車在那五月的驟雨落溼了的路上跑，在布格洛夫的溼眼睛向外望着的那個窗戶前面走過。駕車的馬都是又俊俏，又有精神，而且教練得很好的牲畜。有幾個戴草帽的人，臉上露着得意之色，坐在這馬車裏，帶着很長的釣魚竿和口袋……還有一個戴白帽的小學生拿着一支鎗。他們是要乘着車到鄉下去，釣魚，打

鳥，散步，並且在空曠地方喝茶。他們是要跑到那個幸福之鄉去，那地方是布格洛夫作小孩子的時候——那赤着足，太陽曬得通紅，却是無限快樂的一個鄉村教士的兒子——曾經在那草原上，樹林裏，和河岸上奔跑過的。啊，那五月天是何等厲害的引誘人啊！那些人能夠脫下他們那笨重的制服，坐上一輛馬車飛也似的跑到鄉下去，聽那鶴鶉的叫聲，聞那新鮮的稻草的香味，他們是何等的快樂！布格洛夫的心頭覺得一陣甜蜜的刺癢，隱隱發痛，他便不自主的打了一個冷顫。十萬！他作衙門裏的書吏這很長很長的幾年之中，他坐在他的辦公室或是他那倒霉的小書房裏，也曾暗自眼熱過許多的夢想，現在這些夢想通通隨着那輛馬車跑到他眼前來了……一條深水的河，裏面有魚；一個寬大的花園，裏面有側長的甬道，小小的噴水池，以及走廊，花卉，和花亭；一個奢華的別墅，有洋台和尖塔，裏面有一架風神

的豎琴和許多小銀鐘（他曾經在德國的小說裏聽說過有所謂風神的豎琴）；一片無雲的蔚藍的天空；純潔清澈的空氣，裏面發出各種的芳香，那香氣使他回想到他那饑餓的，赤足的，窮苦的童期……五點鐘起來，九點鐘上床；整天的在外面釣魚，和那些農人談話……多麼快樂啊！

『伊凡伯特洛維支，不要讓我吃苦吧！給你十萬行不行？』

『哼……十五萬！』布格洛夫用一種深沉的聲音吞吞吐吐的說道，他這種聲音就像一頭沙聲的牛的聲音一般。他低聲的說出這話之後，又覺得含羞起來，便把頭垂下，等着回答……

『好吧，』格羅荷里斯基說道，『我答應。謝謝你吧，伊凡伯特洛維支……一會兒……我不會讓你等着……』

格羅荷里斯基跳起來，戴上帽子，蹣跚的後退着跑出這會客室。

布格洛夫過着那窗幃擱得比以前更緊……他覺得害羞了……他的心靈裏有一種污穢的，沉悶的感覺，但是另一方面却是些何等光明燦爛的希望充塞在他那跳動的兩邊太陽中間啊！他闔了！

麗札關於他們這裏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絲毫不會捉摸得到，她從那半開的門裏飛快的穿過，全身只是抖戰，惟恐他走到她那窗戶前面來，把她從那裏面拋出去。她走到孩子的睡房裏，在乳母的牀上躺下，把一身捲縮起來，激動得只是發顫。

布格洛夫獨自留在那裏。他覺得氣悶，便把窗子打開。何等爽快的空氣在他臉上和頸上吐着香氣啊！若是靠在一輛馬車裏面的腰枕上呼吸着這種空氣，那才真好啊……那野外的地方，離城很遠，在那些村莊和避暑別墅當中，空氣更加清香哩……布格洛夫夢想着那種空氣，待他走出去站在他那別墅的洋台上賞玩佳景的時候，包圍在他的

四周，便當真的微笑了。他夢想了許久……太陽已經落了，他却還是站在那裏夢想，他極力的想要把麗札的幻影從他心裏拋了出去，牠却偏偏在他所有的夢想裏追隨不捨。

『我拿來了，伊凡伯特洛維支！』格羅荷里斯基又走了進來，在他耳朵上面低聲說道。『我拿來了，接着吧……這裏這一捲是四萬……這一張支票煩你到後天在瓦侖丁諾夫那裏取兩萬好不好？……這裏還有一張兌換券……一張支票……其餘的三萬一兩天就有……我叫我
我的管家送來給你好了。』

格羅荷里斯基面色緋紅，很興奮的，四肢都只是活動，他在布格洛夫面前放了一大堆一捲一捲的兌券和一捆一捆的鈔票。那一堆是很大的，並且有各種各樣的彩色。布格洛夫一生從來沒有那一次看見過這麼一堆。他伸開他那肥大的手指，眼睛不望格羅荷里斯基，便把那

一捆一捆的票券察驗起來……

格羅荷里斯基把所有的錢都擺出來，行坐不安的在這間屋裏亂走，尋找那定了買賣的大爾新尼亞。（註：大爾新尼亞 Dulcinea 是 Don

Quixote 的情婦，後來便習用作情婦的代表。）

布格洛夫把他的衣袋和皮夾裏都裝滿了，把那些支票都放進桌子的抽屜裏，再喝了滿滿的一杯水，便飛快的跑到街上。

『車！』他用一種狂暴的聲音嚷道。

那天晚上十一點半的時候，他坐着車跑到巴黎飯店的門口。他走得很響的上了樓，敲了敲格羅荷里斯基所住的房間的門。他讓他進去了。格羅荷里斯基在裏面檢點行裝，裝進一個手提包裏，麗札坐在桌子前面，試戴手釧。他們一見布格洛夫走進去找他們，兩人都吃了一驚。他們還以為他來找麗札，并且把他那不會思索，匆忙收下的錢帶

回來了。但是布格洛夫却並不是爲了麗札而來。他對於他自己身上的新服裝很覺含羞，覺得非常的難爲情，便鞠了一躬，站在門口，就像一個僕役的姿式一般。他的服裝是很華麗的。簡直就認不出是布格洛夫了。他那龐大的身材，除了那一套制服之外，向來沒有穿過別的，現在却穿上一身簇新細法國布的，裁剪得很時髦的衣服了。他的腳上許多鞋釦閃閃的放光。他站在那裏，對於他的新衣服總覺得含羞，右手遮着錶鏈，這錶鏈是他在一點鐘以前費了三百盧布買的。

『我來有一點事情，』他開始說道。『這個買賣是不止說好了價錢便了事的。我不肯丟了米叔特卡……』

『什麼米叔特卡？』格羅荷里斯基問道。

『我的兒子。』

於是格羅荷里斯基和麗札便彼此對視了一下。麗札的眼睛脹大起

來，她的兩頰也漲紅了，嘴唇也只是抽動……

『很好吧，』她說道。

她想起米叔特卡那溫暖的小搖床。若把他從那個溫暖的小搖床上換到這旅店裏的一把清冷的蘇發椅上，那簡直是殘忍，因此她就答應了。

『我將來還看得見他，』她說道。

布格洛夫鞠了一躬，走出去，滿身華麗的飛步下了樓，他那重價的手杖在空中來回的擺動……

『回去』，他對趕車的人說道。『我明天清早五點鐘就要動身……你來吧；我若是睡着沒有醒，你就叫我醒來。我們要坐着車出城去。』

這是一個可愛的八月天的傍晚。太陽嵌在那微雜紫色的一片金黃背景裏，立在西方的地平線上，快要沉落到那遠遠的山邱背後了。花園裏那些黑影和半影都已消滅，空氣也漸漸的潮溼起來，但是那金黃的光彩却還在那些樹頂上嬉戲……這時天氣溫暖……雨也剛在下過，那新鮮，透明的芳香空氣因此更加新鮮了。

我現在并不是描寫彼得堡或是莫斯科的八月天——又多霧，又愁慘，又陰暗，落日的時候也是那又冷又潮溼得令人驚駭的情形。上帝都不願意呀！我現在并不是描寫我們這慘酷的北方八月天。我要請讀者隨着我到克里米亞去，到牠的海岸上離費阿多西亞不遠的一處地方，這地方就是我們篇中主人翁之一的別墅所在的地方。那是一座秀美精緻的別墅，周圍有許多花床和剪齊的矮樹叢。這別墅後面一百步

有一個果園，裏面的主人便在這裏散步……格羅荷里斯基租這座別墅付的租價很高，一年一千盧布，我想是……這座別墅并不值那種租價，但是好在秀麗……：房身很高，牆壁精雅，欄杆尤其精雅，又纖弱，又細緻，漆着那淡藍的顏色，裏面掛着許多窗幃門幔和隔簾，彷彿像一個嬌媚纖弱的中國婦人……

上面所寫的這天傍晚，格羅荷里斯基和麗札在這座別墅的洋台上坐着。格羅荷里斯基看着弗利米亞時報，一面拿一個綠色杯喝着牛奶。他前面那桌子上放着一管塞耳澤水。格羅荷里斯基以為他患了傷風症，便依照得米特里夫醫生的話，吃了許多許多的葡萄，牛奶，和塞耳澤水。麗札離那桌子稍遠的地方在一把柔軟的逍遙椅上坐着。她把手腕靠在欄杆上，兩個小小的拳頭支着她那小臉，凝神望着對面那座別墅……：陽光嬉嬉的照在對面那座別墅的窗戶上，那些燦爛的玻璃

窗把那眩目的光回射過來……那別墅四面圍着一個小小的花園和幾棵樹，再過去便可以瞥見那海上的波浪，和牠那蔚藍的水色，牠那無邊的廣大，牠那些白色的檣桅……那真是悅目啊！格羅荷里斯基正在看着無名氏作的一篇文章，他每讀十幾行便要把他那雙藍眼睛睜起來，望一望麗札的背……那種熱情的，纏綿的愛依舊在他那雙眼睛裏放着光……他雖然有那意思的傷風症，却還是無限的快樂……麗札也知道他的眼睛望着她的背，她心裏只想着米叔特卡的光明燦爛的前途，她覺得非常舒適，非常平靜……

她對於那海和對面的別墅窗戶上那燦爛的回光並不十分感覺興趣，她所最注意的是那些前前後後往那座別墅前面走的貨車。

那些車上都裝滿了許多器具和各種各樣的家常用品。麗札仔細望着人家把別墅前面那些格子門和那些大玻璃門打開，和那許多人忙着

搬動器具，並且不住的喧鬧。幾把大靠手椅和一把蒙着深莓子色的絲絨的蘇發椅，堂屋裏，會客室裏，和餐室裏用的桌子，一架大床和一個小孩子的搖床，都從那些玻璃門裏搬了進去；還有一個很大的東西用粗麻布裹着，也一同搬進去了。這是一架大鋼琴，麗札這樣想着，她的心便跳起來。

她許久不曾聽過鋼琴了，她又非常的愛牠。他們這別墅裏却連一種樂器都沒有。格羅荷里斯基和她都只是精神上的樂人罷了。那邊還有許多許多的籠子和包裹，上面有「小心」兩字，隨着那鋼琴之後搬了進去。那一定是一籠一籠的鏡子和瓷器。隨後息一輛精美奢華的馬車跑到大門口，便有人把那駕車的兩匹白馬引着進去，好像是一對天鵝一般。

『哎呀哈，多麼闊！』麗札一面這麼想着，一面想起格羅荷里斯

基因爲自己不喜歡騎馬，便只費了一百盧布替她買的那匹老馬。她那匹馬若是拿來和這兩個天鵝似的駿馬相比，她簡直就覺得無過於一隻臭蟲了。格羅荷里斯基因爲恐怕騎得快，便故意給麗札買了這麼一個劣馬。

『多麼闊呀！』麗札仔細望着那些鬧喧喧的運夫，暗自想着，低聲說道。

太陽在那些山邱背後藏起來了，空氣也不像剛才那樣乾燥和清澈了，對面的器具却還是一車一車的裝着拉過來，搬進屋裏面去。直到最後，天太黑了，格羅荷里斯停止了看報，麗札却還在那裏瞪着眼睛看個不休。

『我們要不要把燈點着？』格羅荷里斯基惟恐有一隻蒼蠅掉到他的牛奶裏，在黑暗中不當心吞了下去，便問道。

『麗札，我們要不要把燈點着？我們還是這樣黑的坐着嗎，我的天使？』

麗札沒有回答。她只注意看着對面一輛馬車趕到那別墅門口……那車中那匹大馬多麼可愛啊。大小得中，不算大，却很俊俏……一個戴高頂帽的上流男子在車裏面坐着；一個約莫三歲的小孩——顯然是一個男孩——坐在他的膝上，搖着他那雙小手……他一面搖着那雙小手，一面很高興的歡呼。

麗札忽然的驚喊了一聲，從她的坐上站起來，身子往前面傾倒。

『這是怎麼會事？』格羅荷里斯基問道。

『沒有什麼……我不過……我以為……』

那高身材，寬肩膀，戴高頂帽的先生從車裏跳了出來，把那小孩子也舉下來，高一步低一步的跳了兩下，便興高采烈的跳進去，跑到

那玻璃門前。那扇門大聲響的一開，他便在那別墅的房間裏的黑暗當中不見了。

兩個伶俐的僕人，急忙跑到駕車的那匹馬前面，極恭敬的把牠引到大門口。對面那所別墅不久也就點亮了，盤子和刀叉那『喋嗒喋嗒』的聲響也聽見了。這就是那位戴高頂帽的先生在那裏吃晚飯，照那些盤碟的聲響經過的時間推定，他的晚餐是很長久的。麗札好似覺得聞得出雞湯和燻鴨的氣味。晚飯過後便有一陣亂奏的鋼琴聲音從那別墅裏浮過來。多半是那位戴高頂帽的先生想要用一種方法使那個小孩高興，便讓牠在琴上隨便的按。

格羅荷里斯基走到麗札身旁，伸出他的臂膀圍着她的腰。

『這種天氣多麼少見！』他說道。『這種空氣！你覺得嗎？我非常的快活，麗札，真是非常的快活。我的幸福真是大得很，我簡直就

惟恐其遭破壞。最大的東西常是要被破壞的，你却不知道。魔札，我雖然非常的快活，我却是不能絕對的……安心……有一個擾心的念頭老是使我吃苦……真是使我不堪其苦。這個念頭簡直是不論日夜都不給我平安……』

『什麼念頭？』

『一個可怕的念頭，我的愛。我吃苦的是關於你的丈夫的念頭。我直到剛才老沒有說。我惟恐擾擾你心裏的和平，但是我現在實在閉不住嘴了。他在什麼地方？他遭了些什麼事情？他拿着那些錢幹什麼去了呢？這真是可怕！每天夜裏我都看見他的臉，那憔悴，愁苦，乞求的神氣……：哎，你想想，我的天使——他那樣慷慨的受了我那筆錢便可以給他替代你嗎？他非常之愛你，不是嗎？』

『非常愛！』

『那麼你看！他現在也許是專愛喝起酒來了，也許……我真筆欠他啊！呀，我多麼筆欠！我們要不要寫封信給他，你以爲？我們應該要安慰安慰他……說幾句溫和的話，你要知道。』

格羅荷里斯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便在一把逍遙椅上躺下去，他已經被那番悲痛的回想弄得精疲力竭了。他把他的頭靠在兩隻拳頭上。開始沉思起來。看他的臉色便可以知道他所想的也是悲痛的。

『我要上床去，』麗札說道，『現在是時候了。』

於是麗札便走到自己的房間裏，脫了衣服，攢進床被裏。她常是十點鐘上床，十點起來。她是很愛她這種安逸的。

她不久便入了摩爾阜斯（夢神）的懷裏了。這一整夜她都作了些最迷人的好夢……她夢的盡是整段整段的兒女柔情，盡是些神妙的

事，天方夜譚裏的事……這些夢裏的主人翁通通是這天傍晚使得她驚喊了一聲的那個戴高頂帽的先生。

那個戴高頂帽的先生把她從格羅荷里斯基這裏帶走，唱着歌，她和格羅荷里斯基，在窗戶下面抽打那個小孩，對她表明他的愛情，把她坐在馬車裏趕着走開……啊，夢呀！一夜的工夫，一個人閉着眼睛躺着，有時候便能過十多年的快樂生活……那天夜裏麗札便經過了許多不同的經驗，而且都是很快樂的，甚至連那一頓打都無妨礙。

她在六七點鐘的時候醒來了，便匆匆的披上衣服，急忙梳理了頭髮，連她那尖脚指的韃韃睡鞋都沒有穿上，便很興奮的站到洋台上。她用一隻手放在眼睛上面遮着太陽，另外那隻手提起她那往下掉的衣裳，瞪着眼睛望着對面那所別墅。她面上露出喜色來……那一定是他，再不會有什麼疑問了。

對面那所別墅的洋台上有一個桌子，擺在那玻璃門之前。桌上正在擺着茶，茶具光彩奪目，桌子的盡頭擺着一具銀製的茶爐。伊凡伯特洛維支在桌子面前坐着。他手裏拿着一個銀柄的茶杯，在那裏喝茶。他喝得興味非常濃厚。這可以從他那啾唇的聲響推想而知，這種聲音傳到麗札耳鼓裏來了。他穿着一件櫻色的便袍，上面有黑色的花。許多的繸子成堆的垂在地下。這是麗札一生第一次看見他的丈夫穿着件便袍，而且這般貴重的一件。

米叔特卡在他一個膝上坐着，攪擾他使他不能喝茶。這孩子一上一下的跳，只想要抓住他的爸爸那放光的嘴唇。這父親每喝三四口之後，便彎下腰去就他的兒子，在他頭上親吻一下。一隻灰色的貓把牠的尾巴挺直的豎在空中。在那桌子的一條腿上擦癢，牠發出一陣悽然

的叫聲，表示牠想得食物的慾望。麗札在洋台的垂幔後面躲着，目不

轉睛的釘着她以前的家裏這兩個人；她的臉上樂得喜盈眉宇了。

『米沙！』她低聲喊道，『米沙！你當真在這裏嗎，米沙？小寶貝啊！他多麼愛凡尼亞！天呀！』

後來米叔特卡拿一個湯匙攪動他父親的茶，麗札望着不禁嗤嗤的笑了。『凡尼亞又多麼愛米沙！我這對寶貝啊！』

麗札的心便跳動起來，她的頭簡直歡樂得昏昏的轉了。她倒在一把靠手椅上，坐下繼續望着他們。

『他們怎麼到這裏來了？』她一面莫名其妙想着，一面用手向米叔特卡送了許多表意的親吻。『誰給他們出的主意到這裏來呢？天呀！這些財寶難道都是他們的嗎？從大門裏領着進去的那對天鵝似的馬難道也是伊凡伯特洛維支的嗎？呀！』

伊凡伯特洛維支把茶喝完之後，便走到屋子裏面去了。再過了十

分鐘，他又在台階上出現，麗札一見很覺驚訝……他在年青的時候，不過七年以前，人家叫他凡努施卡或是凡卡，那時候他爲了二十戈貝的事情便能伸手打人家的臉，把滿屋弄個天翻地覆，現在居然穿得好了極點。他頭上戴着一頂寬邊的草帽，腳上穿着最精緻的晃亮的靴，身上穿着一件印花布的背心……他那錶鏈上成千成萬的太陽，大大小小的放着燦爛的光。他的右手裏握着手套和手杖，顯得很漂亮的神氣。

他用手從容的一揮，吩咐僕人把馬帶過來，這時候他那富厚的身材顯出何等昂然，何等瀟灑的神態啊。

他牌調十足的坐到馬車裏，告訴車旁站着的那些僕人，叫他們把米叔特卡和他們帶來的釣魚竿交給他。他把米叔特卡放在他旁邊坐下，伸出左手抱着他，便提起韁繩，駕着車走了。

『哎！咳起！』米叔特卡嚷道。

麗札忘其所的在他們後面揮動她的手巾。假如她向鏡子裏面一望，看見她自己那漲紅了的，含羞的，同時却又滿面淚痕的臉，她一定要爲之驚訝了。她一想自己不在她那快活的孩子身邊，並且爲了某種原因不能卽刻在他身上狂吻一陣，心頭便覺得懊惱起來。

爲了某種原因！……揭去你那套假斯文吧！

『格里沙！格里沙！』麗札跑到格羅荷里斯基的寢室裏，叫他醒來。『起來吧，他們來了！那寶貝呀！』

『誰來了？』格羅荷里斯基醒了過來，問道。

『我們的人……凡尼亞和米沙，他們來了，他們在對門那所房子裏……我往外一望，他們在那裏喝茶……還有米沙……我們的米沙長成那麼一個小天使了！你若是看見他呀！聖母啊！』

『看見誰？嘿，你真是……誰來了？到什麼地方來了？』

『凡尼亞和米沙……我剛才望了一陣對門那所房子，他們坐在那裏喝茶，米沙現在能夠自己喝茶了……你昨天沒有看見他們搬進去嗎？那就是他們到了！』

格羅荷里斯基擦了擦他的額部，臉色變白了。

『到了？你的丈夫？』他問道。

『嘿，是呀。』

『幹什麼？』

『大半是他打算在這裏住下。他們還不知道我們在這裏。他們若知道，一定要望着我們這房子，但是他們只管喝着茶，並沒有留意。』

『他現在在那裏？可是你看上帝的面子，千萬說正經話！啊，他

在那裏？」

『他和米沙坐着馬車釣魚去了。你昨天看見那對馬沒有？那就是他們的馬……凡尼亞的……凡尼亞就用牠們駕車。你以為怎麼樣，格里沙？我們要米沙來和我們同住……我們可以，是不是？他真是個好看的孩子。真是個好極了的孩子！』

格羅荷里斯基凝神的想，麗札却繼續着說了又說，說個不休。

『這真是出乎意外的相遇，』格羅荷里斯基經了一番延長的，並且像平時那種令人生厭的沉思之後，說道。『哎，你想得到我們會在這裏相遇嗎？好吧……既是這樣……讓牠去吧。這好像是命定該是如此。我想他和我們見面的時候，一定要顯出很難為情的樣子。』

『我們要米沙來和我們同住行不行？』

『是，我們可以……和他見面想必是很難為情的……咳，我向他

說什麼好呢？我談些什麼好呢？那一定要叫他也難爲情，我也難爲情……我們應該不見面才好。我們可以靠用人通來往，若是定要來往……我的頭真痛得不得了，麗助支卡。我的臂膀和腿也痛，我周身都痛起來了。我的頭莫非害了熱病嗎？」

麗札伸手放在他頭上，摸着他的頭是熱的。

『我整夜的作許多惡夢……我今天不起來了。我就在床上躺着……我一定要吃點金雞納霜才行。把我的早餐送到這裏來吧，小娘們。』

格羅荷里斯基服了些金雞納霜，整日的在床上躺了一天。他一時喝熱水，一時呻吟，一時把床被和枕頭套換過，一時又嗚咽的哭，他對於他周圍的一切都生出一種厭惡的心理。

他一想起自己受了涼，便覺得難堪。麗札只好時時打斷她那細心

的探察，從洋台上跑到他的房間裏來。中餐的時候，她又要爲他塗上芥子泥。讀者啊，若不是對面那所別墅在那裏供我們的女主人翁的消遣，這些事該是如何的令人厭煩啊！麗札一天到晚老望着那所別墅，快活得只是喘氣。

十點鐘的時候，伊凡伯特洛維支和米叔特卡釣完了魚回來吃早飯。兩點鐘的時候，他們吃中飯，四點鐘他們又坐着一輛馬車往什麼地方去了。那一對白馬把他們拉着走。跑得和閃電一般的快。七點鐘的時候有許多客人來找他們——通通是男子。他們在洋台上圍着兩個桌子坐着打牌，一直打到半夜。這些人當中有一個奏鋼琴，奏得非常高妙。這些來客大家玩耍，吃，喝，歡笑。伊凡伯特洛維支高聲狂笑着，對他們述一個亞美尼亞人的生活故事，他提高了嗓子說，四圍的幾個別墅都聽見了。那是很歡樂的，米叔特卡也和他們一同坐到半

夜。

『米沙很高興，他並不哭哩，』麗札想道，『那末他一定是不記得他的媽媽。他已經忘記我了！』

於是麗札的心靈裏便起了一陣可怕的心酸的感覺。她整夜的只是哭。她那小小的良心，她的煩惱和苦楚，以及他那想找米叔特卡說話和他親吻的慾望……都攪擾着他的心情。第二天清早起來她便頭痛，兩眼都含着淚。她的眼淚格羅荷里斯基還以為是爲了他自己而流的。

『不要哭，寶貝，』他對她說道，『我今天很好；我的胸口有一點痛，但是那並不算什麼。』

他們喝着茶的時候，對面那所別墅正在開着早點。伊凡伯特洛維支望着他的碟子，僅只看見一片鵝肉油滴滴的放在裏面。

『我看見他的生活有這樣的可以過得去，覺得非常高興，』格羅

荷里斯基斜着眼睛望了望布格洛夫，說道，『非常高興！我希望舒服的環境多少總可以幫着消除他的煩悶。躲開這裏，麗札！他們會看見你了……我這時候還不願意和他談話哩……上帝賜福他吧！爲什麼要攪擾他的平安呢？』

但是中飯時就沒有這樣安然的過去了。他們吃中飯的時候，恰恰是格羅荷里斯基所最怕的那種『難爲情的情形』發生了。正當格羅荷里斯基嗜好的那樣菜——雉鳩——送到桌上的時候，麗札忽然慌張得不堪，格羅荷里斯基也用他的飯巾在臉上擦起來。他們在對面那所別墅的洋台上看見布格羅夫了，他站在那裏，兩臂靠在欄杆上，瞪着眼睛望着他們，他那雙眼睛簡直凶出來了。

『進去，麗札，進去吧，』格羅荷里斯基低聲說道。『我說了你一定要在屋裏面吃中飯才行！你這個孩子多麼不聽話，真是……』

布格洛夫瞪着眼睛望了又望，後來忽然的嘆起來。格羅荷里斯基望着他，便看見一個滿臉驚訝神情的面孔……

『那是你嗎？伊凡伯特洛維支大聲喊道，『你！你也在這裏嗎？』』

格羅荷里斯基用他的手指橫畫過他的肩膀，似乎是說，『我的胸部很弱，所以我不能隔着這麼遠的地方喊。』麗札的心也開始跳動起來！一切都在她眼前轉動了。布格洛夫從他那洋台上跑下來，跑過中間那條大路，再過了幾秒鐘他便站在格羅荷里斯基和麗札兩人吃飯的洋台底下來了。這些雄鳩真倒霉啊！

『你們好嗎？』他臉上漲得緋紅，把他那兩隻大手都插在口袋裏，開始說道。『你們在這裏嗎？你們也在這裏嗎？』

『是的，我們也在這裏……』

『你們怎麼到這裏來的？』

『嘿，你又怎麼來的？』

『我？這是個很長的故事，一個通常的傳奇故事，我的好朋友！可是你們不要耽誤呀——吃你們的飯吧！自從那時候起，你要知道，我便住在：歐里耳州。我租了一份房產。一份漂亮的房產啊！可是請吃你們的飯呀！我住在那裏，從五月底起，可是現在我已經不要牠了……那地方太冷，所以——嘿，醫生勸我到克利米亞來……』

『你有病嗎，那麼？』格羅荷里斯基問道。

『啊，不錯……時常都好像是……有個什麼在這裏咳嗽的響……』

伊凡伯特洛維支說到『這裏』兩字，便張開手從他的頸部一直往下摸到他的肚子中間。

『那麼你們也在這裏……是呀……那到是很好。你們在這裏有很

久了嗎？」

『從七月起。』

『啊，你呢，麗札，你好呀？很好吧？』

『很好，』麗札這樣回答他，同時顯出忸怩的神色。

『你想米叔特卡，我猜一定。噢？好吧，他和我在這裏……我馬上就叫尼基弗把他給你送過來。這是很好的。好吧，再會！我馬上就要出門去……我昨天認識了德爾海梅助夫親王；他是個很可親的人，雖然他是個亞美尼亞人。他今天有一個庭球會；我們要去打庭球……再會吧！車在那裏等着哩……』

伊凡伯特洛維支一轉身，搖了搖頭，搖着手向他們作別，便跑回家去了。

『不幸的人啊，』格羅荷里斯基望着他走開，深深的嘆了一口

氣，說道。

『你怎麼見得他是不幸呢？』麗札問道。

『眼看着你，却又沒有權叫你是他的！』

『傻子！』麗札大膽的竟至這樣想道。『獸子！』

還沒有到傍晚的時候，麗札便緊抱着米叔特卡和他親吻。起初這孩子還哭喊，後來給他果醬，他便盡是親熱的微笑了。

從此格羅荷里斯基和麗札便有三天沒有看見布格洛夫。他不知匿踪到什麼地方去了，只有夜間他才在家。到了第四天他又在吃中飯的時候來找他們。他走進來，和他們兩人握過手，便到桌前坐下。他的臉上顯出莊重之色……

『我來找你們有一件事情，』他說道。『唸唸這個。』他說着，便拿出一封信來交給格羅荷里斯基。『唸唸這個！大聲的唸！』

格羅荷里斯基接過來唸道——

『我的親愛的寬心的，永不能忘的兒伊阿安！我已經接到你那封
孝敬的親愛的信，知道你要請你這年老的父親到那溫和爽適的克里米
亞去，呼吸那芬芳的空氣，遊覽那些新奇的地方。我現在答覆你那封
信，要告訴你，我過假期的時候便到你那裏來，只是不能久留。我的
同事長老吉拉新是一個柔弱斯文的人，我不能把他丟開太久了。我很
知道你不忘你的雙親——不忘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這片心事：：
你用你的孝心娛樂你的父親，你在祈禱的時候紀念你的母親，這自然
也是應該的。你在費阿多西亞接我吧。費阿多西亞是一個什麼樣的城
市呢——大致像什麼地方？到那個地方去看看一定是很恰意的。你的
教母，她是把你從洗禮水盆裏抱出來的，她的名字就叫做費阿多西
亞。你在信裏面寫道，你贏了二十萬盧布，上帝的神顏都爲之喜悅

了。這件事我自然也是很高興的。但是我却不贊成你現在就辭了職務這種舉動，因為你還不過在一個很不重要的階級；卽令是一個闊人也應該要服務的。我常給你祝福——現在和以後。伊利亞和塞利阿資卡都問你好。你可以給他們每人寄十盧布——他們窮得很啊！

『你的親愛的父親，』

『派阿爾布格洛夫，牧師，』

格羅荷里斯基高聲的讀了這封信，他和麗札兩人都含疑的望着布格洛夫。

『你知道這是怎麼會事了吧，』伊凡伯特洛維支開始遲疑的說

道。『我想要請你，麗札，不要讓他看見你，他在這裏的時候你就避着他。我已經寫信對他說你病了，到高加索養病去了。你若是碰見他

……那你自己想想……那是很難爲情的……哼……』

『很好吧，』麗札說道。

『我們可以那麼辦，』格羅荷里斯基想道；『他既是肯犧牲，我們爲什麼就不幹呢？』

『請照辦呀……假如他看見你，那就麻煩了……我的父親是個規矩很嚴的人。他若是知道簡直就要把我咒死。不要走出門外來，麗札，那就行了。他在這裏不會久住。不要怕吧。』

派阿爾老父不讓他們久待。有一天很清朗的早晨，伊凡伯特洛維支跑了進來，用一種神祕的口氣尖聲說道——

『他來了！他現在睡着覺，以後請小心點吧。』

於是麗札便在四面牆裏關閉起來了。她簡直不敢到院子裏去，也不敢上洋台。她只能從窗幃後面看一看天空。更使她不幸的便是伊凡伯特洛維支的父親時時都在外面露天的地方，甚至睡覺都在洋台上。

派阿爾老父是個小教區裏的牧師，他穿着一件棕色的長袍，頭上戴着一頂捲邊的高頂帽，時常慢步的圍着這些別墅四周走，含着那好奇的神情從他那作祖父的人戴的老眼鏡裏仔細看這些『新奇的』地方。『伊凡伯特洛維支用一條緞帶戴着他那斯丹尼斯拉夫獎章，陪着他走。他通常不是戴裝飾品的，但是他當着他自家的人却又喜歡誇耀誇耀。』他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便常是戴着這斯丹尼斯拉夫獎章。

麗札真是悶得要死。格羅荷里斯基也很感痛苦。他只好獨自出去散步，沒有人給他作伴侶。他差不多流下眼淚來了，但是……他只好聽天由命。尤其不好的就是布格洛夫每天早晨總是要跑過來，無緣無故的用那噁噁的私語聲報告派阿爾老父的健康情形。他這些報告又是使得他們厭煩的。

『他睡得好，』他告訴他們說道。『昨天他因為我沒有鹹黃瓜，』

大不高興……他喜歡米叔特卡；他老是在他頭上拍。

兩星期之後，矮小的派阿爾老父終於繞着那些別墅走了最後的一次，離開了這地方，這是使得格羅荷里斯基爲之大快的，這老頭已經娛樂了他自己，才非常滿意的走了。麗札和格羅荷里斯基便又恢復了他們從前那種舊生活。格羅荷里斯基第二次的祝謝他的命運。但是他的快樂却又沒有維持長久。一個比派阿爾老父更壞的麻煩事情隨着又來了。伊凡伯特洛維支每天都喜歡過來看他們。老實說，伊凡伯特洛維支雖則是一個很好的人，但是非常討人厭。他在中飯時到他們這邊來，和他們一同吃過中飯，還要在這裏停留許多的時間。那還算沒有什麼關係。但是他們吃飯的時候還要爲他買麥酒才行，這是格羅荷里斯基所受不了的。他總是要喝五杯，一面吃着喝着，一面說個不休。不過這也還可以算是沒有什麼關係……只是他一直坐下去，坐到早晨

兩點鐘，老不讓他們上床去睡，並且更不堪的便是他總要任意說他所不應說的事情。快到早晨兩點鐘的時候，他的麥酒和香檳酒喝得太多了，便要把米叔特卡抱在他懷裏，當着格羅荷里斯基和麗札面前哭着向他說道——

『米海爾，我的兒，我算個什麼？我……是個流氓。我把你的母親賣了！把她賣了三十塊銀錢，上帝要處罰我啊！米海爾伊凡尼支，小豬仔，你的母親那裏去了呀？丟了！走了！賣去作奴隸了！得了，我是個流氓啊。』

這些眼淚和這番話簡直把格羅荷里斯基的靈魂都挖出來了。他只好羞赧的望着麗札那蒼白的臉，兩手只是扭。

『睡去吧，伊凡伯特洛維支，』他總是含羞的說道。

我走了……跟我來，米叔特卡……讓上帝作我們的公正人吧！我

一日知道我的妻子作了奴隸，便不能有心想睡……但是這并不是格羅荷里斯基的錯……貨是我的，錢是他的……自由的人才有自由，得救的人才上天堂哩。」

白日裏伊凡伯特洛維支也是同樣的使得格羅荷里斯基難堪。他時常守在麗札身邊，這真是使得格羅荷里斯基恐慌到了極點啊。他還和她一同出去釣魚，給她說故事，陪她散步，有一次甚至乘着格羅荷里斯基受了寒，便趁機會用他的馬車把她帶走了，誰知道帶到什麼地方呢，并且直到夜裏才回來！

『這真是強暴無理，不近人情，』格羅荷里斯基咬着他的嘴唇想道。

格羅荷里斯基喜歡時時刻刻的吻着麗札。他沒有那些甜蜜的親吻便不能生活，若是當着伊凡伯特洛維支吻她又未免難爲情。這真是喪

氣啊。這可憐的人很覺倒霉，但是命運不久便對他動了憐恤的心了。
伊凡伯特洛維支忽然到什麼地方去了，整整的過了一個星期。他那裏
來了客人，把他一同帶走了：……米叔特卡也帶去了。

有一天很清朗的早晨，格羅荷里斯基在外面散完步回家，興高采
烈，喜形於色。

『他來了！』他搓着他的手對麗札說道。『他來了我非常高興。
哈——哈——哈！』

『你笑的是誰呀？』

『還有女人和他在一起。』

『什麼女人？』

『我不知道……他找到了女人，這到是件好事情……一件妙極了
的事情，實在說……他還是年青活潑哩。到這裏來！看！』

格羅荷里斯基把麗札領到洋台上，指着對面那座別墅。他們兩人都叉着腰。高聲的狂笑。這真是有趣哩。伊凡伯特洛維支在對面那別墅的洋台上站着，只是微笑。兩個黑髮的婦人和米叔特卡在下面站着，在洋台的底下。那兩個婦人在那裏大笑，高聲的說着法國話。

『法國婦人，』格羅荷里斯基說道。『離我們最近的那一個簡直就不難看哩。放蕩的姑娘，不過那沒有什麼關係。即令在這類女子當中也還是可以找得出好……的，但是她們實在永免太放縱了。』

有趣的就是伊凡伯特洛維支在洋台上彎下腰去，伸長他那雙長臂膀，抱住那兩個法國姑娘當中一個的肩膀，把她舉到空中，再把她放在洋台上，嗤嗤的笑。他把那兩個女人都舉到洋台上之後！便把米叔特卡也舉上來。那兩個姑娘再跑到下面，這種活劇便又重複的作下去。

『有勁的胳膊，我說真是，』格羅荷里斯基望着這幕活劇，低聲的說。這種動作約莫重作了六次；這兩個姑娘也真是可愛得很，她們被舉着上去的時候，那強暴的風把她們那鼓大了的裙隨意吹動，她們竟能絲毫不露慌張的神色。格羅荷里斯基一見這兩個姑娘到了洋台的時候，把她們的腿跳過欄杆，他便兩眼下垂，顯出害羞的樣子。但是麗札却仔細望着，而且大笑！她管什麼呢？這並不是男子不端的行為，而是女子，她自己是女人，若是男子的行為，才能使得她害羞哩。

『這天晚上伊凡伯特洛維支跑過來，微帶忸怩的神色，宣稱他現在是要照管家室的人了……』

『你千萬不要以為她們不算什麼的人，』他說道。『她們固然是法國人。她們提高嗓子大聲的嚷，又愛喝酒……但是我們都知道！』

法國人正是一向來就養成了這種樣子的！這是沒有辦法的……那位親王，『伊凡伯特洛維支又說道，『把她們給了我，差不多沒有一點代價……他說道：「收下她們吧，收下她們吧」……我過幾天還要給你介紹這個親王才行。一個斯文人！他常是作文章，作文章……：你知道她們的名字叫作什麼嗎？一個是芳尼，那一個是伊沙伯拉……：那就是歐洲洋派了，哈——哈——哈……：西方派頭啊！再見！』

於是伊凡伯特洛維支便不再打攪麗札和格羅荷里斯基，一心陪伴他那兩個姑娘去了。一天到晚只聽見談話，噓笑，和盜器相碰的聲音從他那別墅裏傳過來……：燈光不到夜深不熄滅……：格羅荷里斯基得到天福了……：他遭了一個長期的沮喪之後，終於又覺得快樂和平了。伊凡伯特洛維支有了兩個女人還不如他有一個這般快樂。但是哎呀，命運是沒有心腸的。她戲弄着格羅荷里斯基，麗札，伊凡，和米叔

特卡他們這些人，就和戲弄棋子一般……格羅荷里斯基又不能平安了……

約莫十天過後，有一天早晨，他醒來較遲，走出去到洋台上，便看見一件使他驚駭，使他難堪，並且引起他極度的忿怒的事情。對面那所別墅的洋台底下站着那兩個法國女子，麗札便站在她們中間。她在那裏說着話，斜視着她自己的別墅，似乎是要看那個專制魔王是否醒來了（格羅荷里斯基這樣的解釋她那種斜視。）伊凡伯特洛維支捲起他的袖子，站在那洋台上，把伊沙白拉舉到空中，然後又舉芳尼，再舉麗札。他舉起麗札的時候，格羅荷里斯基似乎看見他把她抱近他自己身邊……麗札也把一條腿跨過欄杆……啊，這班女人！都是些妖精，個個都是！

後來麗札從她的丈夫那邊回來，頂着脚尖走進寢室裏，裝着剛才

沒有甚麼事似的，格羅荷里斯基却是面色灰白，兩頰因氣力衰弱一陣一陣的發紅，一個快要斷氣的人那種樣子，躺在那裏呻吟。

他一見麗札，便從床上一翻身跳了出來，開始在這寢室裏四處的亂走。

『原來你就是這個樣子，是不是？』他提高了聲調喊道。『原來就是如此！非常感謝你呀！這真是難堪啊，太太！不道德，實在是！聽我告訴你這點！』

麗札登時面色轉白，不消說哭起來了。女人家覺得自己有理的時候，便連罵帶哭；她們知道自己有了過錯的時候，便只是流淚。

『和那些壞東西是一樣的！這……這……這……比什麼事還丟臉呀！咳，你知道她們是些什麼東西嗎？她們是人家畜養的女人！下女！你這麼一個有身分的女人也跑去和她們混在一起……並且他……』

他！他還要什麼？他還能向我要什麼？我不明白這個！我把我一半的家財都給他了——我給他還不止一半！這是你自己也知道的！我給他的還是我自己所沒有的……差不多我把所有的都給他了……可是他！你叫他凡尼亞，我也沒有管你，其實他簡直就沒有再和你這般親蜜的權了。你們吃過中飯便要散步，親吻，我也沒有管……什麼事我都忍住了，這個我却不能再忍……或是他，或是我！或是讓他走，不然我就走！我這樣的過日子，再也受不了啦，不行！你可以自己打算！……或是他，或是我……夠受了！這實在弄得無可再忍了！就是這樣我已經吃苦不少……我馬上就去和他說清楚——立刻就去！他是個什麼東西，歸根說？他什麼足以自驕的呀？什麼也沒有，實在說！……他簡直沒有什麼理由可以這樣自足……』

格羅荷里斯基還說了許多痛快的，刺耳的話，但是他却沒有『馬

上就去』；他覺得膽怯而且羞澀……過了三天之後他才去找伊凡伯特洛維支。』

他走進他的房子裏的時候，登時詫異得張口發呆。他一見布格洛夫四圍那闊氣的奢侈的陳設，大為驚訝。絨製的幃幔，令人驚訝的貴重椅子……一個人踏上那地毯簡直就要爲之害羞。格羅荷里斯基當初也曾見過許多闊人，但是他從來沒有見過這種發狂的奢華……他莫明其妙的抖顫着，走進會客室裏的時候，看見雜亂無章的一團——許多碟子在那大鋼琴上亂擺着，裏面還有麵包的餘屑，一個杯子放在一把椅子上，桌子下面有一隻筐，筐裏有一塊骯髒的破布……窗戶裏面四處的撒滿了許多栗子殼。格羅荷里斯基走進去的時候，布格洛夫自己穿的衣飾却不十分像平常……他臉色通紅，頭髮也沒有梳整，穿着便裝在屋裏亂走，自言自語，顯然是非常興奮的神情。米叔特卡在會客室

裏坐在蘇發椅上，大聲的叫得刺耳，空中都爲之顫動了。

『這真是糟糕，格里哥里華西里耶維支！』布格洛夫一見格羅荷里斯基便開始說道，『這樣亂，這樣亂……請坐吧，你要原諒我這種亞當夏娃的裝束……這是沒有關係的……亂得嚇人呀！我真不懂爲什麼人們還可以在這裏活着，我真不懂得！用人們都不聽吩咐，氣候也受不了，什麼東西都很貴……止住你這種鬧聲』布格洛夫猝然的在米叔特卡前面停住脚步，嚷道；『止住，我告訴你！小畜生，你還不止住嗎？』

布格洛夫說着，伸手牽着米叔特卡的耳朵。

『這真是太難了，伊凡伯特洛維支，』格羅荷里斯基用一種悽然的聲音說道。『你怎麼要是這樣的對付一個弱小的孩子呢？你真

是……』

『那麼叫他止住不要再叫了……安靜點——我要抽你！』

『不要哭，米沙小寶貝……爸爸不會再動你了。不要打他，伊凡伯特洛維支；哎，他差不多還是一個小囡囡……喂，喂……你要一個小馬不要？回頭我送一個小馬來給你……你真是狠心啊……』

格羅荷里斯基停住了，隨後又問道：

『還有你那兩個姑娘現在怎麼樣，伊凡伯特洛維支？』

『那裏還有。我一點不客氣的把她們弄出去了。我本可以繼續留着她們，但是那實在不成事體……這孩子將來要長大的……作父親的要給他立個榜樣……假使是我一個人，那就不是這麼一會事了……再說呢，我養着她們有什麼用處？呸……這是一齣平常的笑劇罷了！我對她們說俄國話，她們用法國話回答我。她們什麼事都不懂得——你莫想把什麼事敲進她們腦子裏去。』

『我來找你有一點事情，伊凡伯特洛維支，我來商量點事情……
哼……這也並不是什麼很要緊的事。僅僅的只要……兩三句話……實
在說，我要求你幫我一點忙。』

『那是什麼事呢？』

『你看行不行，伊凡伯特洛維支，若是要你走？你在這裏我們很高興；這於我們是非常恰意的，可是有些不方便，你不知道……；你也許明白我的意思。這真有一點難爲情……這種不明不白的關係，這種彼此之間長久的難爲情……我們一定要分開……這實在是最要緊的。我說這話很對不住，不過……你自己當然也可以明白，在這種情形之下靠近住着便引起……回想……那就是說……不是回想，不過總有一點說不出的難爲情的感覺……』

『是的……這到是這樣的，我自己也想到這層了。很好吧，我可

以走。」

『我們非常的感謝你……相信我吧，伊凡伯特洛維支，我們將要為你留下一番最親切的紀念。你所受的那種犧牲……』

『很好吧……只是我拿這些東西怎麼辦呢？我說，你買下我這些家具！你說何如？這并不貴，八千……一萬……家具，馬具，大鋼琴……』

『很好吧……我願意給你一萬……』

『好吧，那就好極了！我明天就動身走。我到莫斯科去。我在這裏簡直住不成。無論什麼東西都是這麼貴！貴得要命！錢簡直是飛似的……你莫想動一步脚不花費一千！這樣下去我真不能維持。我有一個小孩子要撫育……好吧，你既願意買我的家具，多謝上帝吧……這一來手裏又多幾個了，不然我簡直就破產了……』

格羅荷里斯基便站起來，告別了布格洛夫，高高興興的回家去了。那天晚上他便送了一萬盧布給他。

第二天清早布格洛夫和米叔特卡便已經到了費阿多西亞了。

三

幾個月的工夫過去了；春已經來了。明朗晴和的日子也隨着春來了。生活不覺怎樣的沉悶厭人，大地也比較的美觀悅目了：：和暖的微風從海上和曠闊的村野吹過來：：遍地都長滿了嫩草，樹上的嫩葉都是一片綠色。自然母已經開始她的新生命，把新的衣飾穿上了。

當這種自然界的一切都換新，轉少，轉活潑的時候，也許有人以為新的希望和新的慾求會在人的心裏湧起：：但是一個人要想他的生活轉新實在是為難：：：

格羅荷里斯基還是在從前那個別墅裏住着：他的希望和慾求，又小又不奢，仍舊是集中在那一個麗札身上，僅僅的在她身上，沒有別的！他還是像以前一樣，眼睛不能離開她，心裏老是細味着那一個念頭：我多麼快活呀！這可憐的人當真覺得非常快活哩。麗札也還是像從前一樣，坐在那洋台上，神妙莫測的用那雙厭煩的眼睛瞪視着對面那所別墅和牠近旁那些樹，從那些樹中間可以隱隱約約的看見那蔚藍的海：她還是像從前那樣，整日裏多半不說話，常是流淚，間或給格羅荷里斯基貼一貼芥子膏藥。但是她却添了一種新的感覺，這究竟是可喜的：現在有一個蠹蟲消蝕着她的要害：：那個蠹蟲便是苦惱：：她簡直是喪氣得不堪，只是渴望她的兒子，渴望着她早年那種愉快的生活，她的過去的生活並不見得怎樣特別的愉快，但是究竟比她現在的生活要活潑幾分。當她和她的丈夫同居的時候，她隨時總是

到劇場去，或是應人家的宴會，或是拜訪熟人。現在在這裏陪着格羅荷里斯基，却惟有寂靜和空虛罷了……此外呢，這裏只有一個人，而他又身體有病，并且不斷的給她許多討厭的親吻，簡直就像一個時常流着歡喜的淚的老祖父一般。

這真是厭人！在這裏她沒有時常喜歡和她作馬澤卡舞的米海塞吉意支。她也沒有那地方新聞主筆的兒子斯皮里敦尼古來支。斯皮里敦尼古來支又善唱歌，又會誦詩。在這裏她也沒有一張擺着點心的桌子，招待客人。她也沒有吉拉西莫夫納——那時常不住嘴向她嚙着說她果醬吃得太多的年老乳母……她真是沒有一個人！除了躺下來抑鬱而死，她簡直就沒有辦法了。格羅荷里斯基以他的孤寂爲樂，但是……他以此爲樂却是錯了。他爲了這種自私得到報應真是太快哩。五月初的時候，連空氣都似乎是耽於愛情，快樂得軟弱無力的時候，

格羅荷里斯基把一切都失去了：他所愛的女人和……

那一年布格洛夫也到克里米亞來遊玩。他沒有租住對面那所別墅，却四處的游蕩，帶着米叔特卡從這城跑到那城。他的工夫都用來吃，喝，睡覺，和打牌。他對於釣魚，打獵和那些法國女人的興味完全失去了——那些法國女人，你我都知道，是曾經使他吃過一點虧的。他已經較前消瘦了，他那滿臉嬉嬉的微笑也沒有了，他一身愛穿帆布的衣服。伊凡伯特洛維支間或到格羅荷里斯基的別墅裏來。他給麗札帶菓醬，糖食，和水果來，似乎是想驅除她的煩悶。格羅荷里斯基并不因他這種來訪感覺不快，尤其是因為這種來訪時間很短而且不常有，并且顯然是爲了米叔特卡而來——他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總不容完全剝奪他會見他的母親的特權。布格洛夫到這裏來，解開他的禮物，隨便說幾句話便走了。并且連那幾句話他都不是對麗札說，

而是對格羅荷里斯基……他對麗札總是不說話，格羅荷里斯基心裏便因此平安了；但是俄國有一句寓言，他若記得就好了：『大聲咬的狗不要怕，你却要提防不做聲的狗……』這是句很壞的寓言，但是在實際生活當中有時是不可少的。

有一天格羅荷里斯基在花園裏散步的時候，他聽見兩個聲音在那裏談話。一個聲音是男子的，另外那一個是女人的。一個是布格洛夫的聲音，另外那個却是麗札。格羅荷里斯基聽了一會，面色變得死人一般的白，輕步的向着那兩個說話的人那邊走過去。他在一個紫丁香叢背後停住步，接續着窺察和靜聽。他的兩臂和兩腿都發冷了。一陣冷汗在他的額上迸出來。他捏住幾枝丁香，免得站立不穩，跌倒地下。現在一切都完場了！

布格洛夫把他的胳膊圍着麗札的腰，對她說道——

『我的寶貝！我們怎麼辦呢？這似乎是上帝的意旨如此……我是
一個流氓……我把你賣了。我讓那個鬼的錢引誘了，他這該遭瘟病的
東西，我得了這筆錢得到了什麼好處呢？只有焦心和誇耀罷了！既得
不到平安，又沒有幸福，也沒有地位……好像一個病人似的老坐在這
一個地點，永不能前進一步……你聽見說那個安得路施卡馬願新已經
陞了書記長嗎？安得路施卡，那個傻子！我却是在這裏耽誤着……老
天爺啊！我把你失去了，我的幸福也就失去了。我是個流氓，是個無
恥的東西；你以為我到了那可怕的最後裁判日將要作什麼感想呢？』

『我們跑吧，凡尼亞，』麗札哭道，『我很苦悶……我簡直要惱
死了。』

『我們不能跑，錢已經拿了……』

『那麼，再給還他。』

『我到是樂於給還，但是……等一會……我通通花完了。我們只好聽天由命，姑娘。上帝正在處罰我們哩。我爲的是那種貪心，你爲的是那種輕浮。咳，我們只好吃苦哩……將來到陰間我們便可以好些了。』

於是布格洛夫突然起了一陣宗教的情感，便把眼睛抬起望着天上。

『可是我再不能在這裏過活了；我苦惱得很哩。』

『咳，這也是沒有辦法。我也是苦惱。你以爲我沒有你還能快活嗎？我簡直想念得日見憔悴了！還有我的胸部也發生毛病了！……你是我的髮妻，我的肉的肉……我倆是一體……你只好活着忍受吧！我……我坐着車過來……來看你。』

布格洛夫又彎下腰來，低聲向麗札說話，但是他的聲音還是不

小，幾碼以外還可以聽得見——

『我到晚上來找你，麗暫卡……不要焦心……我在費阿多西亞住着，離這裏很近……我要在這裏住在你的近旁，一直到我把什麼都花完了爲止……我不久就要一錢莫名了！呀——呀——呀，這叫作什麼生活！煩悶，病……我的胸部有毛病，我的肚子也有毛病。』

布格洛夫停住不說話了，隨即麗札便接着說……我的老天爺，這個婦人真忍心呀！她開始哭泣，抱怨，盡量數她的情人的短處和她自己的痛苦。格羅荷里斯基一面聽着她說，只覺得自己是一個惡棍，是一個匪徒，是一個兇犯。

『他使得我苦惱……』麗札最後說道。

布格洛夫和麗札分手，親吻之後，向花園的大門走去，使碰着格羅荷里斯基，原來他在門口站着等着他哩。

『伊凡伯特洛維支，』格羅荷里斯基用那臨死的人的聲調說道，『剛才的事我通通看見聽見了……這在你那一方面未免不誠實，不過我并不責備你……你也愛她，但是你應該要知道。她是我的。我的！我沒有她便不能生活！爲什麼你却不明白這一點呢？即令說你愛她，你覺得苦惱……可是我沒有給你錢嗎？那些錢不是至少也可以賠償你這些痛苦的一部分嗎？看在上帝面上，你走開吧！看上帝的面子，走開吧！你永遠離開這裏，我求你，不然你真要害死我……』

『我沒有什麼地方可去，』布格洛夫含糊的說道。

『哼，你把什麼都亂花完了……你真是個率性的人。好吧……我到我在察尼哥夫省所置的地產那裏去吧。只要你願意，我可以把那份財產送給你。那雖則是一份小產業，却是一份好的……我可以發誓，那是份好的！』

布格洛夫滿臉露出一陣冷笑。他登時便覺得他自己上了第七層天了。

『我可以把那個給你……就是今天我就給我的管家寫一封信，并且給他把契約寄去，把轉賣的手續弄清。你對無論什麼人都要說你買了這份產業……去吧，我求你。』

『很好，我願意去。我明白了。』

『我們去找一個公證人吧……馬上，』格羅荷里斯基大大的高興起來，說着，便去叫車。

第二天晚上，麗札在她和伊凡伯特洛維支每次舉行密談的地方一個花園裏的坐位上坐着，格羅荷里斯基靜悄悄的走到她身邊。他在她旁邊坐下，握着她的手。

『你覺得悶嗎，麗助支卡？』他稍靜了一會，說道。『你不高興』

嗎？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到個別的地方去呢？爲什麼我們時常在家裏待着呢？我們要到處走，娛樂我們自己，結交朋友……是不是？』

『我什麼也不要，』麗札說着，把她那蒼白瘦削的臉轉過去向着布格洛夫每次來找她所走的那條路。

格羅荷里斯基沉思着，他知道她所候的是誰，她所要的是誰。

『我們回家去吧，麗札，』他說道，『這裏潮溼哩……』

『你去；我馬上就來。』

格羅荷里斯基又沉思了一陣。

『你候着他嗎？』他問了這麼一句，作了一個歪臉，好似是他的心被燒紅的鉗子夾着了一般。

『是呀……我要把米沙的短襪給他……』

『他不會來了。』

『你怎麼知道？』

『他已經走了……』

麗札登時把眼睛睜得很大……

『他已經走了，到察尼哥夫省去了。我把我的產業給他了……』

麗札臉色變得非常的蒼白，她伸手觸住格羅荷里斯基的肩膀，免得她自己傾倒。

『三點鐘的時候我到汽船上送他的行。』

麗札突然的抱住他的頭，動了一下，倒在那坐位上，周身抖顫起來。

『凡尼亞，』她哭道，『凡尼亞！我要去找凡尼亞……寶貝！』
她發了一陣氣惱症……

從那天晚上起，一直到七月裏，避夏的遊人大家散步的那個公園

裏，時常可以看見兩個鬼影。這對鬼影從早晨到晚上，老是四處的走，使得一班遊人都覺得厭煩了……麗札的鬼影背後老是有格羅荷里斯基的鬼影跟着走……我把他們叫作鬼影，因為他們兩個人都已失去了他們的本來的模樣。他們比較以前顯得消瘦，蒼白，畏葸些了，簡直不像生人，反而更像兩個鬼的樣子……他們倆都越見憔悴，就像古時那個賣蟲粉的猶太人的故事裏那些虱一般。

七月初的時候，麗札從格羅荷里斯基這裏逃了，她留下一個條子，條子裏她寫道她暫時找『她的兒子』去了……暫時！她在夜間趁着格羅荷里斯基睡着了的時候跑了……格羅荷里斯基讀過她的信之後，便圍着別墅四周整整的繞了一個星期，好像是瘋了似的，不吃東西，也不睡覺。八月裏他害了一場前後重發的熱病，九月裏他便到國外去了。他在國外很愛喝酒……他希望飲酒和縱樂之中尋求安慰

：：他把他所有的財產都浪費完了，却還沒有把他所愛的那個小貓臉的女子的幻影驅出他的腦海，可憐的人們！人們不因樂極而死，但也不因愁苦而死。格羅荷里斯基的頭髮都變麻了，但是他却不死；他直到如今還在活着：：他從國外回來，爲的要『稍看麗札一眼』：：：布格洛夫伸開兩臂迎接他，讓他永久留在他那裏。他便和布格洛夫同住着，一直到如今。

今年我適逢走過格羅荷里阿夫卡——布格洛夫的地產。我逢着這家的主人和女主人正在吃晚飯：：伊凡伯特洛維支非常高興的和我相見，極力的拿好東西款待我：：：他稍微長得肥大些了，他的臉雖則還是紅色，還是顯得油滑，顯得營養很好，但是有一點浮腫：：他的頭上還不會禿髮。麗札也長胖些了。但是肥胖於她有些不宜。她的臉漸漸失去那小貓的神氣了，并且，哎呀！更令人見了聯想到海豹了。

她的兩頰向上，向外，向兩旁發展起來。布格洛夫這一家人過的是頭等人家的生活。他們無論什麼都很充足。滿屋裏都讓僕人和食物充溢了……

我們吃完晚飯之後，彼此隨便談話。我忘了麗札不會奏樂器，便要求她到鋼琴上奏一曲給我們聽。

『她不會奏，』布格洛夫說道；『她不是個會玩樂器的……嘿，你在那裏！伊凡！把格里哥里華西里意支叫到這裏來！他在那裏幹什麼？』布格洛夫又回轉來向着我，接他說道，『我們那奏樂的人馬上就來；他會玩琵琶。我們預備這架鋼琴是爲的米叔特卡——我們正在教他哩……』

五分鐘之後，格羅荷里斯基走到這屋子裏來了——形容困倦，一身也不整潔，并且不曾刮臉……他走進來，向我鞠躬行禮，隨即在一

邊坐下。

『咳，誰是這麼早就睡覺呢？』布格洛夫向着他說道。『你這個人真是怎麼會事呀！他老是睡覺，老是睡……這睡不足的人！來，給我們奏一點暢快的調子……』

格羅荷里斯基拿那琵琶調了調音，按動琴絃，便唱起來：

『昨天我等着我的親愛的人兒……』

我聽着他唱，望了望布格洛夫那滋養得很好的面容，心裏想道：『醜醜的畜生！』我覺得想要哭起來……格羅荷里斯基唱完之後，又對我們鞠了一躬，便走了。

『我拿他有什麼辦法？』他走了之後，布格洛夫便說道。『我爲了他真麻煩極了！白天裏他老是想又想了又想……到了夜裏他就悲嘆呻吟……他也睡覺，但是睡着了還是嘆氣，還是呻吟……這是

一種的病……我拿他有什麼辦法？我簡直想不出來！他老不讓我們安睡……我恐怕他要發瘋了。人家還以為他在這裏待遇不好……他那一點受了不好的待遇呢？他和我們一同吃，他也和我們一同喝……只是我們不肯給他錢。假如我們給他，他便要拿去買酒喝，或是浪費掉……這又是我另外的一種麻煩事！上帝饒恕我這個有罪的人吧！」

他們留我住下那一晚。我第二天清早起來的時候，布格洛夫在隔壁那間屋子裏教訓一個什麼人……

『讓一個傻子去禱告，他便要在地板上碰開他的腦壳！咳，誰把漿漆成綠色呀！你想想，笨東西！用一用你的腦經！你怎麼不說話呀？』

『我……我……弄錯了，』一個燥澀的高音抱歉的說道。

這句話便是格羅荷里斯基說的。

格羅荷里斯基把我送到車站。

『他是個專制魔王，橫暴的東西，』他一路不斷的向我低聲的說道。他到是個慷慨的人，但是專制！他這個人簡直是無論心腸或是頭腦都沒有完全發達……他真是魔難我！若不是爲了那個可敬的女子，我早就走了。我總不忍離開她。一同吃苦多少總覺得容易些。』

格羅荷里斯基嘆了一口氣，又繼續說道：

『她懷着孩子了……你留神了嗎？這其實真是我的小孩……我的……她不久便知道了她的錯處，又把她自己歸我了。她簡直不堪他的苦……』

『你真是個不中用的人，』我禁不住對格羅荷里斯基說道。

『不錯，我是個氣性很弱的人……這是很實在的。我生來便是如此。你知道我是怎樣出世的嗎？我那已死的父親狼心的壓迫一個小書

記——他待他的情形才真是駭人聽聞哩！他把他一身都弄糟了。哈……我那已死的母親是心地很慈的。她來自平民階級，她是屬於勞働階級的……她因為憐恤那個小書記，便非常的愛他……哈……於是我就出世了……就是那個受虐待的書記的兒子。我怎麼會有什麼堅強的意志呢？我從什麼地方得來呢？可是現在搖第二次鈴了……再見。下次再來找我們呀，只是不要把我關於伊凡伯特洛維支所說的話對他說。』

我握了握格羅荷里斯基的手，便上了車。他向車上鞠躬行禮，隨即走到水桶那裏——我想他是口渴了！

決 鬪

一

早晨八點鐘——過了熱悶的夜間，那些辦事人，官吏，和些旅客們都照例來到海濱洗了早浴，然後到涼亭裡去喝茶或咖啡。伊萬安君石拉弗斯克，一個二十八歲的清瘦的少年人，戴着頂財政部部員的小帽子，腳上拖着拖鞋，下來洗澡，他在海濱上會見許多相識，他的朋友軍醫沙母南哥亦在其中。

這沙母南哥，他的短毛大頭，短脖子，紅臉，大鼻子，粗黑的眉毛同灰色的亂鬚，他的肥胖的身材同粗宏的嗓子，給每個初見他的人一種不好的粗漢的印象；但是同他相識兩三天以後，就覺得他的臉孔

是特別的仁慈，和藹，或者還好看的了。除開他的笨拙同粗魯的樣子以外，他是個存心仁愛的和平的人，最喜歡幫人的忙的。他同鎮裏的人都很親密，借錢給人，治人的病，做媒，排解紛爭，約人家去野餐，他會做「沙士力克」（註）同極好的白鯉魚湯。他總是在留心着別人的事，想使人注意他們自己的利益，並且常常在高興着什麼事情。通常大家以爲他的性格上是沒有缺點的。他只有兩個弱點：一是他愧慚他自己的好性情，總想用一種含怒的表情同假裝的莊嚴來遮蓋牠；二是他喜歡他的助手同兵士們稱他『大人』，雖然他只是一個自治公會的會員。

『回答我一個問題，亞力山大達微矢，』拉弗斯克說，當他同沙母南哥都探頭在水上的時候。『譬如說你愛上一個女人，並且同她同住了三二年，後來就厭棄了她，覺得你沒有一點與她相同的地方。你

在那樣情形之下應當怎樣做？」

『那很簡單。「你愛上那兒就去那兒吧，太太」——這樣就完了。』

『那樣說自然容易！但是假如她沒有地方可去呢？假如她沒有朋友親戚，沒有錢，又不能做工呢？……』

『好罷！給她五百盧布或者每月津貼二十五盧布——那不是很簡單？』

『就算你有五百盧布或者你每月能付二十五盧布，但是我所說的女人是一個受過教育並且很驕傲的女人。你怎麼能說給錢她呢？你又怎樣給法呢？』

沙母南哥剛想回答，可是一個浪頭把他們都蓋沒了，浪滾上海灘，擊碎，又喧嘈的滾回來。這對朋友上岸穿衣服了。

『當然的，同一個你不喜歡的女人同住是件爲難的事，』沙母南哥說，倒出他靴裏的沙子。『但是人對於這種事應當仁慈些，萬亞。倘若那是我的事，我必定永遠不表示我不愛她，我一直要和她同住到底。』

他立時又覺得自己說差了；站起身來說：

『但是叫我說起來，世上就不該有女性，讓她們都到魔鬼那兒去！』

這對朋友穿好了衣服向涼亭去。在那兒沙母南哥同在家一般，他還有一付專用的杯碟。每天早晨他們用了一只茶盤，送上一杯咖啡，一高杯冰水同一小杯白蘭地。他先喝白蘭地，再喝熱咖啡，再喝冰水，這一定是很舒適，因爲在喝完以後他眼裏就濕漾漾的浸着快樂，雙手撫着鬍鬚，望着海說：

『神祕的美景！』

漫漫長夜，不樂和迷糊的思想驅去了睡眠，更覺得黑暗和燥熱，拉弗斯克覺得心緒煩亂。洗過澡，喝完咖啡，精神還是不佳。

『讓我們再談我們的事，亞力山大達徵矢，』他說。『我不用守祕密；我要盡情地告訴你，同對知己朋友一樣。我同第多羅夫納的情形不很好……：：：：：很不好；饒恕我把私事來擾你，但是我一定要說出來。』

沙母南哥怕他不知說出什麼來，眼睛低着，手指敲着桌子。

『我和她同住了二年。現在不再愛她了，』拉弗斯克往下說；『或者，我真的就沒有愛過她……：：：：：那二年做錯了。』

這是拉弗斯克的習慣，說話的時候，注視他那玫瑰色的手掌，咬指甲，或者摸衣袖頭。現在他就是那樣。

『我知道你不能夠幫助我，』他說。『但是我告訴你，像我這樣的沒有成就的，無用的人只會在談話中找些安慰。我對於自己所作的一切都要推論。我只想別人的理論中去找關於我的不合理的生存的解釋，在文學的作品裏——說我們上等社會的俄國人，都是腐敗的之類的話。譬如說，昨夜我自己安慰自己的想了一夜：「呵，托爾斯泰是怎樣的真確呵！怎樣的萬分真確！」這使我安適了。是真的，兄弟，他是一個大著作家，你說怎樣！』

每天都說要讀托爾斯泰的東西而終于沒有讀過的沙母南哥覺着有點不好意思，說：

『是的，別的一切作家都是從理想寫東西，他則是直接從天然寫的。』

『我的天！』拉弗斯克嘆着說；『我們被文明怎樣的陷害了呵！我』

同一個結過婚的女人發生了戀愛，……在起初，我們接吻，幽會，發誓，哲學，理想，有共同的興趣。……這是何等的一場空夢！我們真的從她的丈夫手中逃了，我們自騙是脫離了那教育階級的空虛生活。我們曾這樣地計畫着我們的將來：起初，在高加索，我們先要認識那里的人民的地方，我穿起我的政府制服去機關中服務；以後我們有餘暇的時候，要開闢一方園地，工作得汗流滿額，要有一個葡萄園和一塊田地等等。若是你在我的地位，或者你的那位動物學家萬高利，你們或許可以同第多羅夫納住三十年，或者還給你們的子孫留下一個大葡萄園和三千畝玉蜀黍；但是我覺得第一天就失望了。在這個城裏你有的是難堪的酷熱，乏味，和無社交；你若到野外走走，你就會覺到每一塊石頭和每一堆草裏都藏着有毒的蜘蛛，蠍子和蛇。曠野而外就是山嶺和沙漠。異國的人民，異國的地方，真是可憐——多麼

不舒服，兄弟，比起穿着皮外套，同第多羅夫納手挽手在納克司克大道上散步，幻想那光明的南方，實在差得遠了。在這里需要的就是生與死的爭鬥，可我並不是個戰士。一個神經衰弱的不幸者，一個好逸的上等人……從第一天我就明白了我理想中的勞工生活同葡萄園是無價值的。說到愛情，我告訴你，同一個讀過司便索而且永遠跟隨着你的女人同住，不會比同隨便什麼安非沙或者阿魯力納同住多一絲趣味。那都是一樣的有髮洗，粉末，同藥的味氣，每天早晨是一樣的髮紙，一樣的自欺。」

『你不能够使家裏沒有髮洗等事，』沙母南哥說，對於拉弗斯克這樣無忌地對他談一個他認識的女人確有些難爲情。『萬亞，我覺着你今天有些異樣。第多羅夫納是個出色的女人，受過高等教育，你也是頂聰慧的人。自然，你們是沒有結婚，』沙母南哥說着，顯了顯四圍

的隣座，『但是那不是你的過錯；再說，……：……一個人應當超過習慣的成見，升到現代觀念的水平線上。我自己是相信自由戀愛的，是的……：……不過，依我想，你們既經結合過，就應當同住到底。』

『沒有愛情呢？』

『我要明白的告訴你，』沙母南哥說。『八年前這里有個老人，一個委員——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常說在結婚生活中最偉大的事是忍耐。你聽見沒有，萬亞？不是愛情，是忍耐。愛情不能持久。你們已經相愛過二年，現在你們的結婚生活已到了應當保持平衡的時期，就是說，應當用你們的忍耐性了……：……』

『你相信你們的老委員；對於我們的話可是毫無意義。你們的老人許是一個僞君子；他能夠用他的忍耐，將一個他不喜愛的人來當作他的道德涵養的必需的對象；但我還沒有那樣地墮落。若是我要練習』

我的忍耐，我只買對啞鈴或者一只木馬就成，我不用什麼人類。」

沙母南哥要了些帶冰的白酒。當他們各人喝了一杯之後，拉弗斯克忽然問：

『請你告訴我，腦筋柔弱是什麼意思？』

『那怎麼向你解釋呢？……那就是一種使腦筋漸漸柔弱的病，好像是，漸漸融化了。』

『能夠醫治麼？』

『能夠，若是不忽略了那病。冷水灌射，起水泡……還有些內治的東西。』

『哦！好，你明白我的地位了；我不能同她同住：我簡直不能。我同你在一起，我對於那事還能夠恬然釋然地談講而且微笑，但是在家裏我就煩悶極了；十二分的不安，假使我再同她共住一個月，我真

要把腦子都擊開了。同時，離開她又簡直不成。她沒有朋友親戚；她不能作工，而且我們都沒有錢……她能怎麼辦呢？她到那兒去呢？什麼方法也想不出來……來，告訴我，我怎樣辦呢？」

『哼！』沙母南哥重嘆着，不知道怎麼回答。『她愛你嗎？』

『是的，她愛我，當她這種年歲同她這種性情是需要一個男人的。她若沒有了我就如她沒有了撲粉或者髮髮紙一樣。我是她私室裏一樣必需的需要品。』

沙母南哥難着了。

『你今天有些異樣，萬亞，』他說。『你昨晚一定沒有睡好。』

『是的，睡的很壞……總之，我覺得非常的不安，兄弟。我的頭腦感着空虛；心裏發餒，一種懦弱……我只好逃走。』

『逃到那兒去？』

『那里，到北方去。到松柏和菌蕈之中去，到人民和理想之中去……我真想在莫斯科或者杜拉的小溪裏去洗一洗浴；很涼快的，洗過澡同一個——即使最愚弱的——學生閒遊三點鐘，談話，談話，沒有終了談話……那乾草的香味，你記得嗎？在夜間，在公園裏散步，可聽見人家的琴音和火車的經過……』

拉弗斯克得意的笑着；眼裏充滿了淚，爲要不使沙母南哥看見，他不立起來，扭身到別桌上取火柴。

『我沒有到俄羅斯去十八年了。』沙母南哥說。『連那里是什麼樣子都忘了。在我看來，沒有一個地方比高加索更壯麗的了。』

『瓦利矢沙金有張畫，畫著幾個被判處死刑的人在一口深極的井裏淹了待斃。你的壯麗的高加索就同那口井一樣。如果讓我選擇，彼得堡的掃烟窗的或者高加索的王子，我還願意做掃烟窗的。』

拉弗斯克漸現憂鬱。看看他的僵硬的身軀，眼睛盯着一處不動，青白的臉色，出汗的面孔。同下陷的太陽穴，那帶齷齪的指甲，腳上落下的拖鞋，露出一隻補過的破短襪，沙母南哥有些可憐。拉弗斯克使他想及一個無依無靠的小孩；于是他問：

『你的母親還在嗎？』

『是的，但是我們的情感不好。她爲了這樁事不肯寬恕我。』

沙母南哥是喜歡他的朋友的。他看拉弗斯克是個好性情的人，一個學生，不是個荒謬的人，同着他可以一起喝酒，歡笑，隨便談心。但他所知道的拉弗斯克的行爲他又極端的不喜歡。拉弗斯克愛亂喝酒；愛賭牌，不屑工作，揮霍，在談話時多下流話，拖了拖鞋在大街上走，在別人面前同第多羅夫納爭吵——沙母南哥不喜歡這些。但是拉弗斯克曾進過藝術學校，在兩種大藝術報投稿，常常說些只有少數人能明白

的聰明話，與一個受過完美教育的女人同住——這些事沙母南哥都有些模糊了，可是他喜歡這些並且恭維拉弗斯克，以為比自己高超。

『另外還有一件事，』拉弗斯克說着搖搖他的頭。『不過你要守祕密。暫時我還要瞞着第多羅夫納……：：：不要給她知道……：：：我前天接着的一封信，說她的丈夫得腦病死了。』

『祝他升天，』沙母南哥嘆氣說。『爲什麼又瞞着她呢？』

『給她看那封信就無異於「去禮拜堂結婚」。我們就得確定我們的關係了。等她明瞭我們不能夠同居的時候，才給她信看，就不會有什麼危險了。』

『你知道什麼，萬亞，』沙母南哥說，面上現着憊然和哀懇的樣子，好像在求一件極悲傷的事，又怕遭拒絕似的。『同她結婚吧，我可愛的孩子！』

『爲什麼？』

『盡你的對於這個可愛的女人的責任！她的丈夫死了，這是天意告你應當怎樣做！』

『但是你要明白，你這古怪的人，那是不可能的。沒有愛情的結婚等於沒有信仰而祭神一樣的無價值。』

『但是那是你的責任。』

『爲什麼是我的責任？』拉弗斯克怒冲冲的問。

『因爲你把她從她丈夫手裏奪來，使你自己對她負責了。』

『但是現在我用俄國話明白地告訴你，我不愛她了！』

『好罷，如果你沒有愛，你對她亦應有相當的恭敬，體諒體諒她的願欲：：』

『「恭敬她，體諒她的願欲」』拉弗斯克學他說。『當她是個

聖母！……你若以爲同女人同住一定是恭敬和體諒，那你就是一個可憐的生理學與心理學家。一個女人最注重的就是她的臥室。」

『萬亞，萬亞！』沙母南哥說，沒了主意。

『你真是個老小孩，理論家，我却是個老人，知道得實際，雖然我的年紀小，我們永不能互相了解了。我們最好不談這個罷。』馬司達發！』拉弗斯克叫堂役。『開賬來！』

『不，不，……』醫生連忙叫，拉住拉弗斯克的手臂。『讓我會帳，東西是我叫的。把賬算給我，』他向馬司達發叫道。

這對朋友起了身在海邊靜靜的走。當他們走上了大路，站住，拉拉手要分別了。

『你是太任性了，我的朋友！』沙母南哥說。『命運送給你一個年輕的，動人的，受過教育的女人，你還不接受這個禮物；若是上帝

賜給我一個老太婆，只要她是仁慈和多情的，我將如何的高興呵！我要同她住在我的葡萄園裏，並且……」

沙母南哥接着又說：

『那老東西一定爲我預備好茶了。』

與拉弗斯克分別之後，他獨自在大路上走。臉上現着正大莊嚴的神情，穿着他的雪白的長衣，擦得光亮的靴子，挺着胸膛，帶上掛着瓦拉地米的十字章，在路上走，他十分地得意，好像全世界都樂融融地望着他。頭也不回轉一下，兩邊看看，覺得這條大路佈置得很好，那小扁柏樹，郁加利樹，同那醜陋的枯棕樹都很好看，過些時便都能成佳蔭了；高加索人真是個誠實客氣的民族。

『奇怪拉弗斯克不愛高加索，』他想，『真奇怪。』

五個背槍的兵遇見他向他行禮，在右面的側路上走着一個本地職

官的太太，帶着她的小兒子，一個小學生。

『早安，馬亞康司坦丁諾夫納，』沙母南哥含着欣悅的微笑向她
叫。

『你洗過澡了嗎？哈，哈，哈！……：……：我問候尼可丁亞力山耿
！』

他仍望前走，還帶着笑容，但看見前面來了一個他的軍隊醫院的
助手，他忽然改了態度，叫他站住，問道：

『有誰在醫院裏嗎？』

『沒有人，大人。』

『什麼？』

『沒有人，大人。』

『很好，你走罷……：……』

他搖搖擺擺地向一個賣汽水攤子走來，攤前坐着一個高胸脯的猶太女人，他大聲向她說，好像軍隊裏發命令似的：

『請給我一杯蘇打水！』

二

拉弗斯克的不愛第多蘿夫納，有以下的事實可以證明。凡是她的一言一動，他覺着都是假的，或者同假的一樣，他讀到凡是關於攻擊女人和愛情的事彷彿就是他自己，她，同她丈夫的事。他回家時，她坐在窗前，穿好衣服，梳好頭髮，沉思似地在喝咖啡，一邊翻閱着一本厚雜誌；他想喝咖啡是用不着那樣沉思的，將頭髮梳得這樣時髦也是白費工夫，因為這裏沒有一個人可以鈎引，用不着那樣風騷。在雜誌上除了胡說以外他看不見有什麼別的。他想她穿得那樣和梳頭無非

是想更美麗些，讀着書亦無非是想學得更聰明些吧了。

『我今天可以去洗澡了嗎？』她說。

『什麼？你去與不去，我想，……不見得就會發生地震。』

『不是的，我是問問醫生要禁止不。』

『那麼，問醫生去好了，我又不是醫生。』

這時候，第多蘿夫納使他最不喜歡的就是她的白脖子同腦後的髮。他想起安娜卡利尼厭惡她的丈夫的時候，她最不喜歡的就是他的耳朵，他想：『那是如何的的確呵，如何的的確！』

覺着困乏，腦裏像是空的一樣，他走進書房，躺在沙發上，用手巾蓋住他的面孔，防蒼蠅來致擾。老有種一喪氣和難堪的事情像一列長車經過慘幽的秋夜一般的在他的腦裏盤旋，他漸入了的困厄的矇矓。他覺得對不起她同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之死也是他的過失。他覺

得他所作的是對他自己的一種罪孽，對世上高崇的思想，文明，和工作的一種罪孽，他想真實的能實現的美滿的世界，不在這些貪望的土耳其人與懶散的山裏人鬼渾的海濱，而在那北方，在那兒有歌場，有戲園，有報紙，有一切智力的活動。一個人只能在那兒——不是這裏——能够誠實，廣見聞，清高。他譴責他自己沒有主意，沒有一定的生命目標，現在才有點明了那些意義。二年以前，他同馬多羅夫納發生愛情，他覺得只要將她當他自己的妻子逃到高加索，就可從污卑同空虛中救出他自己；現在同樣地又以爲他只要脫離了她，獨自到彼得堡去，他就能得着他所期望的一切。

『逃走，』他對自己說，坐了起來，齧他的指甲。『逃走！』

他在想像中計畫着怎樣在汽船上，吃點心，喝冷啤酒，在甲板上同太太們談話，隨後趁了山瓦司釋坡的火車一溜煙走了。重得自由！

迅速地一站站過去，空氣漸漸地鮮新寒冷起來，看見赤楊和柳樹，到了枯司克，莫斯科……飯館裏有菜湯，羊肉加「戒沙」，鱈魚，啤酒，不帶一絲亞細亞洲的風味，全是俄國味，純粹的俄國味。車中的旅客將談起商業，新出名的歌者，法俄條約；在任何方面都覺得伶俐，文雅，聰慧的生活……快快的走，走！一直到納夫司克美地，大毛司克亞街，科文司克宮，在學生時代他曾住過那兒，那可愛的灰青天色，絲絲細雨，與濕淋淋的車夫……

『伊萬安君石！』有人在隔壁房喚他。『在家嗎？』

『在這裡，』拉弗斯克回答說。『你要什麼？』

『文件。』

拉弗斯克懶洋洋地站起，覺着頭暈，穿着拖鞋，打着呵欠，東搖西擺的走到隔壁房。那里的開開的窗戶可以望到街上，窗下站着他的

一個年輕的同事書記，把政府公文擺在窗台上。

『等一等，好夥計，』拉弗斯克輕柔的說，一面找水筆；回來在公文上看也不看的簽了個字，說：『天熱呵！』

『是的。你今天去嗎？』

『我想不去了……我不十分舒適。告訴施可夫司克，我飯後去看他。』

書記去了。拉弗斯克重新躺下，又想了：

『所以我得將一切的情形都考慮一番。在離去之前我還須還清債務。我大約欠二千多盧布。我沒有錢……當然，那不要緊；我可以先付一半，其餘的，我以後再從彼得堡寄來。最要緊的一點就是菲多羅夫納……第一，我們得分清關係……是的。』

過了一會，他想去請教沙母南哥，不知好不好。

『我可以去，』他想，『但是有什麼益處呢？』我去了還是說些關於閨中的胡話，關於女人，關於誠實和不誠實等等。若是我是急于救我自己，若是我在這可惡的受制于人之下，悶抑欲死，我說那什麼誠實不誠實的話有什麼用處？像我這樣過着這種卑污難堪的生活，其結果將使一切的都看做無味，逃走吧。』他說，坐了起來，『還是逃走！』

那無人的海岸，那難堪的酷熱，同那單調的煙霧迷迷的丁香花山——永遠是那樣的悄靜的，永遠是荒涼的——抑鬱壓着他，使他惘倦銷蝕他的精力。他或許真是很聰明，多才，忠實；若是這些海同山不圍住他，或許竟成了一個賢能的濟司托夫的首領，政治家，辯士，政治著作家或聖人。誰知道呢？若是這樣，那末一個有天才有用的人——譬如說一個藝術家，或者音樂家——折了圍牆，驅他的牢

卒，而逃出監獄來，我們還用得着去說他是忠實不忠實嗎？當一個人在那樣環境中無論什麼都是正當的。

二點鐘時拉弗斯克同蒂多羅夫納一同用飯。當廚夫送上米飯，同火柿湯時，拉弗斯克說：

『天天是這樣的菜。爲什麼不能換些鮮菜湯？』

『沒有鮮菜呵。』

『那奇怪了。沙母南哥有鮮菜湯，馬亞康司坦丁諾夫納有鮮菜湯，只有我只好吃這樣可惡的老菜。我們不能這樣的過下去，親愛的。』

在從前蒂多羅夫納同拉弗斯克也同普通的一般壯年夫婦一樣，沒有一餐不抬槓，不找錯；但是從他決定不愛她以後，什麼事都讓她，同她說話也客氣，笑着，並且叫她「親愛的」。

『這湯吃去好像是甘草，』他說，笑着；他極力地制住自己，好像還快樂，可是忍不住說：『家務沒有人管理……若是你太不舒適或者讀書忙，那麼讓我來管廚房罷。』

若是在從前她一定回答他說：『你就管去，』或者，『我看你想把我弄成一個廚子了』；但是現在她只是畏懼的羞怯的望望他。

『你今天覺得怎麼樣？』他很和氣的問。

『今天很好。只是還有點沒有復原。』

『你自己要珍攝一點，親愛的。我十分爲你擔心。』

弗多羅夫納總是有病的。沙母南哥說她是癩病，給他金鷄納霜

吃；還有一個醫生，玉司耿莫微希，一個高瘦而無交際的人，他白天坐在家裏到晚上才慢慢的上下的在海濱走，咳嗽，手背在身後面，背上伸出一根手杖來。他的意思說她是有女性病的，囑咐繫暖帶。在舊

日，她的病疾能引起他的憐愛和驚慌，現在他看她生病也是假的了。她的黃瘦，瞋腫的臉，無光澤的眼睛，冷漠的表情，發燒時的呵欠，蓋在一條圍巾底下，看去像是個小孩似的，她房裏的悶氣不暢——一切這些，在他看來，都是破壞幻象，都是反對愛戀和結婚的理由。

第二盤給他的是菠菜同熟鷄子，她呢，是病人吃的肉膏同牛乳。她沉思地用湯匙，撮了一匙肉膏慢慢地吃，吸牛乳，他就聽見了她的嚙聲，馬上使他頭痛。他想這樣就是對一只狗也是無禮的，他怒起來，不是怒他自己；是怒弗多羅夫納，因為她引起了這種感情，他因此明白愛人為什麼有時刺死他們的情婦。他當然不想刺殺她，但他如果現在做了審判官，他必定會饒恕那殺情婦的人的。

『謝謝你，親愛的，』飯後他說，吻了她的前額一下。

回到他的書房，來回的走了有五分鐘，看看他的靴子；又坐到沙

發上說：

『逃走，逃走！我們一定得分清關係，逃走！』

他又躺下了，重憶起她的丈夫的死或者是他的過錯。

『責備一個人因為他愛女人，或者不愛女人，都是笨透了的，』
他寬解自己，躺倒，舉起腳來穿靴子。『愛同恨都不在我們的管治之下。至于她的丈夫，或者我是不直接使他致死的原因吧；但是，我同他的妻子與她同我發生愛情是我的錯嗎？』

他站了起來，抓起帽子，到他的同事施可夫司克家去了。在那兒政府官員天天在那兒打牌喝酒。

『我的疑難不決使我想起「哈孟雷特」，』拉弗斯克在路上想。

『沙士比亞形容得如何的真實。呵！如何的真實！』

這村裏沒有旅店，那些無家室的新來旅者苦于無處寄餐，沙母南哥醫生爲同情和廣交游起見，自己特爲人包飯。在這時候只有二個人常來同他共餐：一個是年青的動物學家，名叫萬高利，是趁夏天到黑海邊來專研究水母的發殖的，還有一個是傳教的名叫波衣多弗，是才離開學院被送到鄉間來替代那個已遷升爲牧師的老傳教士的。中晚兩餐，兩人每月各付十二盧布的飯金，沙母南哥說定二點鐘準開飯。

萬高利常是第一個來到。他靜靜地坐在客廳裏，向桌上取一本照片本，細看那些已經褪色的不相識的穿長袴，戴高帽的男人，同戴小帽穿布裙的女人的相片。沙母南口只能說出少數幾個人的名字了，遇着說不出來的，他就嘆道：『這是一個很好的人，極聰明！』看完了照片本，萬高利從書架上拿下一支手槍，閉上左眼，描準俄樂索夫的畫

像，或者站在鏡前自己照半天，看他自己的棕色的臉，大額頭，鬚得像黑奴似的烏髮，印上大花的不鮮明的棉褂子，像波斯地氈一樣，同那當背心穿着的闊皮帶。他這樣細察自己的樣子好像比看相片，玩手槍得意的多。他很滿意自己的面孔，短短的時髦鬍子，寬寬的臂膊，看去就是身體強健的表記。他也滿意于他的服飾，從那配合襯褂顏色的頸領直到他的靴子。

當他在看相本或站在鏡面前的當兒，在廚房裏，在走廊上，沙母南哥脫了外衣和背心，露着脖子，滿頭是汗，正在擦桌子，拌生菜，或者做湯，用肉，黃瓜，大蒜來做冷湯，一面瞪着他的助手，對著他在揮刀，或舞匙。

『把醋給我！』他說。『那不是醋——那是菜油！』他跳着嚷。
『你到那兒去，你這笨胚？』

『大人，拿牛油去。』慌亂的廚丁啞聲的回答。

『快些；在碗架上！告訴德利亞放些茴香在甕裏的黃瓜上！茴香！把奶蓋起來，慢些拿開，否則蒼蠅要跌下去的！』

全屋好像充滿了他的聲音。二點欠十分或者十五分時那教士來了；他是個年青的瘦瘦身材，二十二歲，長頭髮，沒有鬍子，只有隱約可見的髭根。他在聖像前畫過十字，笑着伸出手來同萬高利握手。

『早安，』動物學家冷淡的說，『你到那兒去了？』

『我到海岸上捉蝦虎魚去了。』

『哦！教士，顯然你是從不忙于工作的。』

『忙什麼？工作不像一只熊；牠又不會跑到樹林裏去，』教士說，笑着，手伸在白袈裟的袋底裏。

『這兒沒有人來鞭策你！』動物學家說。

又過了一刻或者二十分鐘，他們還不聽見叫吃飯，只是聽見廚丁在廚房裏來回的跑，靴聲咯咯的響，沙母南哥還在嚷：

『把它放在桌上！你昏了頭了嗎？先洗這個！』

飢餓的教士和萬高利將腳跟在地板上亂敲，像戲園裏的聽衆表示不忍煩一樣。末了，門開了，累夠了的廚丁來說飯已經預備好了！他們在飯廳裏遇見沙母南哥，滿面通紅，惱怒着，廚房裏的熱氣蒸得他出汗；他凶凶地望着他們，拿開湯盤蓋，幫他們每人盛了一碟；等他們相信了他們都說湯做得好，很喜歡吃以後，他才滿意地嘆口氣，坐倒在他的深大的椅子裏。他的臉和藹了，眼裏有了濕光：：他自己酌上一杯 *Vodka*（註一）說：

『祝後生輩康健！』

從早晨同拉弗斯克談過話以後，直到現在，沙母南哥心裏總好像

有塊重東西壓着似的，雖然他很高興。喝完了一杯酒，在喝湯之前，他深深地嘆了一聲說：

『我今天遇見萬亞拉弗斯克。他很難過，可憐的人！物質生活方面不能使他鼓舞，心靈方面又太難堪。我很可憐這孩子。』

『然而那不是我所可憐的人，』萬高利說。『若是那傢伙淹在水裏，我還用根槓子把他推下去，對他說：「兄弟，下去罷！下去！……」』

『這是空話。你決不會這樣。』

『你爲什麼說我不會？』動物學家聳聳他臂膊。『我也是同你一樣的會做一件好事的。』

『淹死一個人是好事麼？』教士問，笑了。

『淹死拉弗斯克嗎？是的。』

『我想湯裏有點什麼不對味……』沙母南哥說，想變改談話。

『拉弗斯克確是有害的，他對於社會同虎列拉微菌一樣的危險，』
萬高利往下說。『淹死他是一件善舉。』

『你不應該那樣的說你的隣居。告訴我們：你爲什麼恨他？』

『不要說無意識的話，醫生。厭惡與輕視一個微菌是痴相，但是
一個無論遇見誰，不問發生什麼，不加考慮就視爲一個隣居——謝謝
你，那就等于否認批評，對於人們沒有正直的態度，無異于放棄責
任！我以爲你的拉弗斯克是一個流氓；我不對他隱藏，我憑良心就是
這樣的對付他。好罷，你當他是你的隣居——你若高興，你還可以吻
他；你當他是你的隣居，那意思是你對他同對我同教士是同樣的態
度；本來就無所謂態度。你對於誰多是一般的沒有分別的。』

『叫人家流氓！』沙母南哥喃喃地說，不悅地蹙着額——『那是

錯的，簡直是說不出的錯的！」

『一個人可以從他的行為上評論他的，』萬高利接着說。『現在請你判決，教士。……我現在對你說話，教士。拉弗斯克君的事實，像中國的長迷語一樣，是明擺在你的面前的，你可以從頭至尾的讀。這二年來他住在這裡做了些什麼事？我們可以屈指來數。第一，他教導本地的居民賭 Vint 牌（註二）；二年以前這裡是沒有人會玩這種牌的，現在呢，甚至于女人同小孩子都從早玩到夜了。第二，他教這些居民喝啤酒，那也是從前沒有人知道的；這些人都從他得知許多關於酒的知識，所以現在他們閉起眼睛來也可以分別出哥司別羅克的 Vodka 同施米耳諾夫的二十一號酒。第三，從前這兒的人同別人的妻子發生戀愛是守秘密的，那動機是同偷人家的東西一樣，不是公然的；他們對於私姦是以爲可恥的。拉弗斯克對於這點是破除的先鋒；他同別人的

妻子公然同住……第四……」

萬高利快快喝完了湯，把盤子交給了廚丁。

『我們相識的第一個月我就識透拉弗斯克了，』他接着向教士說。

『我們是同時到這裏的。像他那樣的人都很喜歡結交朋友，同人親近，因為他們常須要的是賭博，吃喝的同伴；他們都是談論家，一定要有聽衆的。我們結了朋友——那就是，他天天來，阻礙我的工作，同我密談他的情婦。一起首他的特別的虛僞就使我不痛快。我當朋友似的責備他，問他爲什麼喝那麼多的酒，爲什麼只是借債度日，爲什麼不做點事，讀點書，爲什麼他不多求些學識；回答我這些問題，他總是苦笑，嘆氣，說：『我是個懦弱無能的人，』或者：『你希望怎樣呢，好朋友，像我們這種貴族階級的庸人？』或者說：『我們都是衰退的了……』否則就說些關於翁液金，柏丘林，拜輪的該因或巴查羅夫的胡話，他一定說：

『他們都是我們肉與靈的祖先。』意思是我們要知道那不是他的過失，政府公文不拆封幾個禮拜的擺在公事桌上，他的喝酒同教別人喝酒，那都是翁液金，柏丘林同道計尼夫創了那樣懦弱無能的先例，他們應當負責。你看，他的放肆無恥的原因，不在他自己的內心，而在外面。所以——一個聰明的思想！——放蕩，虛偽的並不是他一人，連我們……『我們這「八十年代（註）的人，』「我們這些萎靡不振的貴族階級的後裔，」；「文明害了我們」……在事實上，我們應當明瞭像拉弗斯克那樣的大偉人，就是墮落也是偉大的：他的放蕩，他的沒有智識和缺少清高的道德，都是一種自然界的現象，無可倖免的事；那原因是根本的，普遍的；所以我應當高掛一隻明燈在拉弗斯克面前，因為他不幸受了時代，勢力同遺傳等等的遺害呵。這些官員們同他們的太太都很出神的傾聽他，我好久決不定我的面前究竟是怎

樣的一個人，玩世者，還是亞光棍。他表面上看去是受過教育，並且善吹他自己如何尊榮，這樣的人最長于假裝，說他自己的天性如何特別的複雜。

(註)八十年代 *eighties* 即指一千八百八十至八十九年，餘同此。

『住了罷！』沙母南哥怒起來。『我不許在我面前這樣子罵好人！』
『不要插嘴，亞力山大達微矢，』萬高利冷酷地說：『快說完了。拉弗斯克並不是一個複雜的人。他的行為的概要不過如此：早晨，拖着鞋，洗澡，喝咖啡；中飯時，拖鞋，談話。二點鐘吃飯，喝酒，拖鞋；五點鐘，洗澡，喝茶，喝酒，然後玩牌，撒謊；十點鐘吃晚飯，喝酒；半夜後睡覺，女人……；他的生活就在這個狹的範圍內，同鷄子在殼裏一樣。無論他是走或坐，發怒，寫字，欣喜，都可歸到酒，拖鞋，賭牌與女人的。在他的一生女人佔了最大的部份。他親自

告訴我們，他十三歲那年還是一個第一學年的學生就同一個太太發生了愛情，同她同住，從她學了音樂的知識。第二年他從妓寮裏買了一個妓女，提高她的身分，那就是，成了他獨佔的情婦，同住了六個月，她又逃回妓寮去了。她的逃走使他精神上受了很多的苦痛。呵呀！他的苦痛那麼利害，使他不得不離開學校，在家裏什麼事都不做的過了二年。但是那樣正是更好。在家裏他結識了一個寡婦，她教他不要學法政，學藝術，他照辦了。後來他得着學位時，又熱烈地愛上他現在的……她叫什麼名字？……結過婚的太太，爲追求他的理想，他同她逃到高加索，他還要我們相信，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又將厭倦了她，逃回彼得堡去，也是爲了追求他的理想。」

『你怎麼知道？』沙母南哥慍慍地望着動物學家說。『你還是吃你的飯罷。』

又送上了加醬煮羊肉。沙母南哥幫助他們割取整塊的羊肉，而且親自動手倒醬。靜默了兩分鐘。

『女人在誰的生命中都佔重要位置的，』教士說。『那是沒有法子的。』

『是的，但是也看什麼程度！對於我們，女人者即是母親。姊妹，妻子，朋友。但對於拉弗斯克女人即是他的一切，而所謂一切者就是他的情婦。她——那就是，和她同居——是他生活的幸福和目的；他快樂，悲傷，厭倦，失望——都是女人；他的生活不安適——則歸咎於女人；新的生活又萌生了，理想又有了轉機——又要找女人了。……他只喜歡看有女人的畫片和書本。我們的時代，在他看來，是可憐的卑下的，比不上四十或六十年代，就因為我們不知恣放于熱烈忘神的愛情。這種登徒子他們的腦中一定長着一個特別的肉瘤，那

塞滿了他們的腦筋，指使着他們全付的心理。你留心拉弗斯克同人們閒坐的時候。你注意：無論誰說起一個很普通的問題，譬如說，論及細胞或本能，他坐在一邊，不說話也不聽，無精打彩的，一點興味都沒有，什麼都是平淡無味的。但是只要你一說起男性和女性——譬方說，雌蜘蛛在交媾後就吃了雄蜘蛛——他立刻就眼睛發亮，面上發光，人也甦過來了。他的一切思想，無論是怎樣的清高，或者中正，牠們總有一點相像的地方的。你同他在街上走，遇見一隻騾子，比方說：：「請你告訴我，」他就要問，「假如一隻騾子同駱駝交尾，那該怎樣？」他還做夢！他告訴過你他的夢沒有？那才是奇麗！起初，他夢想同月亮結婚，後來警察拘他去，令他和琵琶女同住：：」

教士閔然笑起來，沙母南哥慍慍地板起面孔，可是制不住自己也笑了。

『那都是無稽之談！』他說，擦眼淚。『是的，憑天說，那是無稽之談！』

（註一）Vodka 是麥子做成的酒，在俄國是最普通的一種烈酒

（註二）Vin 是一種紙牌

四

那教士是很容易樂的，一點瑣小的事他也發笑，一直要笑到肚痛，或透不過氣來才止。他喜歡同人們一起，似乎只因為他們有可笑的地方，並且可以給人起綽號。他給沙母南哥取綽號叫「毒蜘蛛」，他的廚丁叫「公鴨」，有一次聽萬高利說拉弗斯克同菲多羅夫納是「日本猴子」，他幾乎樂壞了。他眼睛一瞬不轉的望着人家的面孔，他眼裏充滿了笑容，面上現着緊張的希望，希望着可以讓他鬨然大笑

的時候的來到。

『他是一個腐敗與墮落的榜樣，』動物學家接續說，教士眼睛盯着他的臉，想他再說些笑話。『那樣一個廢物是不常見的。在身體方面他是懶散的虛弱的，未老先衰的，在知識方面，他簡直無異於一個只知道吃，喝，在皮椅子上睡，同車夫軋姘頭的胖老板娘。』

教士又大樂起來。

『不要笑了，教士，』萬高利說。『老是笑也乏味了。我本不會注意到他這種卑瑣的事態，』他接着說，等那教士笑完了；『我本可以不管他，假使他不是那麼危險可惡。他的最大的流毒就因為他在女人身上的成功，他將給世界上留下一打同他一樣污卑懦弱的拉弗斯克來。第二，他是極容易污染別人的。我已經告訴你關於喝酒同賭牌的事了。再過一年或二年，他的勢力要佈遍高加索全岸了。你知道的，』

那些平民，尤其是中級的平民，最相信聰明的，受過大學教育的，君子風度同說話文彬彬的人。因為他是聰明的，受過大學教育，思想活潑，他無論做下怎樣卑下的事，他們也將信以為正當的。而且，他是上等流氓。是時代的犧牲者，那意思就是他什麼都能做。他是個可愛的人，是主張放任人類的弱點的；他肯幫助人，使人安適，又不驕傲；誰都可以同他喝酒，閒談人家的是非……那些平民，最喜歡那些同他們自己一樣的無能的那小神怪的事。你想想他的勢力範圍多麼廣大！而且，他又善於做作，是個聰明的偽善者，他最知道怎樣曲解是非。就拿他的小手段同他的滑頭，他的批評文化的態度說罷。他對文化幾乎不曾嗅過，可是：「呵，文化是怎樣地害了我們呵，我是如何地羨慕那些野蠻人，那些不懂文化是什麼東西的野蠻人！」我們應當知道，你看，在從前他曾經專心致力於文化，曾經下過一番深徹的研

究，但是牠使他疲厭了，使他失望了，而且騙了他哩；他是佛士德，你知道麼？——第二個托爾斯泰：：說到叔本華和斯賓塞，他看去就同待小孩似的，在他們背上打一下，同做父親似的說道：「哼，你說什麼話，老斯賓塞？」他當然沒有讀過斯賓塞，可是他怎樣地津津然以一種輕薄的鄙視的口氣嘲笑他的女朋友：『他讀過斯賓塞哪！』大家就聽他說，沒有一個人知道像他那樣走江湖的連吻斯賓塞的脚板的權利也沒有哩；還讓他在那兒那樣的說他！攻擊文化，權威，同別人的宗教信仰的根基，污蔑他們，恥笑他們以藏匿自己的腐敗和缺德：這樣的事只有極無聊的卑鄙虛偽的人才做得出來。』

『我不知道你想要他怎麼樣，高亞，』沙母南哥說，望着動物學家，現在不發怒了，可是樣子還不好看。『他是同平常人一樣的人。當然，他有他的弱點，但是他思想很新，在職務上，他也是有用於國

家的。十年前有個老人在這裏當委員，一個頂聰明的人，他常說：

『胡說，胡說！』動物學家粗魯地說。『你說他是在職務上，但是他怎樣的做法呢？你意思是告訴我說，因為他在這裏，事情都做好了些，那些職員也都守時刻，忠實，開通些了嗎？殊不知他們都受了他的影響反而弛懈起來哩。他只在每月二十日按時去拿一次薪水；其餘的日子他只是安閒的拖着鞋住在家裏，裝得看去他好像是在高加索辦公似的。不對的，亞力山大達徵矢，不要衛護他了。你是始終糊塗的。如果你真的愛他，當他是你的隣居，你就不應當不關心他的弱點，那樣的放縱他，你爲了他也應當勸他少犯些罪。』

『怎麼？』

『少犯些罪。像他那樣的難以匡正，他只有少犯些罪的一條路……』

萬高利手指在摸摸咽喉。『若不他就該淹死……』他補說一句。『爲了

人類和他們自己的利益，那類的人都應該制死他。一定應該的。」

『你在說什麼？』沙母南哥說，站了起來驚奇地望着動物學家那冷靜的面孔。『教士，他說什麼？喔——你沒有糊塗嗎？』

『我不主張死刑的，』萬高利說。『若是證明了那是有罪的，想個別法好了。若是我們不能制死拉弗斯克，喔，那麼，隔絕他，使他安分些，送他去做苦工！』

『你說些什麼！』沙母南哥怒奮地說。『加胡椒，加胡椒，』他惡厲厲地叫了起來，看見那教士吃雞沒有加胡椒。『你這樣地聰明，你是說什麼！送我們的朋友，一個高傲的有智識的人去做苦工！』

『好罷，若是他要反抗，把他上起腳鐐來好了！』

沙母南哥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手指在急敲，教士望着他那發氣的臉孔，笑了。

『讓我們不說那個了罷，』動物學家說。『只要記得一件事，亞力山大達徹矢：古時的人是憑了生存的競爭同天然的淘汰免除了拉弗斯克這樣的人才得以保存的，現在我們的文化銷磨了這種競爭同淘汰；我們應當爲我們自己防備那些下賤的無聊的人們的破壞行動；否則，如果拉弗斯克這樣的人增多起來，文化就會滅亡，人類就會完全退化。那就是我們的錯了。』

『如果那是靠着淹死同吊死，』沙母南哥說，『那麼我詛咒你們的文化，詛咒你們的人道！我詛咒它！我告訴你：你是個很有學問的人，也很聰明，是你國家的驕子，但是德國人可害了你了。是的，德國人！德國人！』

沙母南哥曾在多爾泊學過醫學，在那兒他很少看見德國人，也沒有讀過一本德文書，但是在他的意見裏，在科學政治方面的害人的

思想都是德國人想的。從那兒得着這種意見，他自己也說不出來，但是他固執着這個意見。

『是的，德國人！』他再說了一遍。『來喝點茶罷！』

三個人站了起來，戴上帽子，走到小花園裡去，坐在那梨樹，栗樹，楓樹的陰下。那動物學家同教士坐在靠桌的凳子上，沙母南哥沉在伸出高椅背的安樂椅裏。廚丁送上茶來，糖醬，同菓子汁給他們。天非常的熱，在陰涼地方都到了列氏三十度。悶熱的空氣一點也不流動，一根長蜘蛛絲從栗樹上掛到地上，直直的一絲不動。

教士拿起一個琵琶來，那是常常躺在桌底下的，扭緊絃，於是以前細細的喉音開始唱起來：

『學校裏的孩子圍聚在酒店裏，』

但是立時就不唱了，熱氣侵人，他擦擦他的額頭，仰頭望着那赫

赫的青天。沙母南哥有些睡意了；那酷熱，那寂靜與那飯後的迷人的疲倦，（這個很快的遍於他的四肢）使他沉沉欲睡；他的手從他的身旁垂下來，他的眼睛漸漸的小起來，他的頭撞在他的胸前。他差不多是以一種含淚的柔和的眼光望着萬高利同那教士，而且微聲地說：

『這後代……一個科學界的明星和一個教會的名宿……我想穿長袍的傳教士升到教主是可能的；我敢說我可以去吻他的手……好罷；求上帝……』

一會兒就聽見他打鼾了。萬高利同教士喝完了茶一同走上街去。

『你還去海濱去捉水母嗎？』動物學家問。

『不去，天太熱了。』

『那麼來我這里罷。替我打一個包裹再給我抄點東西。我們還得談談你做些什麼事。你一定得工作，教士，不能就這樣下去的。』

『你的話是對的有理的，』教士說。『不過在我現在的生活情形之下，我的懶怠是情有可原的。你知道那一種無定的職業往往使人冷淡起來。我被派遣到這兒是暫時的呢還是長久的，只有上帝知道我是沒有準定的住在這里，我的妻子寄住在她父親那裏，她很想念我。我相信我的腦筋就會融化於這酷熱裏。』

『那都是廢話，』動物學家說。『天熱你也能夠做事，沒有太太也能夠做事。你不能懶怠，你得要努力。』

五

萬多羅夫納早晨去洗澡，她的廚子，俄咖跟着她，帶了一個瓶子，一個銅盆，一條毛巾同一塊海棉。在海灣那兒有二隻污穢的白烟囪的不熟識的汽船，一看就知道是外國的貨船。有幾個人穿着白衣服

白鞋在這海灣邊走着，用法語高呼，而那船上有人在回答。鎮裏禮拜堂的鐘很生動地敲着。

『今天是禮拜呵！』弗多羅夫快樂地想起來了。

她覺得完全好了，並且懷着一種快樂的假日的心情。她穿着件新的絲衣服，戴着頂大寬邊的草帽，直蓋到她的兩耳，所以看去她的頭像是放在只籃裏似的。她以為她是很美麗的了。她想在這個全鎮裏只有一個年青，美麗，而聰明的女人，那就是她自己，並且只有她知道怎樣去修飾，便宜的，雅緻的而又有經驗的。那件衣服，比方說，只有二十二盧布，可是看去是如何的美妙！在全鎮裏只有她是動人可愛的，所以那一大班男人，他們都應該嫉妒——且不管他們是否嫉妒——拉弗斯克。

她想起近來拉弗斯克對她冷淡了，寡言而且客氣，有時還至于橫蠻；但她却覺得高興；在從前她一遇到他的暴怒，受了他鄙視的，冷

醜的或異樣的，莫明其妙的眼光，她便要哭，要罵，要拿離開他的話來恐駭他，或者不吃東西，說是要餓死她自己；現在呢，她只紅一紅臉抱歉的望着他，而且很喜歡對她不親熱。如果他虐待了她或恐駭了她，那在她還覺得好些暢快些，因為她總覺得對不住他。她覺得總是她的不好，第一件就是因為她不同情于那勞工生活的理想，爲了這理想他纔捨了彼得堡而來到高加索的；而且她覺得他近來之對她發怒完全是爲了那個緣故。當她起程來高加索的時候以爲到這裏第一天就可找着一個安樂幽隱的地方在海邊，一個有些樹木的小精緻花園，有鳥，有小溪，在那兒她可以種菜栽花，養鷄養鴨，幫助她的隣居，診治可憐的農人，捐送給他們一些小書。可是不然，高加索有的只是崇山，大谷，森林，在那兒找一點東西同安置下來都要費很久的工夫和氣力；什麼隣居也沒有；天是那樣的熱，而且說不定還要被搶。拉弗斯

克也不急急地去買下一片地來；她倒很喜歡，他們好像永遠也不再提及那勞工生活。他對於那件事緘默着，她想，他是因為她對於那事的緘默而生氣了。

第二件是：她在這二年來，私自地在安矢米諾夫店裏拿了三百盧布的零碎東西，沒有讓他知道。她是一次一次的買的；有時買些用具，有時買些絲料，或者一把陽傘，那債就不知不覺地增加起來。

『我今天得要告訴他了……』她常常這樣決定，但一想起拉弗斯克現下的情形，同他去說到債的事，是有些很不方便。

第三件是：曾經有兩次當拉弗斯克不在家時，她接見了起琳林，那警察長：一次在早晨拉弗斯克去洗澡的時候，那一次是在半夜裏他打牌去的時候。想起了這個，她臉上露出一片緋紅，她轉頭看看她的廚娘，好像怕她偷聽了她的心思似的。這些酷熱的，使人疲倦的長

日，美麗的蒼茫的黃昏同沈悶的夜晚；那整個的無聊生活，一個人自晨至暮簡直不知道做什麼才好，她腦中的不移的思想，覺得她是鎮中最美的女人，而她的青年春是虛度了，而拉弗斯克這個人，雖則忠誠而且耽于理想，却老是這一個樣，老是拖着拖鞋，敲着指甲，他的浮動使他不耐煩，使他漸漸的感着迫切的情欲，而且，彷彿她瘋了似的，她日裏和夜裏只是思量着這些事。

無論呼吸，眺望，或散步，她只感着情欲。那海裏的波聲告訴她必須愛；晚來的幽暗——亦如是；那崇山——亦如是……當起琳林第一次來看望她時，她沒有力量也沒有那個念頭去拒絕他，她降服于他了……。

現在那外國的汽船同穿白衣的人們，因為某種原因，使她想起一間巨大的廳堂；于一片法語的歡呼聲中，她聽見二人舞的歌曲，她胸中

便湧着說不出的快感。她想要跳舞，想要說法國話。（註）

她欣然地想，她的不貞節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她的靈魂于她的不貞節是無關的；她仍然愛拉弗斯克那是可以由這個事實上證明的：她留心他，爲他憂愁，不見他時就想念他。起琳林已經是很平庸的了，縱然有些風致也是粗卑的；什麼事情都同他一些關係沒有了，而且從此永不會再有什麼事。已發生的事情是已經過去了；那于誰都沒有什麼相干，即使拉弗斯克發覺了，他也不會相信的。

在那兒只有一個女浴所在海邊；男人是露天洗着。第多羅夫納走進浴所，那兒有馬亞康斯坦丁諾夫同她的十五歲正在學校唸書的女兒咖亞，脫光了衣服坐在椅子上。馬亞是一個好性情的，熱心的，有禮貌的人，她說起話來是很柔和動聽的。她會當過家庭教師，直到她三十歲的時候，那時她已同一個政府裏的職員比若哥夫結了婚——一個禿

頂的人，頭髮鬆鬆地在兩鬢，性情也很溫柔。她仍然愛戀他，防閑他，說起「愛」這個字來還有些兒臉紅，她告訴人說她是很快樂的。

『我的親愛的，』她看見第多羅夫納時，熱烈的叫起來，一種得意的表情，她的朋友都叫牠是『杏仁油』『我的親愛的，你來的真好！我們一塊兒去洗——那更有意思！』

俄咖快快地脫除她的衣服同襯衣，來替她的主人脫衣服。

『今天不像昨天那樣十分的熱罷？』第多羅夫納說，避却那裸體的廚娘的揷摸。『昨天我幾乎熱死了。』

『呵，是的，親愛的人；我幾乎不能呼吸哩。你相信嗎？昨天洗了三次澡！你想想，三次！尼可丁亞力山大也很不舒服。』

『竟會這樣的難看？』第多羅夫納望着俄咖同那個太太想；他又望望那咖亞，他想：這個女孩子倒長得不壞。』

『你的尼可丁亞力山大很可愛！』她說。『我很喜歡他。』

『哈，哈，哈！』馬亞粗魯地笑出來；『那真妙極了！』

脫完了衣服，第多羅夫簡直覺得要飛了。她想若是她一搖動她的手她就會飛起來哩。當她脫光了衣服，她看見俄咖正鄙視地望着她的雪白的身體。俄咖，一個青年兵士的妻子，是同她的合法的丈夫同住，所以她想她自己的人格還高于她的女主人。馬亞同咖亞都害怕她，而且不尊敬她。這是使第多羅夫納不舒服的，他想要在她們的意見中提高她自己，便說道：

『在家裏，在彼得堡，鄉村的消夏生活現在正是最熱鬧的時候。我的丈夫同我有好些朋友！我們應該去看看他們。』

『我想你的丈夫是個工程師罷？』馬亞輕輕地說。

『我說的是拉弗斯克。他有好些朋友。但是不幸他的母親是個驕

傲的貴族，不很聰慧……。」

第多羅夫納沒有說完就投到水裏去了，馬亞同咖亞也隨着她投下去。

『在世間有這許多因襲的思想，』第多羅夫納接着說，『生活在這世間，可不容易。』

馬亞是曾經在闊人家裡當過家庭教師的，而且在社會事業上她是有權威的，說：

『是的，我的親愛的人，你相信我的話罷，在加拉斯加那兒，他們要我穿得好好的去吃大餐吃點心，所以如同女戲子一般，我于薪水外還得了一注津貼給我辦衣服哩。』

她站在咖亞同第多羅夫納的中間，好似保護着她的女兒，不讓洗過第多羅夫納的水再來洗她的女兒似的。

從開開的門裏望出去，可以看見幾個人從他們洗澡的地方游泳出

去很遠。

『媽，那是我們的哥士亞，』咖亞說。

『啞！啞！』馬亞亂叫起來！『啞，哥士亞！』她喊，『回來

呵！哥士亞，回來呵！』

哥士亞，十四歲的孩子，在他的母親同姊姊面前顯他的能幹，竄到水裏去，游得再遠些，可是一會就沒有力量，快快的回來了。從他苦扭的吃緊的面上，可以看得出他不能相信他自己的力量了。

『這頑皮孩子又同那些孩子一起了，親愛的！』馬亞說，漸漸的恢復平和了。『你一不留神，他就會弄破他的脖子。呵！親愛的，作母親這件事是多麼有趣，而同時又多麼困難呵！什麼事都得留神。』

第多羅夫納帶上她的草帽，游到曠空的海裏去。她游泳去大概有三十尺遠，又轉回來了。她望到海天相接處，她看見那些汽船，在海

岸上的人，那城鎮；一切這些同那種煖熱和那些柔和的明徹的浪，都在激動她而且輕輕地告她說你一定得去生活，生活，……一隻小帆船迅速地，奮然地衝過她的身邊，衝破浪與空氣；坐在舵尾上的男人望着她，而且她也樂意給他望着。……

洗完了澡，那些太太們穿起衣服來一同走了。

『我每隔一天就要發燒，可是我並不瘦，』第多羅夫納說，舐舐她的嘴唇，洗完澡時那都是鹹的，她微笑的回答她的同伴的鞠躬。

『我從來總是肥胖的，現在我相信比從前更胖了。』

『那是身體上的自然發展，親愛的。如果一個人，像我這樣，體格上既沒有長胖的趨勢，則無論吃什麼也是不中用的……你可弄溼了你的帽子了，親愛的。』

『不要緊，牠會乾的。』

第多羅夫納又看見那些穿白衣服的人，他們在海邊上走，而且說着法國語；她又感着一種突如其來的歡喜，而且隱約地回憶到一個大廳堂，她曾經在那兒跳舞過，或者，她會夢着過。而且有些什麼東西在她的靈魂深處隱約的，模糊的在告訴她說，她是渺小的，平庸的，不幸的，無價值的女人……

馬亞站在她的門口，請她進去坐一會兒。

『進來，親愛的，』她以一種請求的聲音說，而且含着憂慮和希望，望着第多羅夫納；也許她要拒絕，不進來罷！

『很願意，』第多羅夫納說，『你知道我是很愛同你一塊的！』

當她走進屋去。馬亞請她坐下，給她咖啡，牛奶捲，而且拿她從前的那些學生的相片給她看，他們現在是已經結了婚了。她也拿哥士亞同咖亞的考試分數單給她看。分數都很好，馬亞還在嘆息地，不平地

說現在學校的功課太難，這樣更可以顯出他們的好來了。她很殷勤的待她的客人，也爲她悲惜，可在同時，她有些怕第多羅夫納會有一些不好的影響到哥士亞同伽亞的品行上；而且很欣幸于她的尼可丁亞力山大之不在家。在她的意思看來，男人都是喜歡「這樣的女人」，第多羅夫納也許有不好的影響及于尼可丁亞力山大哩。

她在同她的客人談話時，想起在當天晚上他們有一個聚野餐會，高利特別的要求她不要向那「日本猴子」提及，——意思就是拉弗斯克同第多羅夫納；但她不留神地漏了一句出來，紅漲了臉，狼狽地說：

『我希望你們也來！』

（註）按俄國上流社會中，以說法語爲漂亮。

六

他們商量定了：駕車出城望南去，大約走五哩的路，在那兒是兩條河——黑河和黃河——的匯合處，他們將停在一間小飯店的近旁，而且在那兒辦起魚羹來。他們動身的時候是剛過五點鐘。在這一隊的前頭，沙母南哥同拉弗斯克趕着一輛敞蓬車；跟在後面的是馬亞，第多羅夫納，咖亞同哥士亞坐的一輛三匹馬拉着的大馬車，帶着些碗具同一籃食物。再後面就是那警察長起琳林，同小安矢米諾夫，就是那第多羅夫納欠三百盧布賬的老板的兒子；在他們對面，頭髮鬆在兩鬢的，文雅的尼哥丁，雙腳盤在坐下坐在那小座位上。最末了是萬高利同教士，在教士的脚下，擺着一籃魚。

『右邊！』沙母南哥看見前面來了一輛車，或者騎在驢上的山裏人，就這樣高聲的喊起來。

『兩年以後，我有了錢而且有了人的時候，我就要開始遠地旅行，』萬高利同教士說。『我要沿海走去，從弗拉的勿司鐸克到柏林司突阿斯，然後從那兒到揚尼西口。我們可以畫地圖，可以研究各地的動物和植物，我們要詳細地探考地質學，人體學，同人種學。那只看你同我一起去不去。』

『那是不可能的，』教士說。

『爲什麼？』

『我是個有牽掛，有家眷的人。』

『你的夫人會允許你去的；我們願意接濟她。頂好你還是勸她爲了公共的幸福起見，去進女修道院去；這樣可以使你也成爲一個僧侶，然後你再以牧師的資格加入這個旅行隊。我可以替你打算打算。』

那教士默默無言。

『你對於你的神學學得很好嗎？』動物學家問。

『不，毋寧說是很壞。』

『哼！……我對於那門科學，可不能給你什麼指教，因為我自己就不大懂得神學。你給我一個你需要的書籍的單子，在冬天我可以從彼得堡給你寄來。你必得也要讀讀宗教方面的旅行錄；在他們中間，有些是很好的人種學家同東方學者。等你要熟悉了他們的方法以後，你就容易去作你的工作了。在你未得着那些書之前，你也不必去虛度你的光陰；到我這里來，我們可以學學羅盤，研究氣象學。那都是必需的。』

『一定……』教士輕輕地說，他笑了。『我是想在中央——俄羅斯得着一個地方，我的叔父，他是主教，已經允許幫助我。若是我同你去，我將白白地麻煩了他們。』

『我不明白你的躊躇。如果你照舊當一個普通的教士，只在星期日做一做禮拜，其餘日子便可以安閒無事，那麼，十年以後你還是和現在一樣，什麼也不能得着成就，除了長些鬚鬢別無而外；假如十年後從這種遠地旅行回來，你就會變成個不同的人了，你良心上會安舒的覺着你已經做下些事了。』

從太太們的車裏傳出些驚心和快意的呼聲。這些車正從斜峭的石岩上下坡，在他們個個人看來都好像是從壁直的牆上奔下來，一會兒就會墮到深坑裏去似的。在左邊伸張着的是海，右邊是一幅滿了疤痕的灰色舊牆，上面蓋着些紅葉和爬籐！在山巔上站着些矮矮的無花果樹，彎彎的好像在看下面的奇景一樣。過了一會兒，笑聲又發作了。他們已經走到一壁大石岩的下面。

『我不知道怎麼會到了這裏的，』拉弗斯克說。『這是多麼的無

聊！我要到北方去，逃走；但是現在我在這里了，爲了一些原因，來赴這無聊的聚野餐會。」

『但是你看，這風景！』沙母南哥說，其時馬向右轉，而那黃河一帶平野都能看見了，那河流在陽光中閃耀着，帶着黃色，渾濁而且兇猛。

『我看不出有一點好處來，沙夏，』拉弗斯克回他說。『老是這樣地賞鑑天然風景，就足以表明你缺乏想像。這些山河同我的想像中所有的比較起來，簡直是一些骯髒東西。』

這些車現在走到河邊了。那些高山也漸漸的近了，平野都漸漸縮小而且到山峽間便盡了；他們所走繞的那一座大石山，是自然所堆集的許多大岩石，如此沈重的互相壓着，竟使沙母南哥爲之氣喘。那黑色的，美麗的山嶺都從那迷霧沉沉的山峽和小道中合起來，說那山

峽裏看去可以看見那浴在柔弱陽光下的山峯，淡紅的，紫白的，和煙霧迷迷的。他們經過那山峽時都可以聽見流水從高處流下觸到石岩上的聲音。

『呵，這討厭的山！』拉弗斯克在嘆着說，『我是多麼的恨這些東西！』

在黑河的黑得同墨水一般的水流入黃河的地方，在那兒就有韃靼人克拜來的酒店，屋頂上升着俄國旗，拿粉筆寫了『安樂店』三個字。靠近那兒有個小花園，用木編的短圍垣圍住，裏面擺了些桌椅，在一堆叢厚的亂荆棘當中站着一根挺直的柏樹，黑而美壯。

克拜來是個活潑的小韃靼，穿着件藍褂，圍上條白圍裙，站在路上，手放在腹前鞠躬致禮的歡迎這些來車，笑着，露出他的發光的白牙。

『好呀，克拜來，』沙母南哥嚷起來。『我們還要望前走些，你一個人帶些茶杯同椅子來！好好的！』

克拜來點點他那刮光的頭，嘴裏還輕輕地說了些話，但是只有坐在後面車上的人聽見：『大人，我們還有鱒魚。』

『帶來，帶來！』萬高利說。

離小酒店大概有五百步，他們站住了。沙母南哥找到一片草地，在那兒有些石頭可以坐的，還有一棵被風暴吹倒的樹，根翻在土面上，長着些菌子同露着的黃根。在那河上有一架木橋，對面岸上有一個收乾玉米的小倉房，建立在四個矮磴上，看去好像是神話上的立在雞腳上的茅屋；一張小梯子靠在那倉門口。

他們所有的第一個印象就是覺得他們似乎再也不會從那地方出來的。在四圍，無論從那方面望去，巍巍的山都包圍他們，夜色很快

的侵來，侵過那小酒店同那柏樹，使這黑河邊蜿蜒窄狹的平野更狹小了，而且山更高了。他們能够聽到那河流的嗚咽同蚌鱸的唧唧的嗚聲。

『妙極啦！』馬亞說，十分出神的嘆息。『小孩子，看呵，多麼美！多麼恬靜！』

『是的，這真是很美，』拉弗斯克同意地說，他喜歡這風景，爲了某種原因，他望着天空和小酒店烟窗的青烟，感着不安。『是的，很美麗！』他再說。

『請伊萬安君石描寫這風景。』馬亞含淚的說。

『爲什麼呢？』拉弗斯克問。『印像比什麼描寫都好。每個人憑了直接的印像從自然界接受來的種種色相和聲音，多給一些作家們用了討厭的，糊塗的文字誇張了。』

『真的嗎？』萬高利冷酷地問，找着一塊在水邊最大的石頭，想爬上去坐下。『真的嗎？』他重說了一遍，直望着拉弗斯克。『羅米歐與朱麗葉怎樣？或者，比方說，普希金的幼加納之夜怎樣？「自然」也應當到他們的足下致敬罷。』

『或者是，』拉弗斯克說，他是懶得去思想。懶得反對他。『羅米歐與朱麗葉又怎樣呢？』停了一會兒他說。『詩的美與愛的神聖不過是他們用以遮掩醜惡的一些玫瑰花罷了。羅米歐也是同我們一樣的一個動物。』

『無論同你說到一件什麼事情，你總轉到……』萬高利望咖亞而停止了。

『我把牠轉到什麼？』拉弗斯克問。

『有人告訴你，比方說，一大串葡萄是如何的好看；你就回答說：

「是的，但是嚼過了以後同在肚子裏消化過了以後是如何的難看呢！」
你爲什麼說那個呢？那又不新鮮，並且……：……：總之那是個古怪的習慣。」

拉弗斯克知道萬高利不喜歡他，所以有些怕他，在他的舉動裏覺得他以爲誰都是不忠實，誰都站在他的後面。他沒有回答的走開了，覺得他不該來。

「諸位，快去找拾些乾柴來等會燒野火！」沙母南哥命令說。

他們都四散的去，只有起琳林，安矢米諾夫同尼可丁留下沒去。克拜來帶來椅子，補上一張氈子在地上，放下幾瓶酒。

那警察長，起琳林，一個高高的有風致的人，他在四季都穿上他的那件大外衣的，他的驕傲不凡的樣子，政客的態度，他那厚實，甯可說是粗魯的喉音看去像是省警察長一樣；他的表情可是無精打彩爺

的，好像是不得意似的。

『你帶這些酒來幹麼，蠢東西？』他問克拜來說。『我吩咐你給我們帶 Wine 酒的，你看你帶了什麼來？你這可惡的韃靼！呃？怎麼呢？』

『我們自己有許多酒，葉科安拉西矢，』尼可丁輕輕地，恭敬地說。

『什麼？但是我也要我們喝我的酒；我是這野餐會的一份子，我想我有全權去出我的一股。我這樣想！去帶十瓶 Wine 酒來！』

『怎麼要那麼多？』尼可丁驚奇的問，知道起琳林是沒有錢的。

『二十瓶！三十！』起琳林叫起來。

『不要緊的，讓他去罷，』安矢米諾夫輕輕地向尼可丁說。『我付錢。』

菲多羅夫納感着一種高興的放浪的心情，她想要跳躍，要笑，要嚷，要舞，要賣弄風騷。穿上她那便宜的棉布衣服，插上些董花，穿着紅鞋，戴着那舊草帽，她自己覺得很輕飄，像個蝴蝶一樣。她跑過那脆弱的橋上，看了一會水，覺着有些頭暈；她又跑到那邊去，嚷着，笑着，她在想所有的這些人，就是克拜來也在內，都在愛慕她。夜色快快的罩下來，使山和樹，馬和車都迷糊不清了，從小酒店的窗中看得見一絲微弱的光，她從灣曲佈滿了荊棘的小道爬到山頂，坐在一塊石頭上。在下面，野火開始燃燒了。靠近火，那教士提起他的袈裟在走來走去，他的黑長的影子，繞着火正打圈子；他加了些木塊，用一根繫在長桿子上的匙子在攪和那鍋。沙母南哥面孔發銅紅色，在火邊忙得跑來跑去，好像在他自己的廚房裏一樣，大聲的在喊：

『鹽在那兒呀！諸位？我打賭你們是忘了牠了。你們爲什麼同老

似的坐在那兒，而我在作一切的事情？」

拉弗斯克同尼可丁相連的坐在倒下的樹上，出神的望着火光。馬亞，咖亞同哥司亞在從籃子裏拿出杯，盤來。萬高利手圍住胸前，一隻腳放在石頭上，站在儘靠水邊的地方在想什麼事。熠熠的紅光照得人影在地上模糊的移動，顫動的照着山峯，樹木，橋樑，草廬；那一面的石壁，崩陷的河沿，照得在水中搖顛，那急流的濁水激發出片片的浪花。

那教士去拿克拜來在河邊洗的魚，但他站在半路上，看着他。

『我的上帝，這多麼有趣！』他想。『人，石岩，野火，暮色，大樹，——沒有別的什麼了，這却多麼有趣！』

在對河靠近茅廬那裏，有幾個不認識的人出現在那裏。從搖動的火光裏看去，一下看不出他們的全景來，但不時地可以瞥見一個大帽

子同個大灰鬍子，一會看見一件藍短衫，一會看見一個從臂到膝都是襠褌的影兒，掛了一口短刀在身上；又看見個棕色的年輕的臉面，兩條黑粗眉毛，黑得好像是用炭畫過的一樣。有五個人團團的坐在地，另外五個走進一間車蓬裏去。有個人站在門口，身後面向着火光，手放在身後，正在說什麼事，那一定是很有趣味的；因為當時沙母南哥投了些細枝到火裏去，火旺起來，照耀到那個草蓬上，便能夠看見兩個沈靜的面孔，含着深切的注意，望着門外而圍坐着的那幾個人，則回轉頭來，開始傾聽那發言的人。一會兒以後，圍坐着的那些人開始唱着低微的悅耳的歌，那聲音像是蘭丁教堂的音樂：……那教士，一面聽他們唱，一面在幻想：如果十年後他從那遠地旅行回來，他將是怎樣的情形：他將成爲一個牧師，一個僧侶，一個有名的作家而且有光榮的事蹟；他將被舉爲僧院長，以後再爲主教；他將在

大禮拜堂裏做彌撒；他將掛上十字章在胸前，戴上金冕走出門來，進禮拜堂去，賜福那些人，禱祝說：『上帝呀！從天上下望，瞻覽你手植的葡萄園罷，』而那些小孩子將以天使般聲音應和着，唱道：『聖哉上帝……』

『教士，魚在那兒？』他聽見沙母南哥的聲音。

當他走回來時，教士又在幻想教門的遊行：在七月熱天的塵土飛揚的道上，前面是一些農夫拿着大旗，一些女人們和孩子們拿着十字架，再是童子唱詩隊和聖器的監守者，直着臉孔，頭髮上戴根草，再呢，就是他自己了，在他以後是牧師，穿着「加羅特」，抱着十字架，他們之後，在塵土飛揚中，又是一大羣農人——男人，女人，同小孩子；在那一堆人裏，他的妻子同牧師們的妻子都束上頭巾在那里。那童子唱歌，嬰兒哭，田雀叫，天鷄叫……于是他們站住一會兒，

向愚民灑上一些聖水……他們又前走，於是跪下，禱告求雨。於是吃飯，談天……

『那也不壞……』教士想。

七

起琳林和安矢米諾夫一同由小路爬上山去。安矢米諾夫落後而且站住了，其時起琳林正走到菲多羅夫納面前去。

『晚安！』他說，手摸了摸他的小帽。

『晚安。』

『是的！』起琳林說，出神地在望着天空。

『說什麼「是的」？』菲多羅夫納稍微停了一會兒說，知道安矢米諾夫正望着他們倆哩。

『那似乎，』起琳林慢慢的說，『似乎我們的愛情沒有開放就枯萎了。你叫我怎能明白呢？那是你的一種狐媚麼，或者你將我當作一個可以隨便由你對付的傻子？』

『那是錯想了！離開我罷！』她厲聲說，在這優美的可愛的暮色裏，她驚心的望着他而且猶疑地問她自己：難道曾經竟有這麼一個時候那個人曾經吸引過他而且接近過她嗎？

『呵，原來如此！』起琳林說；他默默地想了幾分鐘後說：『好罷，我等你陣氣好些再說；不過現在我敢向你担保我是個正經人，我不讓有一個人懷疑這個的。再見！』

他再摸一摸他的小帽，便離開了，在草叢間走着。經過一會兒以後，安矢米諾夫猶豫的走了上來。

『多麼美的良夜呵！』她用了阿爾漫人的腔調說。

他是漂亮的，穿得也時髦，態度上毫不勉強，大有大家少年之風，但第多羅夫納不喜歡他，因為她欠他父親三百盧布；並且一個商人的兒子也被請來一同聚野餐，她有些不願意；那晚上，她正是覺着清高的時候，她討厭他走到她面前。

『這野餐會總算都很美滿，』停了一會他說。

『是的，』她同意地說，她頓時想起她的債來，于是不經心的說：『哦，告訴你們店裏的人，伊萬安君石一兩天內就來付清那三百盧布……我不很記得是少了。』

『如果你不天天提起那筆債，我願意再給你三百盧布。爲什麼那樣俗氣？』

第多羅夫納笑了；一種有趣的念頭來到她的心裏只要她願意而且充分的放肆一下，馬上她就可以免除她的債務。比方說，假如她來

引動這位漂亮的年少的傻子的心，那多麼有趣而且可笑啊！所以她馬上就想使他來愛她，想玩弄他，且看這事情怎麼樣。

『允許我你向進一句忠告，』安矢米諾夫輕輕地說。『我請你留心起琳林。他在到處說你些難堪的話。』

『我不喜歡去知道那些笨人說我的話，』她冷淡地說，而要玩弄這個年青的漂亮的安矢米諾夫的那個思想也失掉興味。

『我得往下去，』她說；『他們在喊我們呢。』

現在魚湯是弄好了。他們滿盤的舀出來，而且都很肅靜的吃着；而且都覺得這魚湯好吃，都覺得在家裏從沒有吃過這般好的。也同平常一般的野餐會一樣，攤着一大堆飯巾，一些小包兒，還有一些無用的揩油紙在風中飄動，這樣一來，誰也不知道那是他的酒杯，那是他的麵包，他們把酒也灑到他們的膝上同地毯上，鹽也撒了，因為這時

候四圍都是黑暗圍着，野火也漸漸的暗淡了，誰都懶得站起來添些木柴下去。他們全喝酒，就是咖亞同哥司亞也給他們每人半杯。第多蘿夫納是喝了一杯又一杯，頗有一些醉意，把起琳林也忘了。

『美妙的野餐，賞心的良辰，』拉弗斯說，因為喝了酒，便有了生氣。但是我更愛幽美的冬天。「他的獺皮領子被嚴寒變成銀白」（註）。

『各有各的嗜好，』萬高利說。

拉弗斯克覺得不安起來；野火的熱氣撲向他的背上，而萬高利的仇視則迫向他的面上和胸前：這種正經的聰明人的仇視，（這種仇視的心情中定然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壓制着他，而且他不能起來反抗他，他帶着求恕的口氣說：

『我熱烈地愛好自然，而我很悔我自己不是一個自然學家。我羨

嫉你。」

『我不羨嫉你，我也不懊悔，』第多羅夫納說，『我不明白一個人當着人民在受苦之際他還自己與高彩烈的去研究一只甲蟲或者花金龜蟲。』

拉弗斯克同情于她的意見。他對於自然科學是毫不懂得，所以他從來聽不慣看不慣那班人的那種莊嚴的論調和博學深思的態度，他們專心致志的不過是研究一些螞蟻的鬚同甲蟲的爪兒罷了；而這班專門研究那些鬚，那些爪，以及什麼『普洛托普拉慈姆』（註二）（他常擬想這是蠟子樣的東西）的人們竟要來解決關於人類的原始和生命的一些問題哩；這常常使他發惱。但是他在弗多羅夫納的話裏聽出錯來，於是反駁她說：『那要點不是花金龜蟲，是他們的推論。』

註一：這大概是誰的一句詩，待考。

八

當他們登車將歸的時候，已經十一點鐘，是很晚了。他們各各就坐，只少了弗多羅夫納同安矢米諾夫二個人，他們在對岸彼此追着跑，在笑。

『快些呀，朋友們，』沙母南哥在嚷。

『你不應該給太太們喝酒的，』萬高利說，低低地。

拉弗斯克，因為那野餐，因為萬高利的仇視，因為他自己的思想，已經很困乏了，這時他走去接弗多羅夫納；她拿着他的雙手，頭靠着他的胸前，高興而且舒服，喘氣而且笑着，覺得身輕的如同一片羽毛。他一步步走回來，乾燥地說：

『你這樣的行動像一只……野雞了。』

那句話說得非常粗魯，所以他立時就覺得對她抱歉。在他的怒奮的，疲倦的面上，她也覺出他的怨恨，憐惜，同煩惱來，她的心便立刻沉下去。她馬上覺得她是太過了，行爲上太放肆了，她很難過，覺得她是笨重，粗魯，而且醉了，于是她和安矢米諾夫一同走進第一輛空車去。拉弗斯克同起琳林一起上車，動物學家同沙母南哥一起，教士同太太們一起，于是他們就起程了。

『你看這些「日本猴子」像什麼樣子，』萬高利開始說，身體縮到他的外套裏去，眼睛閉着。『你剛纔聽見她說：她沒有興趣去留心甲蟲和花金龜蟲，是因爲人民都在受苦哩。那就是那些「日本猴子」怎樣看待我們。他們都是奴隸性的，狡猾的種族，從他們的十代祖宗起所怕的是鞭子同拳頭；他們只知道戰慄而且膜拜于暴力之前；但是把那些猴

子放到一個沒有人管治他們的自由地裏去，她們馬上就鬆懈了而且現出他們的原形來。你看他們是多麼大膽無忌的在一個圖書展覽室裏，在博物院裏，在劇場裏，或者當他們談論到科學的時候：他們自誇自己，非常興奮，他們愛謾罵，愛批評……：他們非批評人不可哩——那就是奴隸性的表示。你聽着：上流社會的人比髒手更常常的受人咒罵哩，——那就是因為社會的兩分之三是那些奴隸。從來沒有過一個奴隸對你伸出他的手來忠誠地向你說聲「謝謝你」，對於你的工作。」

『我不知道你要什麼，』沙摩南哥嚷着說。『那可憐的人，在她簡單的心裏，是要同你談談科學上的問題，而你却因此引出這種結論來。你大概因為什麼事情憤恨他，而且憤恨她，不高興和他在一塊。』

『牠是個可愛的女人哩。』

『呵，廢話！一個平常的女人，墮落而且卑陋。聽着，亞方山大

達徵矢；如果你遇着一個農婦，她不同她的丈夫一起生活，她只知道嬉笑，那麼你便叫她去工作。你爲什麼對於這件事却這樣地畏怯，不敢說出真理來？那就是因爲弗多羅夫納不是跟着一個水手，是跟着一個小官員。

『我該怎樣對付她呢？』沙母南哥說，怒了。『打她嗎，還是怎樣？』
『別褒獎罪惡。我們只在背地裏詛咒罪惡，那是不中用的。我是一個動物學家或者是社會學家，那都是一樣；你是個醫生；社會相信我們；我們應當指出像萬諾夫納這種婦女的生存。對於社會和後輩的可怕的危害。』

『弗多羅夫納，』沙母南改正他。『但是社會應當怎麼做？』

『社會嗎？那是牠的事情。依我想，最穩妥，最直接的法子是——用武力的手段強迫她回到她的丈夫那兒去；如果她丈夫不要她進

去，那她還應當被罰做苦工，或者到什麼悔過院裏去。」

『哦！』沙母南哥嘆口氣。停了一會他很安平的說：『那天你說的，像拉弗斯克那樣的人都應該置之死地……告訴我，若是你……：如果政府或者社會吩咐你去置死他，你能夠……：你自己動手去做嗎？』

『我的手決不顫動。』

九

拉弗斯克同弗多羅夫納走進了他們的黑暗的，熱悶的，抑鬱的家裏。倆個人多沉默着。拉弗斯克點着一支蠟燭，弗多羅夫納衣服同帽都沒有脫，坐了下來，煩悶的望着他。

他知道她是在希望他有個解釋，但是解釋是無用的，討厭的，並

且他心裏覺着不安，因為他失去了自制的能力以致於得罪了她。他忽然摸着他口袋裏那封天天打算給她的信，他想如果現在把信給她看了，那就會改變她的思想向着另一方面。

『現在是分清我們關係的時候了，』他想。『我要把信給她；免不了的畢竟免不了。』

他拿出信來，給了她。

『看這個。於你是利害相關的。』

說完這句，他走到他自己的黑暗的房裏去，不枕枕頭的躺在沙發上。弗多羅夫納在讀信，在她看來，那房頂要塌下來了。牆壁也向她逼近來，這屋子裏變暗了。鎖閉了，而且恐怖。她急急地再三畫十字向神致敬，說：

『賜他平安，呵，上帝……：：：賜他平安……：：：』

她開始哭了。

『萬亞，』她喊。『伊萬安君石！』

沒有回答。她想拉弗斯克已經進來了，站在她椅子的後面，她同個小孩子一般地嗚咽着，說：

『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他死了呢？那我不願赴這野餐會了；我也不會那樣地狂笑……：那些人說我些不好聽的話哩。罪過呀，罪過呀！救我，萬亞，救我……：我瘋了……：我完了……：』

拉弗斯克聽見她的嗚咽。他覺得悶氣，他的心跳得厲害。他站了起來，立在房的中間，在暗中摸到他的靠桌的安樂椅前，坐下去。

『這簡直是牢獄……：』他想。『我得離開這裡……：我受不了。』

去打牌是太晚了；在城裏又沒有一間咖啡店。他重復躺了下來，掩住他的耳朵，好不聽見她的嗚咽，他忽然想起來他可以往沙母南哥

那兒去。爲免避走過弗多羅夫納的近旁起見，他便由窗戶跳到園裏，爬過圍牆，他上了大街了。天很黑。一隻汽船，由牠的燈光看來，是一只大船，剛剛進口……他聽見那下錨的鐵鍊的聲響。從岸上有一道紅光照到那船上：那就是海關上的小船到那兒去的。

『那些旅客都安睡在他們的艙裏……』拉弗斯克這樣想，他嫉羨別人的心地之恬靜。

沙母南哥家裏的窗戶都是開着的。拉弗斯克一個個的望裏面看，可都是黑黝黝靜寂寂的。

『亞力山大達微矢，你睡了嗎？亞力山大達微矢！』他在喊。他聽見一聲咳嗽和一種不舒服的呼喊：

『是誰呀？是什麼鬼？』

『是我，亞力山大達微矢，請原諒我。』

過了一會，門開了，射出一道微弱的燈光，照出沙母南哥的大身子來，全是白的，他頭上還帶了一頂白睡帽。

『現在怎麼樣？』他問，搔搔他自己，睡態還沒有十分清醒。『等一等；我去把門開開來。』

『不要麻煩；我可以從窗戶裏跳進來。』

拉弗斯克從窗戶爬進去了，他走到沙母南哥的身前，伸出他的手來。

『亞力山大達徹矢，』他說，聲音發抖。『我懇求你！我哀求你！救救我！了解我！我的情形很苦痛。若是像這樣的再過二天，我會自己吊死，像……像狗一樣。』

『等一等……你到底是說的什麼？』

『點着一枝蠟燭罷。』

『哦……：哦！』沙母南哥點着了一支燭。『我的天……：怎麼，過了一點鐘了，兄弟。』

『饒恕我，我不能夠在家裏停留，』拉弗斯克說，因為見了燈光而且見了沙母南哥的面便覺得舒服些。『你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朋友，亞力山大達微矢……：你看了上帝的面上，不論你願意不願意，你應當來救我的災難。我一定要脫離此地……：借給我錢！』

『哦，我的天！我的天……：』沙母南哥嘆着說，搔他自己。『我已經睡着了，我聽見汽船放號，現在你又……：你要很多麼？』

『至少得三百盧布。我得給她留下一百來，我自己的旅費要二百。我已經欠你有四百了，但是我完全要寄還你……：完全……：』

『沙母南哥一隻手握着他兩腮的鬚鬚，腳分得寬寬的站着，在思量。』

『是的……』他說。『三百盧布……是的……但我沒有那麼多。我可以去向別人借借。』

『借罷，爲了上帝的面子！』拉弗斯克說，看着沙母南哥的面孔，知道他要借給他錢，一定願意借給他的。『借罷，我準定付還你的。你放心，我一到波得堡就寄還給你，沙夏，』他說，漸漸地有生氣了；『讓我們喝點酒罷。』

『是的……我們可以喝一點。』

他們倆走進餐室裏去。

『蒲多羅夫納怎樣呢？』沙母南哥問，拿了三瓶酒，一盤桃子放在桌上。『她一定不會遺留下的囉？』

『我都得商量，我都得商量，』拉弗斯克說，覺得有種出人意外的快樂。『我以後寄錢來給她，她可以來找我……於是我們可以規定的快樂。』

我們的名分。祝你康健，朋友。」

『慢一點，』沙母南哥說。『先喝這個……這是我葡萄園的出產。這瓶是納瓦李之的，這瓶是呵哈杜羅夫的……嚐嚐三瓶的味道再公正的告訴我……好像我的酸一點。是不是？你嚐不出來嗎？』

『是的。你安慰了我，亞力山大達微矢。謝謝你……我覺得好些了。』

『是酸一些嗎？』

『天才知道呢，我不知道。但是你是一個可愛的出衆的人！』

望着他的蒼白的，奮興的，仁慈的臉，沙母南哥想起了萬高利的議論：像這樣的人也要置之死地哩；在他看來，拉弗斯克是個懦弱無依的小孩，誰都可以傷害他，弄死他的。

『你去了，要對你的母親賠禮，』他說。『那是不對的。』

『是的，是的，我一定要。』

他們安靜了一會。當他們喝完了第一瓶時，沙母南哥說：

『你也應當同萬高利講講和。你們都是聰明可愛的人，而你們都同狼似的怒目相視。』

『是的，他是個很好，很聰明的人，』拉弗斯克同意說，他現在對誰都可以恭維，可以饒恕。『他是個非凡的人，但是要我同他相處是不可能的。是的；我們的天性相差太遠。我是個懦弱恭謙的人。或者碰得好我可以向他伸出手來，但他定會轉過身去，……給我難堪哩。』

拉弗斯克喝了一點酒，從這頭走到那頭，站住在房的中央：

『我很了解萬高利。他有的是一種沈毅的，剛強的，專斷的性情。你曾經聽見他常常談起那「遠地旅行」，那不是談談而已。他渴

慕那廣漠之野，月明之夜；在那寥廓的天空下，在那些小小的帳幕，四圍都睡着他那些病乏的飢餓的高薩克人，嚮導，挑夫，醫生，牧師，都被他們的無味的旅行弄乏了，這時只有他是醒的，坐在橈上，如同斯但萊（註一）似的，覺得他是那荒野之君，是這些人們的主子。他前進，前進，復前進，他的從人連接地呻吟着死了，而他還是前進復前進，到最末了才是他滅亡，但他仍然是荒野之君，他的墓碑巍巍然使那些沙漠中的旅者，在三四十哩外就看見了。我很可惜他不是在軍隊裏。他是很有治軍的天才的。他可以毫不遲疑地把他的馬兵淹死在河裏，然後再從那死屍身上渡過去。那種剛毅的心在戰爭上比任何陣術或兵法更爲需要。喔，我完全了解他！告訴我：他爲什麼在這裡耗費他的資財？他在這裡所求的是什麼？』

『他要在這裡研究海洋動物。』

『不對，不對，兄弟，不對的，』拉弗斯克在嘆息說。『有一個科學家在船上告訴我說，這黑海裏的動物非常之少，在牠的深處，硫化氫那麼多，有機物是不能生存的。所有的正經的動物學家都在艾坡或者瓦力弗藍矢的生物學研究所工作。但是萬高利是單獨的，固執的：他在黑海工作，就是因為這里沒有別人在工作；他與大學裏的人不相投，他不理會他的同事和別的科學家，這因為他第一是個專制魔王，其次才是個動物學家哩。你可以知道他要做些什麼事情出來。他已經在夢想他從他的遠行回來之後，他要清除我們大學校的積弊，而且要使那些科學家當心寫白字哩。這種專橫的精神之在科學界正如同在軍隊裏一樣的強。他在這腐敗的小鎮裏過夏是第二次，因為他寧願在鄉村裏居第一，却不願在城市裏居第二。他是皇帝，是鷹隼；他把所有居民都放在他的手下，而且運用他的威權來壓迫他們。無論誰他

都管，別人的事他也干涉；什麼事他都利用，什麼人都怕他。我脫出了他的掌握，他發覺了而恨我。他不是告訴你說我應該送去做苦工，或者處以死罪嗎？

『是的，』沙母南哥笑了。

拉弗斯克也笑了，喝了點酒。

『他的思想也是專制的，』他笑着說，在剝一個桃的皮。『普通的人們總是顧着他們的隣居——你，我他人——如果他們是爲公共利益而工作。對於萬高利，人都是些傀儡，是些無用的東西，太不夠資格去做他生活的對象。他工作，他要去從事他的探險旅行，死而後已的去作，他不是因爲愛他的隣居的緣故，他是爲了什麼人道哪，後代哪，理想的人類哪，這種種抽象事物的緣故。他致力於人類種族的改良，我們在他眼裏看起來都是些奴隸，擋砲的材料，負重的畜類，有

些他還要弄死他，或者把他徒流到西比利亞去，別的一些呢，他要以教練來磨折他們，要像阿拉矢夫一樣，督着他們按照鼓聲而起床而就寢；他要委任些太監式的人來保持他們的清貞和道德，在那狹隘的舊道德範圍以外的人，就命令他們打死他；而且這些事都用了改良人種的名義哩。……什麼是人種？空想罷了，幻景罷了……從來那專橫的人常常是些幻想者。我很明瞭他。我了解他而且並不否認他的重要；這世界是安放在他這樣的人們的肩上；如果這世界歸我們這樣的人來處理，那麼，即使我們是怎樣的好性情，是怎樣的好心腸，而我們必會把牠弄得一場糊塗，如同那些蒼蠅把那張圖畫弄髒了。是的。」

拉弗斯克在沙母南哥的旁邊坐下，而且正經地說：『我是個愚笨的，無用的弱者。我吸的空氣，喝的酒，愛情，生活——然而我簡直沒有一點貢獻，只有扯謊，偷閒，畏縮。直到現在為止，我欺騙了自

己而且欺騙了他人；我覺得苦惱，而我的苦惱也是平庸的低賤的。我深深地鞠躬於萬高利的仇視之前，因為我有時惱恨而且討厭我自己哩。」

拉弗斯克又開始奮興地從房子的這頭走到那頭說：

『我很能認清而且防備我的過失。這個可以幫助我自新成爲一個不同的人。親愛的朋友，你知道我是多麼熱烈地，痛楚地想有這麼一種自新。我向你發誓我要做一個「人」了！我要！我不知道這是酒的作用呢，或者實在是如此，但是我覺得許久以來我不曾體驗過像我現在這樣的純潔而且清明的心境。』

『該是睡覺的時候了，兄弟，』沙母南哥說。

『是的，是的：：原諒我；我馬上就走。』

拉弗斯克急急地在窗戶台上找他的帽子。

『謝謝你』他輕輕地說，嘆着。『謝謝你……仁愛的，友情的話勝於寶物的賙濟。你給了我新的生命。』

他找着他的帽子，站住了，呆呆的望着沙母南哥。

『亞力山大達微矢，』他懇求地說。

『什麼？』

『讓我今晚同你住罷，我親愛的朋友！』

『好的，……有什麼不可以呢？』

拉弗斯克躺在沙發上，繼續同沙母南哥談了很久。

(註1) Stanley：比利時人，係有名的探險家。

十

在野餐會的後三天，馬亞不期然而然的來訪弗多羅夫納，沒有招

呼她，也沒有脫了帽，便握住她的雙手。把牠們按向她的胸前，於是
很奮興地說：

『親愛的，昨天那位好心的醫生告訴我的尼可丁說是你的丈夫死了，我深深地受了感動。告訴我，親愛的……那是真的嗎？』

『是的，那是真的；他是死了，』弗多羅夫納回答說。

『那真可怪，親愛的，真可怪！但是什麼事情都有報應的；你的丈夫的確是個正直的虔敬的人，所以那天上比人間是更需要他的。』

馬亞臉上的各皺紋和各部分都在顫動，彷彿有些小針兒在她的皮膚下面上下攢動；她露出一種油滑的微笑而且喘着氣，熱心地說：

『這樣你就自由了，親愛的。你現在可以仰起頭來大膽地望望人家的面孔了。從今以後上帝和人都要祝福你同伊萬安君石的結合了。那很妙。我是十分的高興，高興得找不出話來說了。親愛的，我要給

你證婚哩……尼可丁同我都很喜愛你們，你應當讓我們祝賀你們清白的，合法的結合。什麼時候，什麼時候你想可以結婚呢？」

『我還沒有想着呢，』菲多羅夫納說，搖搖她的手。

『那是不能夠的，親愛的。你一定想過了，一定的。』

『我起誓，我沒有想過，』菲多羅夫納笑着說。『我們要結什麼婚呢？我看那是不必的。我們還照舊的同住下去好了。』

『你說什麼！』馬亞狂了似的叫起來。『我的天，你說的是什麼！』

『我們結婚也不能把事情弄好一些。反過來說，事情恐怕還更壞些。我們要失去我們的自由。』

『親愛的，我的親愛的。你是說些什麼！』馬亞退後一步，兩手垂了下來，嚷着說。『你說得很粗野！想想你是說了些什麼。你得安

定下來！」

「安定下來」。你是什麼意思？我還沒有生活過，你告訴我安定下來！」

菲多羅夫納想起她真是沒有生活過。她住在學校裏完了她的課程以後，就同一個她不喜愛的人結了婚；以後命運使她投附拉弗斯克，就同他消度她的年華在這個空虛，荒蕪的海濱，常常期望着較好的事情。這是生活麼？

「我可也應該結婚，」她想，但是一想起琳林同安矢米諾夫來，她泛着羞紅，說：

「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伊萬安君石跪着向我要求——我還是要拒絕的。」

馬亞坐在沙發上，不勝浩嘆的凝望着空間，安靜了一會；於是冷

酷地說：

『再見了，親愛的！請原諒我來打擾你了。那對於我也不安，不過是我的責任應該告訴你，從今天起我們彼此間什麼都完結了，而且，縱然我深敬伊萬安君石，我從此可不讓你到我家裏來。』

她莊嚴地說了這些話，她自己也因她莊嚴的聲調而激動了。她的面孔又在顫動；它現出一種柔和的油滑的表情來。她伸出雙手來向着那心驚意亂的弗多羅夫納，懇求的說道：

『親愛的，允許我，只當這一個時候我是你的母親，或者你的姊姊。我就要直率地同母親看待女兒一般的看待你！』

弗多羅夫納覺得心裏溫暖，高興，而且可憐她自己，好像真的她的母親是復活了而且站在她的面前。她奮然地擁抱着馬亞，臉面緊靠着她的肩上。她們兩個都流淚了。他們便一同坐在沙發上在嗚咽，而

且哭了幾分鐘，彼此都沒有望一下，也不能說出一句話來。

『我親愛的孩子，』馬亞開始說。『我要告訴你一些嚴酷的實話，一點也不顧面情。』

『看上帝的面上，你說罷！』

『相信我，親愛的。你想所有在這里的女太太們只有我一個人來接近你。你從第一天起就懼怕我，我可不同他們一樣去存輕視你的心。我爲可愛的伊萬安君石憂傷，當他是我的兒子一樣，——一個年輕人在人面生疎的地方，沒有經驗，懦弱，又沒有母親；我是非常的憂累他。……我的丈夫反對我們結識他，但是我同他商量，勸服他：……我們才接近伊萬安君石，當然你也在內。若是我們不呢，我們就隔開了。我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你是知道小孩子們是天真爛漫的……』

……『無論誰引壞那些小孩中的一個者』（註一）……我接近你，我可

爲我的孩子擔心。哦，等你做了母親，你就知道我的害怕了。誰都很奇怪我，把你當作一個可敬的女人接待哩，（請恕我這樣說了），而且他們暗地諷示我，……喔，當然的，誹謗，猜疑……；在我的心底我責罵你，但是你不快樂的，是可憐的，而我的心是很爲你哀憐呵。」

『但是爲什麼，爲什麼？』弗多羅夫納說，週身在發抖。『我傷害了誰呢？』

『你是個大罪人。你破毀了同你丈夫在聖台前的誓言。你引誘了一個好青年，他如果不遇見你，或者他現在可以得着個合法的好伴侶的快樂家庭，同別的人們一樣。你殘毀了他的青春。你不要說，你不要說，親愛的！我永不相信男人們是該替我們的罪惡挨罵的。那常常是女人的過錯。男人們在家庭生活上都是不介意的；他們是受他們思想的領導，而不是受他們情感的領導的。有好些事情他們不懂得，而

女人是完全明白的。什麼事都靠着她。對於她，供給也多些，要求的也是多些。哦，親愛的，如果女人在那方面比男人還愚笨軟弱，上帝就不能信任她去教養兒女了。而且，親愛的，你可走入迷途，忘去了一切禮法；如果是別的女人處在你的地位，她定會躲避衆人，關在家裏坐着，而且只會出現於上帝的廟堂裏，穿着全身的黑服，面色蒼白，眼兒流淚，那麼，大家將以純粹的同情說道：「主呵，這迷途的天使，重來歸依你了……」但是你，親愛的，忘記了一切的謹慎；你公然的過着放蕩的生活；好像你是很得意你的罪過一樣；你樂着，笑着，我看着你便怕得發抖，而且，當我們在一起時，我恐怕天需要來打毀我們的房子哩。親愛的，你不要說，你不要說，『馬亞喊起來，看見弗多羅夫納想說話。』相信我，我不欺騙你，我不願把一種真理隱瞞了而不讓你的靈魂知道。聽我說，親愛的……上帝都記下那些大

罪人，你也被記下了：你只想想——你的裝束都常常使人吃驚哩。』
弗多羅夫納是常常以為她的服裝是最好的，這時她便停住了哭，
驚奇地望着她。

『是的，使人吃驚』馬亞望下說。『人人都可以從你的華麗的，
精巧的裝束上斷定你的行為。人家望着你時都笑着聳聳他們的肩膀，
我可是憂傷，憂傷……親愛的，請原宥我，你的外貌並不好看；我們
在浴場遇見時，你使我都發抖哩。你的外衣到還合宜，可是你的裙
子，襯衣……親愛的，我都害羞了！可憐的伊萬安君石！沒有一次合
適的結過他的領帶，而且一看到他的襯衣和靴子，可憐的！誰都以為
他在家裏是沒有人照應他的哩。而且他常常挨餓，那當然，一個人如
果在家裏沒有人顧及他的咖啡和茶盞，便不得不耗費他一半薪水在咖
啡店裏了。那是可怕的，可怕的在你家裏；在這鎮里沒有一家有着蒼

蠅，可是在你家是不去撲滅牠們的：一切的碟子上，盤子上都被牠們集成一片黑。若是你看看窗戶上和椅子上，沒有別的，只有灰土，死蒼蠅，玻璃杯……你放那些玻璃杯在那兒幹麼？而且，親愛的，桌子到這個時候還沒有整理清楚。誰到你臥房裏去便有些難爲情：褲子滿處都是，橡皮管子掛在牆上，水桶同盆子胡亂放着……親愛的，一個丈夫應當什麼都不問，他的妻子可應當弄得像天使一般清潔的在他的面前。我每早晨天還沒亮就醒來了，用冷水洗洗我的臉，那我的丈夫就看不見我的睡態了。

『那都是無意思，』菲多羅夫納在抽咽。『只要我是暢快呵，可是我不暢快！』

『是的，是的，你是很不暢快！』馬亞嘆着說，很難去止住她的流淚。『而且你的將來還有很可怕的悲傷哩！孤寂的老年，衰殘的身

子；那時你將去受那可怖的裁判……那是怕人的。現在命運向你伸出援助之手來，而你却狂暴的推開牠。結婚罷，趕快結婚罷！」

『是的，我們應當，我們應當，』菲多蘿夫納說。『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呵！』

『爲什麼？』

『那是不可能的。唉，如果你知道呵！』

菲多蘿夫納打算告訴她關於起琳林的事情，和前夜如何在海灣上遇見漂亮的年輕的安矢米諾夫，以及如何的她起了那種狂妄的，可笑的笑頭想去勾消那三百盧布的債項；這在當時使她很快樂，而且那夜裏她歸家頗晚，她覺得她賣了她自己，並且是不可挽回的墮落了。她想向馬亞發誓她一定要回清那筆債，但是嗚咽和羞恥阻止她說出來。

『我打算離開這兒，』她說，『伊萬安君石可以留在這兒，但是我
要走。』

『往那裏去？』

『到俄國去。』

『但是你怎麼在那兒生活呢？你什麼也沒有。』

『我打算做翻譯，或者……或者我開個書店……』

『不要讓你的幻想騙了你，我的親愛的。開書店你得要錢。好罷，我現在得離開你了，你自己鎮靜下來去把事情想透，明天再來看我，暢暢快快的。那就妙極了！好罷，再見，我的天使。讓我吻吻你。』

馬亞在弗多羅夫納額上吻了吻，在她身上做了十字架的記號，輕輕地去了。天色漸黑，俄咖在廚房裏點起燈來。弗多羅夫納還哭泣

着，走進她的臥室裏去，躺在在床上。她覺得身體很發熱。她躺着脫除她的衣服，再從腳上套進她的睡衣。她是渴了，可是沒有人給她一點水喝。

『我要償還牠，』她對她自己說，而且迷迷糊糊地好像她是坐在什麼生病的女人旁邊，而且覺得她就是她自己。『我要償還牠。那想起來便覺得無味：如果是爲了錢我便……我要離開這里，從彼得堡把錢寄給他。起初一百……再一百……然後就是第三個一百……』

拉弗斯克回家時，已經是夜深了。

『起初一百，……然後又一百……』弗羅多夫納向他說。

『你應當吃點金鷄納霜，』他說，一面在想，『明天是星期三；汽船開走，我可不能走。所以我只得等到星期六才能離開這兒了。』

弗多羅夫納在床上跪了起來。

燈光。

『我方才沒有說什麼嗎？說了嗎？』她問，笑着，眼咪咪的望着

『沒有，沒有說什麼。我們明天早晨須得請醫生。睡罷。』

他拿了他的枕頭走到門邊。自從他終於決定了要離開弗多羅夫納以來，她便開始在他心裏引起一種可憐她，得罪她的觀念；他在她面前覺着有些慚愧，如同是在一只決定給殺死的老馬面前一樣。他站住在門邊，回頭來望着她。

『在野餐會時我的脾氣太不好，並且對你還說了些不好聽的話。饒恕我，看了上帝的情面！』

說完了，他就到他的書房裏去，躺下來，好久不能夠睡着。

第二天早晨，沙母南哥穿得像是在聖日一樣的全身制服，肩上帶着金鏈，胸前掛着些勳章，給弗多羅夫納診脈息，看看舌頭，便走

出那臥房，這時拉弗斯克，站在房門口，焦灼的問他說：『好嗎？好嗎？』

在他的臉上有驚慌的，不安的，和希望的表情。

『不要着急；什麼危險也沒有，』沙母南哥說。『這是平常的感冒。』

『我不是說這個，』拉弗斯克顯着不耐煩。『你把錢弄到了嗎？』
『我的好人，原諒我，』他輕輕地說，在門邊向四面一望，現出狼狽的情形。『看上帝的面上，請原諒我！沒有一個人有些餘裕的，我只得五盧布，十盧布的湊集一些。總共只有一百一十盧布。我今天還去問問別人。等着罷。』

『但是星期六是最後的日期了，』拉弗斯克說，不耐煩的發抖了。『無論如何，星期六一定要有！如果我星期六不動身，什麼也沒

有用了！我不明白做醫生的怎樣會沒有錢！』

上帝可憐我們！沙母南哥迅速地，鄭重地低語，他嗓音裏簡直帶着一種迫疾的聲調。『我什麼都被剝削去了；別人欠了我七千，而我却週身是債。那是我的錯嗎？』

『那麼禮拜六可以給我嗎？可以嗎？』

『我試試看。』

『我懇求你，我的親愛的朋友！錢最好在禮拜五早晨到我手裏來！』

沙母南哥坐下來開了個藥方，是用 Quinine 同 Kalū bromati 同 tincture of rhubarb, tinctura gentianae, aquae foeniculi——一起配合，另加果子露使它甜些。然後他就走了。

註一：見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六節。

『看你好像是來緝拿我似的，』萬高利說，看見沙母南哥穿着那全身制服走進來。

『我是經過這里，心想：「讓我進去瞻拜我們動物學，」』沙母南哥說，坐在那大桌子旁邊，那桌子是動物學家自己用一些木板釘成的。『早安，聖父，』他向着坐在窗下抄東西的教士說。『我在這里停一會兒，就要回家去照料午飯。這是時候了……我不妨碍你們嗎？』

『一點也不，』動物學家說，將一些寫滿小字的紙舖放在桌上。

『我們是抄寫忙。』

『呵！……呵，我的天，我的天，』沙母南哥嘆着。他小心地從桌上拿起一本滿了灰土的書，這書上有只死了的乾枯的蜘蛛，于是他說：『且想想，比如：有只綠甲蟲是在做牠的工作，忽然有這樣的一

只怪物攫住了牠。我可以想見牠的驚惶。』

『是的，我也這樣想。』

『那毒汁是賦與它抵抗牠的仇敵的嗎？』

『是的，是保護牠自己，並且可以使牠能夠攻擊。』

『那一定，那一定……自然界中各種事物都是合理的，都是可以解釋的，』沙母南哥說。不過我告訴你一件我不明白的事情。你是個極頂聰明的人，所以請你向我解釋解釋。你知道的，有一種小動物同老鼠差不多大，也還好看，可是極其殘暴不仁，讓我告訴你。假設那種小獸在樹林裏跑罷。他看見一只鳥，就把牠捉來吞吃了。他望前走，在草裏遇着一窩卵子；他並不是需要吃那些東西——他並不餓，可是他要弄一個嚐嚐，而且用他的爪子把其餘的都撥到窩外面去。以後他看見一個蝦蟆，他又玩起那蝦蟆來，等他玩弄得夠了，他再往前走，

舐一舐自己的身子。他又遇見一只甲蟲；他便抓着那只甲蟲……他這樣的搗亂了，毀壞了他一路遇着的東西……他爬進別的動物的窩裏去，折毀了螞蟻洞，弄碎了蝸牛的殼。若是他遇着一只小老鼠，他就同他打仗；如果他碰着一條蛇或一只鼯鼠，他必定要扼死它；整天的是這樣。來，告訴我：像那樣的東西有什麼用處？造物爲什麼創造他出來？」

『我不知道你所說的是什麼動物，』萬高利說；『大概是一種食蟲類的動物罷。他捉住了那只鳥是因爲它不小心呀；他破壞了那一窠卵子是因爲那鳥兒沒有技術，不會把那窠兒做得好好的，而且不知道怎樣地隱藏牠呀。那蝦蟆一定是在牠的顏色上有些缺點，否則他便不會看見牠，其餘的以此類推。你說的那小動物只是毀滅那些弱的，無技能的，不小心的——在事實上，那些有缺點的動物，「自然」就不

打算讓牠們留傳下去的
展；所以你說的那小動
作。』

『是的，是的，是
的說，』借給我一百盧

『很好。在食蟲類

田鼠是種有益的動物，
第一一件田鼠皮的外套
用的動物。然而那種田
而且是很有害的，因為

萬高利打開一個盒

『那田鼠的胸膛很

盒子；『骨格和筋肉都是充分的發展，一張嘴也是極有力的。如果牠有象那樣大，牠會成爲一個破壞一切，莫能抵禦的野獸了。兩只田鼠在地底下相遇時也很有意思；牠們好像商議好了似的馬上動手挖出一塊小平地來；牠們要塊平地是爲打仗方便一些。牠們挖成了以後，就開始來凶猛地相打，直等到那弱的一只打死了才止。拿去這一百盧布，』萬高利落低了他的聲音，『但是有一個條件，你不能替拉弗斯克借。』

『假如是爲拉弗斯克借的，』沙母南哥叫了起來，急了，『于你有什么關係？』

『如果是爲拉弗斯克借，我可不能給你。我知道你喜歡借錢給人家。你可以給克力姆，那個強盜，如果他向你要的話；但是，請恕我，借給拉弗斯克我不能夠。』

『是的，我就是爲拉弗斯克借的，』沙母南哥站起身來，在揮他的左手。『是的！爲拉弗斯克！沒有一個人，壞漢或是惡鬼，能够吩咐我怎樣去使用我自己的錢。對於你是不方便借給我嗎？不是嗎？』

教士開始笑了。

『不必發氣，來講理，』動物學家說。『在我想來，施恩惠于拉弗斯克先生，如同灌溉野草，喂養蝗蟲，是一樣的糊塗。』

『在我想來，幫助隣居是我們的責任！』沙母南哥嚷着。

『既然如此，那麼你幫助那個躺在墻下的餓了的土耳其人去！他是個工人，比你的拉弗斯克更有用，更需要。給那工人一百盧布！或者捐一百盧布給我的探險團！』

『你打算給不給我？我問你！』

『老實告訴我：他要錢幹什麼？』

『那又不是件秘密的事；他要于星期六往彼得堡去。』

『原來如此！』萬高利拖長音調的說。『呵！……我們知道。她也同他去麼，或者別的什麼辦法？』

『她在這里住些時候。他到彼得堡去接洽事情，然後寄給她錢，她再去。』

『那是騙人的！』萬高利說，他談笑了一下。『騙人的，好計畫。』

他站起來走到沙母南哥面前，面對面的站着，望着他的眼睛，說：『現在老實的告訴我，是他厭惡她了嗎？是嗎？告訴我：是他厭惡她了嗎？是嗎？』

『是的，』沙母南哥吞吐地說，開始流汗了。

多麼的叫人生氣！』萬高利說，從他的臉上就可以看出他是覺得

氣惱的。『二者必居其一，亞力山大達徵矢：你若不是同他同道，你就是——恕我這樣說——一個笨人。你必定看得出他是在極無恥的拿你當作小孩子看待罷？喔，那是同白天一樣的分明：他是想脫離她，把她丟在這裏。她留在這裏便是你肩上的一種負擔。那也很分明的：將來你要用你的錢把她送到彼得堡去。你的好朋友用他的迷人的技倆一定不能騙着你，你連這樣簡單的事也看不清楚嗎？』

『那都是猜想，』沙母南哥說，坐了下來。

『猜想？但是他爲什麼不帶她同去而獨自一個人走呢？你問他爲什麼不把她先送走呢？這狡猾的畜生！』

沙母南哥頓然疑惑起來，懷疑到他的朋友，他氣平和了，謙微地說。

『但那是不可能的，』他說，想起那夜拉弗斯克在他家裏的情形

來。『他是很不快樂的！』

『那算什麼？那些做賊的和那些放火的強盜也都不快樂呢！』

『就算你是對的……』沙母南哥支吾地說。我們且承認這個罷：
：他是個青年的人寄居在異地……一個學生。我們也都做過學生，在
這裡只有我們做他的幫助者。』

『幫助他做那可惡的事，是爲你同他在不同的時期都住過大學，而你們在那兒都沒有做點什麼事！多麼無聊！』

『且住；我們冷靜地說罷。我想定個條約那總行了……』沙母南哥沉思着，手指在輕輕的彈。『我給他這注錢，但是叫他憑了他的人格答應在一週之內寄錢來給第多羅夫納做旅費。』

『他一定可以給你一句靠實的話——事實上，他還要流着淚兒而且他自己也相信這是靠實的；但是他用人格來保證的有什麼價值？他

不會守信的，一二年後你在納弗司克遇見他手臂上挽着一個新的太太時，他會俯地爲他自己求恕，說他是被文化摧殘了，說他是同羅丁一樣的。我棄了他罷，看了上帝的面上！離開那髒東西，不必用雙手把牠拯救起來。」

沙母南哥想了一會兒，堅決地說：

『我無論怎樣要給他錢。隨你的便。我不能夠叫我自己僅僅根據一種揣想而去反對某一個人。』

『那也很好。如果你願意的話，你還可以吻吻他。』

『那麼你給我一百盧布，』沙母南哥胆怯的問。

『我不。』

接着便是沈默。沙母南哥是十分的難爲情；他臉上現着慚愧，不安，和求情的樣子；看來有些奇怪，像這樣一個大人，佩着勳章和金

縫，竟現出這種可憐的，稚氣的，含羞的相貌。

『這裏的主教巡視他的教區是騎馬，不是坐車，』教士說，放下他的筆。『看他坐在馬上，那是很令人起敬的。他的簡樸和謙遜是富于聖經化的莊嚴。』

『他是個好人嗎！』萬高利問，他樂得改換他們的談話。

『當然的；如果他不是個好人，你想他能被選為主教嗎？』

『在主教們中可以見到一些善良的而且有才能的人，』萬高利說。『唯一可厭的就是他們中有些人有這種弱點：自以為是大人物。這一個忙于「提倡國粹」(Russification)，那一個便非議科學。那些都不是他們的職務。他們最好還是去看一看他們的主教裁判所。』

『一個平常的人不能去批評主教。』

『教士，爲什麼這樣？一個主教是同你我一樣的人。』

『是一樣，可是不一樣。』教士拿起他的筆來，有些惱了。『若是你們是一樣，那上帝就會依附在你身上，那你就自己做主教了；現在你既不是主教，所以就有些不同。』

『不要說廢話，教士，』沙母南哥喪氣地說。『聽我說罷，』他說，轉過臉來望着萬高利。『不必給我那一百盧布。你在冬季以前還有三個月在我那兒吃飯，請你讓我預收那三個月的飯錢。』

『我不。』

沙母南哥閉上眼睛，面孔緋紅；他機械地把那本粘着死蜘蛛的書拖攏來看一看，然後立起來拿了他的帽子。

萬高利覺着有些對不起他。

『和這種人相處相交是什麼意思，』萬高利說，忿然的把一張紙踢到房角邊去。『你要知道這種行事並不是仁慈，也不是友愛，而是

懦弱，姑息，毒害！在理知上所明白的道理却因為，你姑息的心而忘却。我還在小學唸書的時候，得了熱病，我的姑母因她的同情而給我鹽水菌吃，我幾乎送了命。你，我的姑母，必須知道愛人不是從心裏，肚子裏，或是臟腑裏愛出來，是從這裏！」

萬高利指着他自己的前額。

『拿去這個，』他說，把一百盧布票塞到他的手裏。

『你不用生氣，高亞，』沙母南哥柔和地說，捲起那票子『我十分的了解你，但是……你應當替我設身處地想想。』

『你就是一個老太婆。』

那教士大笑起來。

『聽我最後的要求，亞力山大達徵矢，』萬高利高興地說。『你交錢給那光棍時，要他承認這一個條件，就是把他的太太帶去，或者

讓她先走，否則別給錢他。同他不必去講什麼客氣。這樣地告訴他，如果你不，我可告訴你，我就要跑到他的公事房裏把他踢下樓來，並且還同你斷絕一切往來。你得知道。」

『好！同她一起走，或者送她先走，對於他更爲便益一些，』沙母南哥說。『他一定很樂意。好罷，再見。』

他親熱的說了再會，便走出門來，但當他關門之先，他轉頭來望萬高利，帶着一種嚴厲的面色，說道：

『兄弟，那些德國人害了你了！是的，那些德國人！』

十二

第二天，星期四，馬亞紀念她女兒哥士亞的生日。那些人都被邀請于中午來吃餃子，晚上喝可可茶。拉弗斯克同第多蘿夫納晚上來

時，那動物學家已經坐在客廳裏喝可可茶，問沙母南哥說：

『你已經告訴他了嗎？』

『還沒有呢。』

『現在記住，不要講客氣。我不懂得這種人的不知恥！爲什麼，他們明明知道這一家人對於他們的同住的意見，可是他們還要滾到這裏來。』

『如果一個人要注意各方面的偏見時，』沙母南哥說，『他就沒有地方可去了。』

『你的意思是說一般人對於那違法的愛情同道德上的謬妄之反感是一種偏見嗎？』

『那當然是的。那是偏見和嫉恨。當一些兵看見一個行爲輕浮的女子時，他們就笑，吹口哨；但是你問問他們自己是什麼東西。』

『他們吹口哨是沒有什麼目的的。事實上，女子們絞死她們的私生子因而進了監獄；安娜自己跳到火車下面去；那些鄉村裏的人們把那些大門都塗上松木油；你和我，不知道爲什麼，都高興于咖亞的貞潔；我們各個人都在迷糊的希求着純潔的愛情，雖則知道本沒有那樣的愛情的——那都是偏見嗎。那是，兄弟，那是經過天然選擇而完全遺留下來的唯一的東西，如果沒有那種不可見的勢力約束着兩性間的關係，那麼拉弗斯克之流就可以爲所欲爲的，而且只要二年人類就會退化下去。』

拉弗斯克走進客廳，向大家一一致禮，同萬高利握握手，勉強的笑着。他不耐煩地等了一會便向沙母南哥說：

『原諒我，亞力山大達徹矢，我要向你說兩句話。』

沙母南哥站起來，把他的手擁着拉弗斯克的腰部，他們倆一齊到

尼可丁的書房裏去了。

『明天是星期五，』拉弗斯克說，敲着他的指甲。『你允許我的已經得着了嗎？』

『我只弄得二百。那餘下的我今天或明天可以弄得到。不必急。』

『謝謝上帝……』拉弗斯克噓了一口氣，他的手快樂得要發抖了。『你救了我了，亞力山大達微矢；憑了上帝，憑了我的幸福以及隨便你喜歡的什麼，我對你發誓，我一到那兒就馬上給你寄錢來。老賬也一同寄來。』

『萬亞，注意這裏……』沙母南哥說，臉兒紅着，拿住他的衣扣。『你一定得原諒我來干預你的私事，但是……你爲什麼不帶第多羅夫納同你一起走？』

『你這笨人。那怎麼能够呢？』我們兩人當中必須留一個住在這

里，否則那些債主就會喊起來了。你知道，我欠鋪子裏有七百多盧布。只要等着，我會給他們寄來的。我要塞住他們的嘴，然後她才能離開這裡。」

『我明白……但是爲什麼不送她先走呢？』

『我的天，你以爲這是辦得到的！』拉弗斯克急怒了。『她是個女人；她單獨能做些什麼？她知道些什麼？送她先走那就是白費工夫，白花錢。』

『那也有理……』沙母南哥想。但是記起他同萬高利的談話來，他望着地上煩悶的說：『我不能贊同你。你們同去，或者送她先走；否則……否則我就不能給你錢。這是我最後的話。……』

他蹣跚地轉過身來，向門邊隱去，走進客廳，面上飛紅，週身不安。

『星期五……星期五，』拉弗斯克想，也走進客廳，『星期五

……』
他拿起一杯可可茶來；他的嘴唇和舌頭被熱可可燙了，他還在想：『星期五……星期五。』

爲了某種原因，他總不能忘去「星期五」這個字；他什麼也不想，只想星期五，只有一件事對於他是清楚的，不在他的腦裏，是在他心裏什麼地方，那就是他星期六不能動身。在他面前站着尼可丁，很簡潔，他的頭髮梳蓋在兩邊太陽穴上，說：

『請吃點什麼呵……』

馬亞拿出咖亞的學校成績報告書給她的客人看，拖長了聲音說：
『在現下的學校裏把功課做得好的是很難很難！那麼多的課程

……』

好。

『媽媽！』咖亞低低的喊，不知要怎樣去躲避那一夥人的誇獎才

拉弗斯克也看看報告書在誇獎。聖經，俄文，品行，五個四個的在他眼裏亂跳，所有這些，再加上他揮之不去的「星期五」，和尼可丁梳得好好的頭髮，和咖亞的紅面兒，使他發生一種很大的煩膩，竟使他幾乎絕望地叫喊而且問他自己：『難道我，難道我竟不能動身嗎？』

他們並排擺下二張牌桌，坐下來玩「送信」的遊戲。拉弗斯克也坐了下來。

『星期五……星期五……』也還在想，笑着從口袋裏拿出一支鉛筆來。

『星期五……』

他要想一想他的事情，而他又不敢想。他一向小心地隱瞞着他自己的這種騙人的計畫，竟被這位醫生發覺了，這個叫他想起來非常的可怕。他每次想念他的將來時，都不讓他的思想顧慮周到。只要他上了車，動了身，那麼他生活的難題就會解決，他便不再望前想了。如一遙遠的微弱的燈光在曠野中一般，那思想有時在他腦中閃動，他想：在彼得堡的一條旁街上，在遙遠的將來，他得憑借一次小小的欺謊，以便脫離第多羅夫納而且償清他的債項；他只會說一次謊，以後就完全的過新的生活了。這可是對的：用一次小小的欺謊的代價，他便會贏得如許真實。

現在這位醫生既隱約地指出他的欺騙而拒絕了，他才知他不僅是在遙遠的將來需要欺騙，就是今天，明天，在一個月內，而且也許直到他生命的終點都需要欺騙。在事實上，要去離開這里，他得騙他的

第多羅夫納，騙他的債主，而且騙他局裏的長官；以後，在彼得堡要想得着錢，他須得騙他的母親，告訴她說他已經同第多羅夫納決絕了；他的母親所能給他的不會超過五百盧布，所以不能不欺騙醫生，因為他勢不能在短期內還錢給他。以後呢，第多羅夫納來到彼得堡，他還得用好些規定的欺騙，大的小的，爲的是要擺脫她；是那兒又是眼淚，煩惱，憎惡，悔恨；這樣一來，便不會有新的生活了。除了欺騙以外沒有別的。一大堆荒山也似的聳起在拉弗斯克的想像中。要一躍便跳過這一大堆而不做零碎的欺誑，他便應做出嚴厲的，堅決的動作來；比方說，站起來一句話也不說，帶上帽子，馬上動身走，不要錢，也不用什麼聲明。但是拉弗斯克覺得他做不到。

『星期五……星期五……』他想。

他們寫了一些小信箋，摺疊起來，放在尼可丁的舊高帽裏。寫了

有好些的時候，哥西亞當信差，繞着桌子走，分送了他們。那教士，咖亞同哥士亞都接到有趣的字條，而且儘力寫些好笑的話，都很高興。

『我們得談一談，』第多羅夫念着一張小字條；她望望對她微笑而且點頭的馬亞。

『談什麼呢？』第多羅夫納想。『若是一個人不能暢談衷曲，談話是沒有用處的。』

當來此消夜之前，她曾爲拉弗斯克結好領帶，而這種簡單的事却使她心裏充滿了憂傷。他面上的焦煩，他失神的容貌，他青白的顏色，和他近來的那種不可解的改變，以及她對他瞞着的一種不好的祕密，和方才替他結領帶時的發抖——這一切似乎是告訴她：他們沒有多久的時候同居了。她恐懼而且懺悔的望着他，彷彿他是一個埃公

(Ikou)，而且想着：『饒恕罷，饒恕罷。』

在她的對面坐着的是安矢米諾夫，他的黑黝黝的，渴愛的眼睛老是望着她。她動了感情；她羞愧她自己，而且恐怕就是她的苦惱和憂傷也不會阻止她明天去降服于污濁的欲望，即使今天不會——而且恐怕她，像醉了似的，將沒有力量去克制她自己。

她立定主意要離開，她不願再繼續這種生活，因這在她自己很難為情，而且有損于拉弗斯克的面子。她要哭求他讓她離去；如果他反對她，她就祕密的走。她不使他知道是什麼回事；讓他保持着她的純潔的印象。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她念着。那是從安矢米諾夫來的。

她要住到遠遠的地方去，要作工，並且將「匿名的」寄些錢，繡

花汗衫，以及煙之類的東西給拉弗斯克；等到年紀老了時，或者他病危了需要一個看護時，她纔重回到他這里來。等他老了，他明白她離開他而且不肯爲他的妻室的理由時，他要同情她的犧牲而饒恕她。

『你有一個長鼻子。』那一定是從教士或者哥司亞來的。

第多羅夫納想像着離別拉弗斯克時，她將如何親熱的擁抱他，如何吻他的手，如何發誓要終身愛他，而且以後如何隱匿于陌生的人們之間過她的生活，每天想念她有一個朋友，是她所愛的人——一個高尚純潔的人，對於她保持着一種純潔的回憶。

『若是你今天不給我一個意見，我要設法對付了，我正經的警告你。你不能這樣對待有禮的人；你一定得明白這個。』那是從起林林來的。

十三

拉弗斯克接着兩個條子；他拆開一個來讀：『親愛的，不要去罷。』

『誰寫的這個？』他想。『當然不是沙母南哥。也不是教士，因為他不知道我要走。或者是萬高利？』

那動物學家彎到桌上畫了一個金字塔。拉弗斯克彷彿看見他的眼睛正含着笑。

『大概沙母南哥……洩漏了消息，』拉弗斯克想。

那一條字，寫得同樣的筆跡，字尾拖着一個長尾，寫着：『有個人在星期六不能走。』

『是一個譏諷，』拉弗斯克想。『星期五，……星期五……』

有些東西在他嗓子裏湧起來。他摸着他的領帶想咳嗽，但是沒有

咳出來，却從嗓子裏迸出了一聲大笑。

『哈，哈，哈！』他笑着。『哈，哈，哈！我笑什麼？哈，哈，哈！』

他想制住他自己，用手閉住他的嘴，但是笑塞着他的胸膛和嗓子，手也閉不住他的嘴了。

『這多無味！』他想，笑個不住。『我瘋了嗎？』

笑聲漸漸的尖銳起來，好像只哈叭狗在叫一樣。拉弗斯克想站起來，但是他的腿不聽他的話，他的左手，奇怪的，不自主的在桌上亂跳，強勁地抓起而且揉亂那些紙片。他看見大家驚奇的樣子，沙母南哥的嚴肅的，驚慌的臉，同那動物學家的充滿了冷嘲和憎惡的眼睛，他知道他是神經病發作了。

『多麼討厭，多麼可羞！』他想，覺着他面上溫溫的眼淚。『……』

哦，哦，多麼丟人！這在我從來沒有發生的……」

他們扶住他的臂膀，從後面支住他的頭，引着他走開；一只玻璃杯閃動在他面前，碰着他的牙齒，水便灑下于他的胸膛上；他進了一間小房裏，兩張舖着白褥的牀，並排的擺在房中間。他躺在一張牀上而且哭了。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沙母南哥說。『那常有的……那常有的……』

第多羅夫納站在他的床邊，週身嚇得發抖，問他說：

『怎麼了？怎麼了？看了上帝面上，告訴我。』

起琳林寫了什麼給他嗎？』她想。

『沒有什麼。』拉弗斯克說，又笑，又哭；『走開罷，親愛的。』他的面上沒有什麼怨恨和憎惡的表示，這樣看來，他是不知道

的；第多羅夫納有些安心了，她走向客廳裏去。

『不要擾亂你自己，我的親愛的！』馬亞說，坐在她的旁邊，拉着她的手。『那就會過去的。男人都是同我們可憐的罪人一樣懦弱。你們兩都是在經歷危難……誰多可以明白看出的！好罷，親愛的，我在等你的回答呢。讓我們來談一會。』

『不，我們不要談話，』第多羅夫納說，在聽拉弗斯克的嗚咽。『我感着難受……你得讓我回家去。』

『那是什麼意思，那是什麼意思？我的親愛的！』馬亞驚慌地喊起來。『你想我能够讓你不吃晚飯就回去了嗎？我們得吃點東西，然後我才能祝你平安的回去。』

『我覺得煩燥……』第多羅夫納輕輕地說，她雙手扶住椅背上免得摔倒下來。

『他是發神經病了，』萬高利高興地說，走進客廳，但是一看見第多羅夫納又避了回去。

刺激經過以後，拉弗斯克坐在那沒有睡過的床上想：

『丟人！我同一個下賤的女子一樣的痛哭，我一定做得可笑，令人討厭。我要從後梯走了……但是那樣會顯得我把這神經病的發作太看的認真了。我應該當個笑話看牠……』

他看看鏡子，在那兒坐了一會，然後回到客廳裏去。

『我在這里了，』他笑着說；他覺得很害羞，並且覺得別人看見他也在害羞。『想不到發生這樣的事情，』他說，坐了下來。『適纔我坐在這里，突然地，你們知道，我覺着一種可怕的刺痛在我的脅下……不能忍耐了，我的神經抵不住它，所以……所以弄到這般可笑的地步。這是神經病的時代；沒有法子治的。』

晚飯時他喝了點酒，有時忽然哼一聲去按摩他的脅，這樣好幾次，似乎表示他仍然感覺苦痛。但是，除了第多羅夫納而外，沒有人相信他，這個他自己也看得出來。

九點鐘以後，他們到大路上去散步。第多羅夫納怕起琳林同她說話，所以始終儘力的靠近馬亞同那些小孩子們。她覺着恐懼不安，覺得快要發燒；她疲倦了，她的腿很難走動，但是她沒有回家去，因為她害怕起琳林或者安矢米諾夫跟着她，或者同時二個人都跟着她。起琳林同尼可丁在她們後面走，他口裏咕嚕地說：

『我不許別人拿我要着玩的。我不許。』

從大路他們又走回涼亭來，沿着海岸走着，並且看了好久的水上的冷光。萬高利于是在說冷光的由來。

十四

『現在是我去打牌的時候了……他們要等我的，』拉弗斯克說。
『再見，我的朋友們。』

『等一等，我也同你一起去，』第多羅夫納說，牽着他的手腕。
他們向大家說聲再會而走了。起琳林也走，說他也是到同樣的地方去，在他們旁邊獨自走着。

『怎麼辦，怎麼辦，』第多羅夫納想。『由它去罷……』
她覺得腦裏所有一切罪孽的回憶都出現了，並且在黑暗中跟着她走，喘着呼吸，那時的她，如同一只墮在墨水池的蒼蠅，沿着路邊跚跚地走，而且染得拉弗斯克的脊部和手膀都是黑的。

若是起琳林做出些難堪的事情來，她想，那是她的過錯，不是他的。有一個時期，沒有一個人像起琳林那樣的對她談過話。她也曾破

壞她的自持如同拉斷一根綫一般——那是誰的錯呢？被熱情迷醉了的她曾經對一個完全不熟識的人嬌笑過，那大概就是因為他長得魁偉美致。兩次相會以後她就厭倦了他，拋開了他，而那件事，她現在想，豈不是給了這種權利來任意對待她嗎？

『這兒我要向你告別了，親愛的，』拉弗斯克說。『起琳林可以送你回家去。』

他向起琳林點了點頭，急急地穿過大路向大街上的施可夫司克家去，在那兒窗戶裏射出燈光，一會兒就聽見拉弗斯克走進去關門的聲音。

『允許我向你解釋解釋，』起琳林說，『我不是個小孩子，不是像安矢咖索夫，萊矢咖索夫，或者查矢咖索夫……我要求正經的遇待。』

第多羅夫納的心開始在狂跳。她沒有回答。

『你對於我突然的改變態度，我起初以為那不過是輕薄的行爲，』
起琳林接着說；『現在我知道你是不知道怎樣地同一個正經人往來。你顯然是要玩弄我，同你玩弄那可憐的阿美尼亞的孩子一樣；但是我是一個正經人，我也要人家當我是正經人看待。所以我現在是聽你的吩咐……』

『我很煩惱，』第多羅夫納說，要哭了，轉過頭去遮住眼淚。

『我也很煩惱，』起琳林說。『但是那又怎樣呢？』

起琳林肅靜了一刻，然後熱情地，清晰的說：

『我再重說，太太，如果你今晚不給我一個答覆，我今晚就會做出件醜事來。』

『今晚上請離開我，』第多羅夫納說，她自己也辨不出她自己的

聲音，那是如此地微弱而且可憐。

『我一定得給你一個教訓……原諒我說這粗魯的話，但是不得不給你一個教訓。是的，我不該說我一定要給你一個教訓。我主張兩個意見——今天和明天。過了明天你就能完全自由，隨便你愛到那兒去，愛同誰好都行。今天同明天。』

第多羅夫納走到門前站住了。

『讓我走罷，』她悄悄地說，週身發抖，眼面前一片漆黑，除了他的白襯衣而外什麼也看不見。『你是對的：我是一個難堪的女人……總是我的不好，但是讓我走罷……我求你。』她摸着他的冰涼的手而且顫抖着。『我苦求你……』

起琳林嘆着，『呵！我的計畫不是讓你走；我只是要給你一個教訓，使你覺得。還有什麼說的呢，太太，我對於女人的信心太少

了。」

『我很不安……』

第多羅夫納在聽平靜的海濤，望着繁星閃爍的天空，並且希望快地完結了一切，脫離了可咒罵的生命的感覺，同這些星星，大海，男人，病熱。」

『只要不是在我家裏，』她冷淡地說。『帶我到別的什麼地方去罷。』

『到莫力多夫那兒。那更好些。』

『在那兒呢？』

『靠近舊城。』

她快快地走過大街，然後轉向到山裏去的路上去。天很黑。在小路上到處有些微弱發青的燈光，從窗戶射出的光線，在她看來好像是

她是只墮到墨水裏去的蒼蠅，又爬上來重見光明一樣。在一個地方他失了足，差些摔倒，於是狂笑起來。

『他是醉了，』第多羅夫納想。『不妨事……不妨事……不妨事……隨它這樣。』

安矢米諾夫也不久就告辭了大家，而且去追第多羅夫納，想請她去划船。他到她家裏，從圍牆外面看去，窗戶全部開敞着的，可是沒有燈光。

『第多羅夫納！』他喊。

過了一刻，他又喊。

『誰在那里？』他聽見俄咖的聲音。

『第多羅夫納在家嗎？』

『她還沒有回來呢。』

『奇怪……很奇怪，』安矢米諾夫想，覺着十分不安。『她是回家哩……』

他沿着大路走，以後又上了街，看着施可夫司克家的窗戶。拉弗斯克脫了外衣坐在桌邊，出神地在望着他的牌。

『奇怪，奇怪，』他獨自地說，想起拉弗斯克的神經病來，他覺得難爲情。

『若是她不在家裏，她到那兒去了呢？』

他又跑回第多維夫納的房前來，望着那黑漆漆的窗戶。

『是個騙人的，是個騙人的……』他想，記起白天在馬亞家裏，她允許他今晚去遊船的。

起琳林住的房子的窗戶也是漆黑的，有個警察坐在門邊的板櫬上打瞌睡。當他望見起琳林的房子同警察時，安矢米諾夫什麼多明白

了。他立意回家去，並且就向那方走，但是不知道爲什麼他還是在第多羅夫納的房子左右流連。他在門邊的一條櫬上坐下來，脫了帽子，他覺得他腦裏在燃燒着嫉妬與憎恨之火。

鐘裏禮拜堂的鐘，在二十四小時內只敲二次——一次正午，一次是夜半。在敲完夜半的鐘聲以後，他聽見一陣急急的步聲。

『明天晚上還是在莫多力夫家。』安矢米諾夫聽見，認得這是起琳林的聲音。『在八點鐘；再見！』

第多羅夫納走進花園。沒有注意到安矢米諾夫坐在櫬子上，她匆匆經過他的旁邊，開了門進去了，門讓她敞着。在她自己的臥房裏她點着支蠟燭快地脫了衣裳，在上床之先，她蹲在一把椅前，雙手放在椅上，頭放在手上。

拉弗斯克回來已經是兩點多了。

十五

拉夫斯克既立定了主意要去欺謊，不是整整地一次，而是慢慢地來，他在第二天剛過一點鐘就去問沙母南哥要錢，他想星期六一定得走。在他的神經病發作之後，他的沮喪的腦中又加上一種敏銳的羞愧的感覺，更是不堪在這鎮裏流落了。如果沙母南哥是同情于他的環境，他想不到難同他們商量商量就可以取得那錢，在明天動身的時候，就推托說是第多羅夫納拒絕不去。他當夜就可以說服她說一切的商約都是于她有益的。如果沙母南哥是在萬高利的勢力支配之下，不給他錢，或者要求些新的條件，那麼他，拉弗斯克，今晚就坐只貨船，或者甚至于隻小帆船到諾威阿孫或者諾夫羅西克去，在那兒再打個謙和的電報給他的母親，等她寄錢來當旅費再走。

他走進沙母南哥的家時，看見萬高利坐在客廳裏。那動物學家是剛來等飯喫的，並且，同平常一樣在翻着畫冊而端詳着那裏面戴高帽的紳士們和戴便帽的閨媛們的相片。

『怎麼這麼倒霉！』拉弗斯克一看見萬高利便這樣想。『他或者就爲了這個而來的。早安。』

『早安，』萬高利回答說，望都不望他一下。

『亞力山大達微矢在家嗎？』

『在廚房裏。』

拉弗斯克走進廚房去，但是在門邊就看見沙母南哥正忙着在弄菜，於是他走回客廳坐下。他常在萬高利面前就有些局促不安，現在他怕人提起他的神經病的事來。有一分多鐘是安靜的。萬高利忽然舉起眼來望拉弗斯克問說：

『昨天以後你覺得怎樣？』

『很好，』拉弗斯克說，面上發紅。『那本來就沒有什麼……』

『一直到昨天爲止，我總以爲只有女人們才有神經病的，所以在起初我以爲你是在做聖魏豆跳舞呢。』

拉弗斯克勉强的笑了笑，想：

『他多麼的無禮！他明知那個于我是不愉快的……』

『是的，那誠然是件可笑的事，』他說，還是笑着。『今天想起來，我簡直笑了一早晨。在這種神經病的發作中，最奇的是。你心裏明明知道這是荒唐而且笑着，而你同時却放聲痛哭。在我們這種神經病的時代，我們都是神經的奴隸；牠是我們的主宰，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文化在這方面給了我們一個不好的變遷……』

拉弗斯克那樣談下去，自己覺感着有些不合適，因爲萬高利正莊

重地在聽他說，眼睛注視着他，好像在在考量他似的；而且他惱他自己：他既不喜歡萬高利，却又不能斂住他面上的笑容。

『但是，我得承認，』他說。『那病的發作自有切近的原因，而且是很够利害的原因。我的身體近來是非常虛弱。加之，常常窮困，自不免煩惱，……缺乏交遊和一切事情的興趣……我的境況比一個當教員的還壞。』

『是的，你的境況是沒有希望的，』萬高利回答說。

那些平靜的，冷酷的話，含着一種介于譏笑和預言之間的意味，激怒了拉弗斯克了。她想起昨夜這位動物學家的那充滿譏笑和厭惡的眼睛來。他停了一會兒，不再現出笑容，問道：

『你怎麼知道我的境況呢？』

『剛纔你自己說的呀。而且，你的朋友又那麼關心于你，我整天

都聽說及你的事。』

『什麼朋友？沙母南哥，我猜是？』

『是的，他也是。』

『我要告訴亞力山大達微矢同普通一般朋友們，不要對於我這樣操心。』

『這兒就是沙母南哥，你頂好去叫他不要對於你這樣操心。』

『我不明白你的話，』拉弗斯克輕輕地說，忽然覺着好像他剛才想起這位動物學家是在輕視他，憎惡他，譏笑他，而且是他的最毒最凶的仇敵。

『留着那種話向別人說去罷，』他輕輕地說，他不能說得響亮些以發洩他的憤恨，因為他的胸中同喉間是給憤恨塞滿了正如昨天晚上給笑聲塞滿了一樣。

沙母南哥穿着圍裙走進來，面上發紅，被廚房的熱氣薰得汗淋淋的。

『呵，你在這兒？』他說。『早安，我的好孩子。你吃過飯了嗎？不必拘禮。你吃過飯了嗎？』

『亞力山大達微矢，』拉弗斯克說，站起來了，『我曾求你幫助我的私事，可沒有跟着就讓你放棄了你對於他人私事的謹慎和尊重的義務。』

『什麼呵？』沙母南哥驚奇地問。

『如果你沒有錢的話，』拉弗斯克往下說，提高了聲音，奮激地站立不定，『不給他，拒絕他就是了。但是爲什麼到處去傳揚說我的境况絕望，同一些別的話？我不能忍受這種朋友的援助和恩惠，說了一先令，却只幫助了半便士！你可以隨你的意去誇張你的恩惠，但是

沒有人給你權柄去閒論人家的私事！」

『什麼私事？』沙母南哥問，愕然的，而且開始有些發怒了。

『你若是來搗亂的，最好請出去。你以後可以再來！』

沙母南哥想起了那個規矩：一個人如果同他的隣居生氣的時候，他應當數着一二三四以至一百，那麼他就會重歸平靜了；所以他很快地數起來。

『我請你不必爲我來爲難你自己，』拉弗斯克接着說。『不要注意着我；我怎麼做，我怎麼生活，那關誰的事呢？是的，我要想走。是的，我欠了債，我喝酒，我是同一個別人的妻子同住，我有神經病，我是無能。我不像別人的沈着，但是那關誰的事呢？尊重別人的私務罷。』

『原諒我，兄弟，』沙母南哥說，他正數到三十八，『但是……』

『尊重別人的個性！』拉弗斯克說。『這種不斷的議論人家的
事，這種嘆息和永遠的窺探，這種偷聽，這種朋友的同情……詛咒這
一切！他們借錢給我便要訂些條件，彷彿我是個小學生一樣哩！他們
怎樣待我，只有鬼知道！我什麼也不要了！』拉弗斯克喊起來，非常
的奮激，又怕要發神經病了。『那麼，星期六我不走了，』他腦裏
想。『我不要什麼了。現在我所要求于你的就是請你們不必費心來管
我。我不是小孩子，我也不瘋，請你們不必跟着注意我。』

教士走進來；看見拉弗斯克的面孔發青，指天畫地的，對着福龍
索夫親王畫像大發其議論，他便站住在門邊，簡直呆了。

『這不斷的窺探到我的內心，』拉弗斯克還在說，『這是侮辱我
的人格；我求那些義務偵探放棄了他們的偵察！夠了！』

『什麼回事！……你說什麼？』沙母南哥說，他已經數到一百

了。

『已經夠了，』拉弗斯克說，直喘氣，戴上他的小帽子。

『我是個俄國醫生，生來就是個正經人，並且是個城市議員，』沙母南哥加重語氣地說。『我從來沒有做過偵探，我不允許人家侮辱我！他嘶聲的喊出來，聲音着重在末一個字上。』閉住你的嘴！』

那教士從來沒有見過沙母南哥這樣地威風，這樣地昂然，這樣地凶猛，他閉上他的嘴，跑到門套裏去，在那裏便迸出笑來了。

彷彿是穿過一層薄霧似的，拉弗斯克看見萬高利站起來，兩手又在袴口袋裏，站着不動，現出一種等候的態度，好像是觀望着將有什麼事情發生似的。這種安閒的態度刺激着拉弗斯克，覺得那是侮慢到極點了。

『好好的收回你的話罷，』沙母南哥喊道。

拉弗斯克現在記不起他說的什麼了，回答說：

『不管我罷！我不求什麼。我求的只是你同那猶太種的德國孫子不要管我！否則我就要動手對付你們了！我要打你們！』

『現在我們明白了，』萬高利說，從桌後面走出來。『拉弗斯克先生想在他未走之先決鬥一下找個快樂，我能够給他那個快樂。拉弗斯克先生，我接受你的挑戰。』

『挑戰，』拉弗斯克低低的說，走到動物學家面前，恨恨的望着他的粗黑的眉毛同鬚髮。『挑戰嗎？老實說罷！我恨你！我恨你！』

『高興得很。明天清早靠近克拜來家那兒。我一切都隨你便。現在，請出去！』

『我恨你，』拉弗斯克喘着氣說。『我恨你很久了，決鬥！好的！』

『亞力山大達微笑，你把他趕出去，否則我就走，』萬高利說。
『他要咬我哩。』

萬高利的冷酷的聲音，使醫生清醒了；好像他忽然的回復原狀；他雙手抱住拉弗斯的腰，把他從動物學家的面前引走，用種動情的音調輕輕地說：

『我的朋友……親愛的，好……你是發了脾氣了，那已够了……那已够了，我的朋友。』

聽見他的柔和的，友愛的聲音，拉弗斯克覺得他遭了一件不曾聽見過的，絕大的事故，好像是火車輾過他身上一般；他幾乎要流起淚來，他搖搖他的手，向房外跑去了。

『明知是被人所憎惡了，而且在這種極可憐的，可厭的，無助的境况之中，置身于那恨他的人的面前。我的天，那是多麼苦呵，』當

他坐在涼亭裏之後不久，他這樣想着，覺得他滿身都被仇恨刺傷了，他作了那仇恨的目標。

『多麼的粗鄙，我的天呵！』

白蘭地加冷水使他精神回復過來。他清楚地想起萬高利那種驕傲的，肅靜的面孔；他昨天的那種眼睛，像地氈一樣的衣服，他的聲音，他的白手；沈重的，激烈的憎恨便糾纏于他的心裏而且迫切地要求報復。在他的想像裏他把萬高利摔在地上，而且用腳踐踏他。適纔所發生的事情，他都一件件地想起來，他奇怪爲什麼在那個小醜的面前勉強的發笑，爲什麼他去睬那班卑賤的小人的意見，他們是沒有人知道的，住在這樣討厭的小鎮裏，就是地圖上也沒有它的名字，而且彼得堡的貴人們沒有一個曾經聽見說起過它哩。若是這個窮鄉村一朝遭水災或者失火，那在俄國報上的電報，讀起來不能比一個轉賣

家具的廣告有意思些。無論他明天殺死了萬高利或者饒他活着，那簡直是一樣，同是沒有意思，沒有趣味。頂好還是一槍射中他的腿或者他的手，傷了他，於是對他笑笑，放他走了，如同一隻折了腿的虫子被丟在草裏一樣——讓他帶了他的隱痛到他自己一樣的卑賤的人羣裏混去。

拉弗斯克去找施可夫司克，把這件事都告訴了他，並且請他做他的幫手；然後他們一起到郵電局長那裏去，也請他做個幫手，他們就留在那兒吃飯。在吃飯時，他們說了許多笑話。拉弗斯克拿他自己來取笑，說他幾乎不知道怎樣去放手槍。而他稱自己是御前射手，是威廉特爾。（註一）

『我們一定要給這個正人君子一個教訓……』他說。

吃完飯後，他們動手打牌。拉弗斯克玩着，喝啤酒，而且想着決

鬥是愚笨的，無意思的，因為決鬥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反而使牠夾纏不清，可是有時又是免不了的。拿這次的事件來說，當然誰也不去反對萬高利。而且這次的決鬥至少有一種好處，那便是，拉弗斯克從此以後就不能再居在這鎮裏了。他有些醉意，玩得很高興，而且覺得很舒服。

可是，太陽下了山，天漸漸黑起來，他又感到不安。他不是怕死，因為在吃飯時同打牌時，因為某種理由，他總相信這次決鬥是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怕的是在明天早晨，他有生以來第一遭，不知道要發生什麼想不到的事，再還怕的是今天晚上……他知道今夜一定是夜長不寐的，他知道他不僅會要想起萬高利同他的仇恨，並且也會想起他必得實行而且無法消除的那一大堆謊。他好像馬上得了病，對於牌和人的興趣立即完全消失，不安起來，請他們允許他回家去。他很

想上床去，躺著不動，去預備夜來的思想。施可夫司克同郵局長送他回了家，而且再往前到萬高利那兒去商量決鬥的事。

靠近他家門，拉弗斯克遇見安矢米諾夫。那年青的人正在着急。

『我正在找你呢，伊萬安君石，』他說。『我求你快些來……』
『那兒？』

『有人要見你，你不認識的，有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誠懇地要求你去一刻兒。他要向你說幾句話……對於他，那是關乎生死的一個問題……』

安夫米諾夫奮興地，用很重的阿美尼亞人的口音說。

『那是誰呵？』拉弗斯克問。

『他要我不要告訴你他的名字。』

『告訴他說我很忙；明天罷，如果他願意的話。』

『那怎麼能夠！』安矢米諾夫驚異地說。『他要告訴你一件很重要的事，對於你……很重要！你若是不去，可怕的事就會發生的。』

『奇怪……』拉弗斯克低低的說，他不能明白安矢米諾夫爲什麼這樣着急，在這個沈悶無聊的小鎮裏會有什麼古怪的事情呢。

『奇怪，』他遲疑地再說。『走罷，我也不在乎。』

安矢米諾夫急急地在前面走，拉弗斯克跟在他後面。他們走出了大街，就轉向小路走去。

『這多麼煩人！』拉弗斯克說。

『等一會兒，等一會兒……這就到了。』

靠近舊城牆，他們轉上一條兩面是空圍籬的小路，來到一個大園裏向一間小房子走去。

『那是莫力多夫的家，是不是？』拉弗斯克問。

『是的。』

『但是我不明白我們爲什麼從這後面走。我們應當由大街上來，那邊近些……』

『沒關係，沒關係……』

安矢米諾夫帶他從後門進去，向他做手勢，叫他要安靜無聲，這也使拉弗斯克奇怪。

『這裏，這裏……』安矢米諾夫說。輕輕地開開門，點起腳來走到甬道上去。『安靜，安靜，我求你……他們會聽見。』

他聽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拉弗斯克輕輕地說：

『開開那扇門，走進去……不要怕。』

拉弗斯克迷亂的開開門走了進去，那房子天花板很低，窗上都有

韓幔。

在桌上有支蠟燭。

『你要什麼呵？』有人在隔壁房裏問。『莫力多夫，是你嗎？』

拉弗斯克走進那間房去，看見起琳林，而且在他旁邊的是弗多羅夫納。

他沒有聽見向他說了些什麼；他昏搖的退後了，而且他不知道怎麼他就到了街上了。他對於萬高利的仇恨，同他的不安甯——都從他的心靈上消滅了。他走回家去，一路搖動着他的右手，眼睛小心地望着地上，使脚步踏着平的地方。到家後，在他的書房裏，他來回的走着，手在磨搓。他不舒服地聳他的肩和項，好像是他的領子同襯衣太緊了似的；于是他點着一支燭，對着桌子坐下……

註一 威廉台爾 William Tell 是瑞士的著名射手。

十六

『你所說的「人性的研究」，如果要滿足于人類的思想，那要等到這種研究進步而且與真確的科學相結合的時候。至於牠們將結合于一種新的顯微鏡下呢，或者于一個新的「漢姆萊特」的獨白裏，或者于一種新的宗教中，我都不知道，但是我預料這地球在牠將消滅之前會結上一層冰殼。當然的，在一切人類學識當中，最永久可靠的，最有生命的就是耶穌基督的教訓；但是你看：便是這個也還有多少不同的解釋！有的人說，我們應當愛我們的鄰居，但是要除開當兵的，犯罪的和瘋癲的。他們讓第一種人死在戰場上；第二種人是該被監禁或者被處決的；第三種人是要禁止結婚的。別的解釋的人却又說我們應當愛一切的隣人，沒有什麼除開在外的，無有輕重之分。依照着他們

的教訓，若是有個害癆病的人，或者一個殺人犯，或是一個瘋癲的來求同你的女兒結婚，那麼你應當允許他了。如果有些廢物去攻擊身心健全的人，那麼，你便不應衛護你自己。爲了愛而愛，如同爲藝術而藝術，這種主張，如果牠有了力量，結果會使人類歸于全滅；這樣，那便成爲世上從來沒有犯過的大罪孽。那兒有了許多種的解釋，而且因爲有了許多的緣故，正經的思想家便不會滿意於任何一種，于是把他們自己個人的解釋加上于那一堆。爲了那個原故，所以你決不應把問題放到哲學的或者所謂基督教的理論上；那樣的做去，你只會使問題離解決更遠了。』

那教士留神地在聽動物學家說，想了一會兒，問道：

『是那些哲學家發明了那各人固有的道德規律呢，還是上帝起初造人的時候就一同創造的？』

『我不知道。但是那種規律是很普及于一切民族和一切時代，所以我想我們應當認定牠是結合于人的機體中，那不是發明出來的；牠本來是存在着，而且將來還是存在着。我並不是告訴你說：將來有一天我們可以從顯微鏡底下看出牠來，但是牠在機體上的關係確是現諸事實的：例如，腦筋的變態和一切所謂心靈上的病，我很相信，最現出的徵象便是破壞道德的規律。』

『好。那麼，正如我們的肚子要我們吃東西，我們的道德意識便要我們愛鄰居。是那樣嗎？但是那種無教養的人，因為愛自己的緣故，便反對那良知同理智的呼聲，而這個便引起許多難解的問題了，若是不讓我們把牠們放在哲學的根基上，那麼我們應當向誰要求解決那些問題呢？』

『讓我們所有的一點真確的科學去解決。信賴證據和事實的論』

理。固然，那是有限的很，但是，在另一方面說，那不像哲學那樣渺茫而且無定。這道德的規律，我們且假定說，是告訴你要愛你的鄰居。那麼？在現在或是將來，那有害于人的和那以危險恐駭于人的——切，我們應當去除掉，那纔是愛的表現。我們的智識和事實告訴我們說，那道德上的和生理上的反常者都是人類的蝨賊。既然如此，你就應該極力反對這種反常者；如果你不能把他們提高的道德標準上來，你就應當有能力去使他們無害于人——那就是消滅他們。」

『那麼愛是在于強者克服弱者。』

『當然。』

『但是你知道那班強者曾經把我們的耶穌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
教士含怒的說道。

『在事實上那些釘死他的人不是強者，乃是弱者。人類的文化軟

化了而要消去生存的競爭和天然的淘汰；所以那班弱者很快的昇進而君臨于強者之上。你且設想你能夠將粗陋的淺薄的人道觀念灌輸到一羣蜂子的腦筋中。那將發生怎樣的情形？那應該死掉的雄蜂都會存活着，吃盡蜜液，擾亂蜂羣，釀成弱者克服強者的結果，而使強者退化。在人羣裏現在也有同樣的趨勢，弱者在壓迫強者。在沒有文化的野人裏面，那最聰明，最能幹的人就是首領，就是主人。但是在我們這文化之邦却釘死了耶穌，而且還繼續在釘死他那樣的人，所以那是我們的心中缺乏點什麼東西：：而這點東西是我們應當在我們自身中提高起來的，若不那些錯謬就永無終止。』

『但是你分別弱者和強者有什麼標準？』

『學識同證明。害肺癆者同害癱疽者是從他們病態上分別出來的；瘋狂者同放蕩者是從他們舉動上看出來的。』

『但是也許有錯誤哩！』

『是的，可是當洪水洶湧而來的時候，你只怕濕了你的腳，那是中用的！』

『那是哲學，』教士笑了。

『一點也不是。你是被修道院裏的哲學弄的這樣昏了，你不想見到什麼，除了一切中的一片迷霧。你那年青的頭腦裏堆滿了的那些抽象的學問，其所以說是抽象的就是因為他們使你的頭腦離開了明白的事實。正眼看着魔鬼，如果他是魔鬼，就告訴他是魔鬼，不必去找康德或者海格爾來解釋。』

動物學家停了一會兒，又接下去說：

『二加二等于四，一塊石頭便是一塊石頭。這兒明天我們有一次決鬥。你同我都要說那是愚笨而且可笑的，那是不合時宜的，紳士的』

決鬥實無異于酒店裏醉漢的相打，可是我們却不能止住，我們得到那兒去打。所以武力是比我們的理性還強些。我們去罵戰爭是劫掠，是殘忍，是互相慘殺；我們不能夠看着鮮血而不寒心；但是那法國人或者德國只要是侮辱了我們，我們便立刻覺得精神抖擻起來；我們熱忱的喊叫着『Hurrah!』，衝上去打敵人。你將要求上帝賜福于我們的兵器，而且我們的勇氣會激起一般普通的熱情。這樣看來，究竟還是武力比我們和我們的哲學強些，即使不是高尚些。我們不能阻止牠，正如我們不能阻止那海上浮雲。不要偽善罷，不要在暗地嘲罵牠，不要說：「呵，老樣子，愚笨的！呵，那是不合于聖經的！」但是正面對着牠看罷，認識牠的合理，而且，比方說，當牠要去毀滅一個腐敗的，癰疽的種族時，不要用你的小丸藥來阻礙牠，而且不要錯解聖經上的話。雷司可夫有一篇故事說一個有良心的丹尼納，他在城內看見

一個長麻瘋的人，他就以愛的名義和耶穌的名義去給他吃的穿的。若是那丹尼納果其愛人類，他就該把那患麻瘋的人拖到城市外儘遠儘遠的地方，把他丟到坑裏去，于是再去救助那班康健的人。我希望基督所教給我們的是一種合理的，明智的，實行的愛。」

『你是怎麼一個人！』教士笑道。『你不相信基督。你爲什麼常提起他的名字？』

『是的，我相信他。不過我是按照我自己的法子去信，不是按照你的。呵，教士，教士！』動物學家笑了，雙手圍住教士的腰，快樂的說：『你明天也同我們去決鬥嗎？好嗎？』

『我的職位不讓我；否則我可以去，』

『你說「職位」是什麼意思？』

『我是崇奉上帝的。我是處在一種有體面的地位。』

『呵，教士，教士，』萬高利笑着再說，『我喜歡同你談話。』
『你說你有信心，』教士說。『是那種的信心呢？我有個叔叔，他是個牧師，他有信心，所以當天旱的時候，他帶了雨傘和皮外套到野外去求雨，怕是回家來的時候淋濕了他哩。那就是信心！當他說起耶穌來，面上充滿了光輝，而那些農戶——男的女的——都淚如泉湧的哭着。他想止住浮雲，他想掃去你所說及的那種種暴力。是的……信能移山。』

教士笑着，猛猛的打動物學家的臂上一下。

『是的……』他接着說；『你在這兒老是在教訓人，測量海洋的深淺，分別強的和弱的，著作一些書，挑動人家來決鬥——而一切事依然如故；但是，你瞧！將來只要有一個衰弱的老人用聖靈來說一句話，或者一個新的摩哈麥德帶着劍兒從亞拉伯馳騁而來，那麼一切事

就會翻轉來，而且在歐洲便沒有一塊石頭仍安身在別一塊石頭上。」

『喔，教士，那就是在鬼神的膝前。』

『信心而沒有工作是死的，但是工作沒有信心則更壞——那只是時間的枉費而已。』

那醫生從向海開的門裏走進來，他看見教士同動物學家，於是走向他們面前去。

『我相信什麼都預備好了，』他喘着氣說。『哥峨羅夫司克同鮑可當幫手。他們清早五點鐘就動身，天空簡直給雲遮遍了，』他說，望着天空。不能看見一點什麼；那是馬上就要下雨的。』

『我希望你預備同我們一起去嗎？』動物學家問。

『不，上帝不許我去；我實在是夠忙的了。裕斯耿莫魏矢替代我去。我已經同他說妥了。』

遠遠的海上有電光在閃，跟着就是一陣雷聲。

『在風暴之前是多麼的閉悶！』萬高利說。『我猜你已經到拉弗斯克那兒去了，並且在他的胸前痛哭了一場。』

『爲什麼我要到他那兒去呢？』醫生胡亂的回答說。『還有什麼哪？』

沙母南哥在太陽未落之先，他在大路上和街上走了好幾次，想去碰見拉弗斯克。他以他自己的性急爲可恥。他要想用一種說笑話的腔調去向拉弗斯克認錯，安慰安慰他，並且告訴他這種決鬥是中世紀蠻性的遺留，但是天意給他們這一次決鬥是使他們和好的一種手段；在明天，他們兩個極聰明可愛的人，互相放槍之後，就會了解彼此的崇高的性格而成爲朋友了。但是他總沒有遇見拉弗斯克。

『要我去看他幹什麼？』沙母南哥還在說。『我沒有侮辱他；是

他侮辱我。請你告訴我，他爲什麼攻擊我。我怎麼得罪了他？我走進客廳，突如其來的一聲：「偵探！」那可奇怪了！告訴我，那是怎麼起始的？你向他說了什麼？」

『我告訴他說他的境况是絕望了。並且我是對的。只有誠實的人或者光棍流氓能夠從任何的環境裏找到一條去路，可是一個人同時想做君子而又兼做小人——那是一條絕路。但是已經十一點了，先生們，我們明天還得起早呢。』

忽然一陣狂風，吹起海邊的塵土在盤旋，同海裏的浪聲響成一片。

『一個大風暴，』教士說。『我們得進去了，不然眼睛裏都是土了。』

他們走時，沙母南哥嘆著氣，抓着他的帽子說：

『我想我今天晚上睡不着。』

『不要擾亂你自己，』動物學家笑着說。『你可以休息休息你的腦子罷；這決鬥是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拉弗斯克會大量的向空中放槍——他只能如此；而我敢說我絕不放槍。爲了拉弗斯克緣故被拘留而且犧牲我的時間——這場把戲不值這枝蠟燭。我且我問你，對於決鬥有什麼懲罰呢？』

『拘留，而且，如果你殺死了你的對手，至多三年的監禁，在堡壘裏。』

『聖彼得堡壘呢，還是聖保羅堡壘呢？』

『不，我信在軍隊的堡壘裏。』

『雖然，這個漂亮的紳士本該得一個教訓！』

在他們後面的海上，忽然的一閃電光，把房頂和山峯都照亮了。

這些朋友在大路上分散了。當醫生消失于黑暗中而且他的脚步聲也聽

不見時，萬高利喊着向他說：

『我希望明天的天氣可不要阻礙我們！』

『那可難免！但願如此呵！』

『晚安！』

『呵，晚上怎麼？你說什麼呀？』

在風和浪的吼聲和激雷的轟聲中，他們很難聽得彼此的說話。

『沒有什麼，』動物學家喊着，急急跑回家去了。

十七

『悲苦沉沉地壓着我的心胸，

百感叢生：

往事在靜默中展開

她幽長的卷帙現于我的目前。

惱恨着而且戰慄着的我呵

徒然地詛咒而且傷心痛哭；

我流出的淚兒雖是酸苦，

我並不洗去那一行行的淚痕。』——普希金。

——無論明天早晨他們殺死了他，或者嘲弄他——那就是饒他活着——總之，他是場臺了。無論那無恥的女人爲了她的羞恥和絕望而自殺，或者仍然可憐的生存着，總之，她也是場臺了。

夜深了，拉弗斯克坐在桌邊這樣想，還是在搓磨他的手。窗戶忽然吹開了，一陣狂風括到房裏來，吹落桌上的紙張。拉弗斯克關上窗戶，俯身來拾地上的紙。他感着他的身體中一種新的不快之感爲他從前所沒感到過的。他怯怯的行動，抖動他的肘臂而聳着他的肩、當他

重復坐在桌前時，他又搓磨你的手。他的身體都失去了牠的柔順了。一個人，在死的前夜，應當寫些東西給他最親近的親屬。拉弗斯克想到了這個。他拿起筆來，發抖的寫：

『母親！』

他想寫給他的母親，要求她看她所崇信的仁慈的上帝面上，發一點慈悲給那個不幸的女人，她，因為他的行爲，失了體面，而且是孤獨，貧窮，懦弱，他的母親應當饒恕她，並忘去一切的，一切的事情，而且以她的虔敬爲她的兒子贖罪于萬一。但他想起他母親的樣子來，一個倏而肥胖的老女人，帶着一頂花邊小帽，常常早晨帶了她的同伴哈叭狗到花園裏去散步；她常常是怎樣專橫的向她的園丁同僕人呼喊，她面容是如何的驕傲——他想起了這些事來，便塗去了方才寫的那個字。

三面窗戶都閃照着迅速的電光，跟看就是一陣悠長的震耳的雷聲，起始是轟轟的響，最終是嘩啦一聲，窗戶上的小方玻璃都震動了。拉弗斯克站起身來，走到窗前去，把額頭靠在窗玻璃上。那是兇猛的大風暴雨在那天邊上，電火閃着一條條的白光從烏雲中射到海裏，照亮了那一望無涯的，洶湧的暗黑的波濤。左邊，右邊，而且，無疑的，屋子上面，都是閃電。

『這風暴！』拉弗斯克輕輕地自語；他很想對什麼人或者什麼東西祈禱，或者就是對那電光和烏雲罷。『可愛的風暴呵！』

他想起在兒時發風暴的時候的情景：他常常不帶帽子在園裏亂跑，而且有二個美髮的藍眼睛的小女孩兒常常跟着他後面跑，他們怎麼被雨淋濕了；他們高興的笑着，但是一有了雷聲，女孩們就躲到他的面前來，信賴他，那時他在他的胸前畫着十字，急忙地不斷地說：

『上帝，上帝，上帝……』呵！童年的天真的生活消失到那兒去了？沒入什麼海裏去了？他現在不怕風景，不愛自然；也不信上帝了。所有喜愛他，信賴他的女子，現在都被他糟蹋了。在他的一生中他沒有栽過一棵樹在他自己的花園裏，亦沒有培植過一根草；他生活在生物中，沒有救過一只蒼蠅；他沒有做出什麼事來，除了破壞，糟蹋和欺謊，欺謊……

『在我的過去中可有什麼不是罪惡的麼？』他問他自己，想要抓着一種光明的回憶，如同一個人墮下山崖想要抓着一些草木一樣。

在小學裏嗎？在大學裏嗎？但是那是一種欺騙。他不曾用功，所學的一些都忘記了。對於國家的服務嗎？那也是一種欺騙，因為他在職務上沒有做一點事，是只拿薪水不做事的，而且這樣的人未受懲罰，也就是因為欺瞞了政府。

他沒有探求真理的欲望，他也不曾探求真理；被罪惡與欺誑所迷住的他，是睡着或沉默着。他，如同一個來自別個行星的住客，沒有參與過人們的公共生活，他對於他們的苦痛，他們的意見，他們的宗教，他們的科學，他們的競爭，他們的努力，都是很冷淡的。他沒有說過一句好話，他沒有寫過一行不是無聊而且俗劣的文字；他沒有給他的朋友做過半便士的事，但是他可吃了他們的麵包，喝了他們的酒，引誘了他們的妻子，仰給于他們的思想，而且，爲要對於他們和他自己掩飾他這種可鄙的寄生生活起見，他常常極力擺出一種比他們還要高貴一些的架子來。欺騙，欺騙，欺騙，……

他清楚地記起他那夜在莫力多夫家所看見的事，他覺着十分的苦痛。起琳林同安矢米諾夫都是可惡的，但他們不過是接續做他所做過的事；他們是他的同志，也是他的徒弟。這個年輕的弱女子曾經對於

他比對於兄弟還信任些，可是他使她離棄了她的丈夫，她的朋友，她的國家，而把她帶到這里來——受熱，受病，受苦惱；並且她天天都想起他的懶怠，他的卑劣，他的虛偽——而這就是她一向在她的軟弱，疲乏，可憐的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于是他漸漸的厭惡她，恨她起來，可是還沒有勇氣拋棄她，他已經一步一步地用欺誑的網把她縛束起來……其餘的事已經歸這兩個人（按即指起琳林與安矢米諾夫）做了。

拉弗斯克坐在桌邊，又站起來走到窗前去；一會兒他吹滅了蠟燭，一會兒他又重點着。他大聲的咒罵他自己，哭着，祈求饒恕；他幾次喪氣的跑到桌前，而且寫：

『母親！』

除了他的母親，他沒有再親近的親戚朋友了；但是他的母親又怎能幫助他呢？她在都兒呢？

他想跑到第多羅夫納面前去，跪在她的脚下，吻她的手和脚，求她饒恕；但是她是他的受騙者，並且他怕她已經是死了。

『我的生命是糟毀了，』他說，還在搓他的手。『我爲什麼還活着，我的天呵！……』

他已經把他那暗淡的星宿逐出天外；牠已經落下了，牠的踪影已消失于夜的黑暗裏。牠永不會重新回到天上，因爲生命只有一次，決無重來第二次的。如果他能重度那以往的年華，他就要改虛僞爲誠實，改懶怠爲勤作，改困苦爲快樂；他要將貞潔還給那些被他所污了的女人們。他會認識上帝與善罷，但那是同挽回那落下的星兒到天上去是一樣的不可可能，因爲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是絕望了。

風暴過了以後，他坐在敞開的窗前，靜靜想着他目前的事物。

萬高利難免會殺死他。那個人對人生之明察的冷酷的理論是承認滅掉

那班腐化者和無用者的；如果這在實行時有了改變，那麼，正是拉弗斯克所引動他的厭惡之心饒了他。如果他不瞞準，或者，想玩弄他所憎惡的對手，只打傷他。或者向空中放射，那麼他能夠怎麼辦呢？他能夠往那兒去呢？

『到彼得堡去嗎？』拉弗斯克問他自己。但那樣便是又開始去度他所詛咒的這種舊生活。一個人如果想遷移地方以求拯救，如同無定棲的鳥兒，那麼他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出什麼來，因為世界對於他都是一樣的。在人們當中去尋找救嗎？找誰，怎麼找呢？沙母南哥的仁慈和大現在是同教士的癡笑和萬高利的仇恨一樣的不能救他。他一定得在他自己身上尋求拯救，若是找不出來呢，為什麼在耗費時間？他應該自殺，那就算完了……

他聽見車馬的聲音。天漸漸地亮起來了。那車在附近走過，轉

灣，車輪在濕的沙上軋着，便停住在這屋的近旁。車裏坐了二個人。

『等一等；我就出來，』拉弗斯克從窗外面向他們說。『我沒有睡覺。當然還沒有到時候罷？』

『是的，現在四點鐘了。按時候我們可以到那兒……』

拉弗斯克穿上外衣，戴上帽子，放幾根紙煙在衣袋裏，仍然躊躇不決的站着。他覺着總還有點什麼事應該做。在街上那二個幫手在低低的談話，馬在喘氣，這種聲音在這人們都在夢中而且天還沒有大亮的陰濕的早晨中，使拉弗斯克心靈中不痛快地感覺得一種不祥的預兆。他站了一會兒，躊躇着，然後走向臥室裏去。

第多羅夫納挺直的躺在床上，從頭到腳蓋着一張氈子。她一絲不動；她整個的形相，尤其是她的頭，彷彿是埃及的木乃伊。拉弗斯克靜默地望着她，心裏在求她的饒恕，並且想如果天上果真不是空虛的而

且真有个上帝，那麼上帝要救救她；若是那兒沒有上帝，那麼她最好是去死了——她沒有什麼活着的必要了。

忽然她跳了起來，坐在床上。抬起她的蒼白的臉孔，驚懼地望着拉弗斯克，問道：

『是你呀？風暴完了嗎？』

『是的。』

她記起來了；兩手抱住她的頭，週身在發抖。

『我是多麼苦呀！』她說。『如果你知道我是多麼苦呵！我希望，』她接着說，眼睛眯眯地合着，『你來殺死我，或者把我趕出去，趕向狂風暴雨裏去，但是你延宕着……延宕着……』

溫柔的，激動的他伸出雙手來抱着她，在她的手上，膝上亂吻。她低低的談了些話，前事的回想使她發抖，這時他摸着她的頭髮，望

着她的面孔，實在覺得這個不幸的，有罪的女人是她唯一接近的親切的人兒，沒有人可以代替的人兒。

當他走出家門，進了馬車時，他希望可以生還家來。

十八

教士起身來，穿好衣服，拿着他的粗木杖，靜靜地溜了出去。天很黑，他走上街時連他的白衣還看不清楚。天上一顆星星都沒有，好像還要下雨似的。一陣陣的濕泥味氣和海水的味氣可以嗅得見。

『希望那些山莊的人們不要攻擊我們，』教士在想，聽着木杖打在地上的聲音，覺得那聲音在這夜的沈靜裏是如何響亮而孤寂。

他走出城時，木杖和道路他都看得清了。在黑漆漆的天空，到處是一堆堆的烏雲，有些星星忽現忽隱地在眯眼似的。他在一道高的石

岸上走，却沒有看見海；海在下面瞌睡着，那看不見的浪懶懶的沈沈的向海岸撲擊，好像是在唱『Come』，而且多麼的幽慢呵！一個浪的撲擊——這教士可以數八步；以後又一個撲擊，六步；再是第三個撲擊。及同方才一樣，什麼都看不見，在黑暗裏聽得見那懶惰的疲倦的海聲。可以聽得見極遠的，不可思議的當兒，上帝在雲端移動的聲音。

那教士覺着不安。希望上帝不要責罰他之與那些沒有信心的人們做朋友，甚至于還去看他們的決鬥。這次決鬥是會無聊的，不會流血的，可笑的，但是無論如何總是一個不信教的人們的現象，一個教會裏的人去參與這種事總是不正當的。他站住了而且疑慮起來——他應當回去嗎？但是一種極迫切的好奇心克服了他的懷疑，于是他又向前走去。

『雖則他們沒有信心，他們却是好人，而且是要得救的，』他堅

信他自己。『他們一定可以得救的。』他大聲的說，點着一支紙煙。

應該依什麼標準去量定人們的品性，確當地判斷他們呢？那教士想起他的仇敵來，那牧師學校的監督，他是信仰上帝的，過着清淨的生活，不會與人決鬥的；但是他常常使教士吃着拌着沙子的麵包，有一次爲了一點事幾乎把教士的耳朵都撕下來了。如果人們的生命都是那樣粗野的構成的，至于人人都去恭敬那個偷公家麵粉的，凶殘的詭詐的監督，而在學校裏都爲他祈禱健康，那麼，對於像萬高利同拉弗斯克這類的人，只因爲他們不信仰上帝，就應當不理嗎？教士在權量這個問題，但他想起昨天沙母南哥的可笑的樣子來，因此把他的思想的線索弄斷了。他們明天有怎樣的趣事！教士幻想着他怎樣的坐在樹叢下看，而且，到第二天午餐上萬高利開始自誇的時候，他，教士自己，要開始笑着而且告訴他關於決鬥一切的情形。

『你怎麼多知道了呢？』萬高利要這麼問。

『噯，你在那兒，我在家裏，但是我可知道一切的事。』

如果寫一篇關於決鬥的談諧的描寫，那到很有趣。他的岳父讀了會笑的。一個好故事，說或是寫，對於他的岳父是比肥肉美酒還好。

那黃河的平野開展在他面前了。河流因爲雨後更是闊廣些，凶猛些；從前的幽幽的流，現在變爲暴急了。天漸亮起來。那灰褐色的清晨，同那奔馳往西的浮雲，宿霧繚繞的山峯，濕潤的叢林，所有這些在教士看來都是不美的，陰森的。他在小泉水溝裏洗洗臉，做了他的晨禱，並且很想吃點茶同熱的牛奶捲，那在他岳父家裏天天早晨是有吃的。他想起他的妻子，而且想起他鋼琴上彈的那『回憶往日』的曲子來。她是怎樣的一種的女人呢？他的妻子同他相識，訂婚，結婚都

在一星期內完成；他和她同住還未滿一個月，他就被派到這裏來了，所以他還沒有時間去認清她是什麼模樣。但是，他總思念她。

『我得寫一封好信給她……』他想。

那小酒館的旗子懶懶的掛着，被雨打濕了，就那小酒館的本身，房頂是濕的，好像比從前黑些矮些了。在門邊站着一輛大車；克拜來同兩個山裏人和一個年輕的穿了長袴的韃靼女人——那一定是克拜來的妻子或女兒——正從屋子裏運出一袋袋的東西來，放在大車上的玉蜀黍桿子上。

靠近大車，站着兩隻驢子，垂着他們的頭。他們把那些東西都放完時，那兩個山裏人同那個年輕的韃靼女人又把些草桿蓋在上面，克拜來就急忙地來給那只驢子套上韁索。

『私運禁貨，大概是罷，』教士想。

這兒就是那棵倒了的樹，帶着一些枯乾松針，這兒是野火燒下來的黑痕。他想起那天的野餐會的一切情況來，那野火，那山裏人的唱歌，他的做教主的甜夢，同那禮拜堂的儀仗：：那黑河也因雨後而更黑些寬些了。那教士提心吊胆的走過那窄狹的橋，這橋是和那污濁的水波相接觸了；走過之後，他便穿過小路向草棚走去。

『一個出色的人，』他想，自己躺在乾草上，想起萬高利來。

『一個好人——上帝保佑他健康；只是凶暴了一點。：：：』

爲什麼他恨拉弗斯克，拉弗斯克也恨他？爲什麼他們要來決鬥？如果他們從兒時就同教士一樣的知道艱苦；若是他們是在那些無智識的，硬心腸的，粗魯而且鄙陋的人們中養大的，（他們那些人把麵包殼給你吃，他們隨地吐痰，他們在吃飯和禱告時打噎的）；如果他們在兒時不爲安樂的環境和他們所交遊的朋友所弄壞——那麼他們將怎

樣率直的互相攻擊，又將怎樣坦然的放過彼此的短處而尊重彼此的長處！爲什麼，就是表面上合禮的人也那麼少！固然拉弗斯克是輕狂，放蕩，詭譎，但是他不會偷竊，不會隨地亂吐；他不曾虐待他的妻子，不會罵她道：『你吃起來要把肚子脹破才放手，但是你却不做事；』他也沒有用鞭子打小孩子，或者把臭肉給他的僕人吃——真的這就是可以對他放肆的理由嗎？況且，他是一個苦于有缺陷的可憐人，同病人苦于他的瘡痛一樣。如果他們不因爲煩厭和某種誤解以至于去找彼此的污點，滅亡，遺傳性和諸如此類的不可思議的事，他們何不彼此退讓一些，改變他們的仇恨和憤怒，當此滿街都是愚民的嘆息，貪婪，詈罵，敗德，詛咒，女人的叫喊……

一輛馬車的聲音打斷了教士的思想。他從門口望出去，看見一輛馬車裏面坐了三個人：拉弗斯克，施可夫司克同郵務局長。

『打住！』施可夫說。

三個人都走出車來，彼此的相望着。

『他們還沒有來，』施可夫說，一面在抖泥。『好麼？直到開場的時候，我們且去找一個合適的地方罷；在這兒可沒有廻旋的餘地。』

他們沿河向前走去，一會兒就不見了。那韃韃車夫坐在車上，頭縮在肩膀上睡着。過了十分鐘教士從草屋裏走出來，脫下他的帽子，免得引人家注目，他開始向河沿的草叢和玉蜀黍地裏走去。那草同玉蜀黍桿都是濕淋淋的，大水滴兒從樹上落在他的頭上。『倒霉！』他說，拾起連泥帶水的褂子。『我早知道是這樣，我便不會來了。』

一會兒他聽見他們的聲音，也看見他們了。拉弗斯克彎着背，手放袴袋裏，急促地在一片艸地上來回地走着；他的幫手們站在水邊，

抽着煙。

『奇怪，』教士想，沒有看見拉弗斯克在走；『他看上去像個老人……』

『他們多麼昏呵！』郵務局長說，看看他的錶。『懂禮的人也許會遲到罷，可是依我想那總是討厭的了。』

施可夫司克，一個胖胖的，黑鬍子的人，在聽着，說：

『他們來了！』

十九

『我有生以來是第一次看見！多麼明艷呵！』萬高利說指着那草地，而且伸出手來對着東方。『看呵！碧綠的光輝！』

在東方的山背後，射出兩道碧綠的光來，的確是很美麗。太陽漸

漸地升起。

『早安！』動物學家說，向拉弗斯克的幫手們點點頭。『我來的不晚罷？』

他後面也跟着他的兩個助手，鮑可同哥臥羅夫司克，兩個一般高的年輕的職員，穿着白的襯衣，還有裕斯耿莫魏矢，一個消瘦的不諳社交的醫生；一隻手攜了一只袋子裝了些什麼東西，那隻手同平時一樣，拿着一根手杖，放在身背後。把口袋放在地上，同誰也不打個招呼，他把那隻手也放在背後，開始在草地上來回的走着。

拉弗斯克現在感覺到一個人說不定一會兒就會死了時的頹喪和不安，而且，因為這個原故，大家都注目于他。他想要趕快就死，或者馬上就回家去。他這回是平生第一次看見太陽出山；那清晨，那碧綠的光輝，那潮濕的土池，那些穿着濕靴子的人們，在他看來同他的生

命都沒有什麼關係，都是無聊的，惱人的。所有這一切同他所經過的夜間，同他所想所覺得的罪過，都沒有什麼關係，所以他寧願暢暢快快地走開而不等候決鬥了。

萬高利看來也有些憤興，可是他想去隱住他的憤興，外面上似乎他對於那碧綠的光輝比什麼還有興味些。那些幫手們有些慌亂了，他們彼此望着，好像是在奇怪他們爲什麼到了這里來，到這里來做什麼的。

『諸位，我想我們不必再望前走了，』施可夫司克說。『這兒就可以了。』

『是的，當然。』萬高利同意說。

接着安靜了一會。裕斯耿莫魏矢來回的在走，忽然的轉過頭來輕輕的向拉弗斯克說，對着他的臉呼吸：

『他們大概沒有把我的條件告訴你。每一邊應給我十五盧布；若是有一邊被殺死了，那沒有死的就該給我三十盧布。』

拉弗斯克從前就認識他，可是這是第一次看清楚了他的沒有光澤的眼睛，他的硬鬚鬚，同他的消瘦的有癆病的脖子；他是掙錢奴，不是醫生；他的呼吸有一股臭牛肉的味氣。

『這世界上都是些什麼人呀！』拉弗斯克想，一面又回答道，『很好。』

那醫生點點頭，又開始踱來踱去；本來他並不需要這些錢，他之所以問他要錢，只是由于惱恨。他們都覺得這時該開始了，或者可以說，該結束那已經開始了的事情，可是他們還不開始或結束，只是抽着煙往來走動。那兩個年輕的職員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決鬥，就是到現在還很難相信這種私人的，非必須的決鬥；他們仔細的看着他們的自

衣服，摸着他們的袖子。施可夫斯克走到他們面前，輕柔地說：

『諸位，我們應當盡力阻止這次的決鬥；他們應該講和修好。』

他面上羞紅，接着說：

『起琳林昨晚在我家裏說，拉弗斯克找着他同弗多羅夫納在一起，諸如此類的事。』

『是的，我們也知道那件事，』鮑可說。

『好，你知道，那麼……拉弗斯克的手都是發抖的，諸如此類的情形……他現在幾乎不能捏住一支手槍。和他相鬥是如同和一個酒醉的人或者一個害傷寒的人相鬥一樣的無人道。如果商議講和而不成，我們也要延遲這次決鬥，或者什麼別的法子……這是一種悽慘的事，我不忍看牠。』

『去同萬高利商量商量。』

『我不知道決鬥的規矩，該詛咒的是這些規矩呵，而且我也無需乎知道；也許他以爲拉弗斯克怕了，叫我去向他說的，但是任他如何想——我要去同他說說。』

施可夫司克躊躇的走向萬高利那兒去，輕輕地走，好像他的腿是睡覺了似的；當他走到他面前，咳一咳嗽，他整個的樣子就是一幅懶怠的圖畫。

『先生，有一件事情我必須向你說說，』他開始說，注意地望着動物學家衣服上的花。『這是的確的。我不明白決鬥的規矩，該詛咒的是這些規矩呵，我并不知道；而且我對於這件事的態度不是因爲我處于幫手的地位或者那一類的資格，而是因爲我處于人的地位，就是這個意思。』

『是的。那麼？』

『每當幫手們提議講和時，總沒有人聽他們的話；總以為那是一種空套。虛情而已。但是我誠懇地要求你去顧念顧念伊萬安君石。他今天似乎不是平常的情態，——有些異樣，有點可憐。他有一件不幸的專。我不能够說這閒話……』

施可夫司克臉上緋紅，向四圍看了看。

『但是爲了這決鬥的事，我不能不告訴你，拉弗斯克昨晚看見他的太太在莫多里夫家裏同……同一個男人在一起。』

『多麼討厭！』萬高利說；他的臉變白了，皺着眉頭，大聲的呸了一聲。『Theo！』

他的下唇在發抖，他離開了施可夫斯克，不願再聽了，好像他受了一種意外的刺激，他又高聲的呸了一聲，而且那早晨他第一次恨起拉弗斯克來了。他的奮興和不安過去了以後；他仰起頭來大聲的說：

『諸位，我倒要想知道知道，我們在這裡等什麼呵？我們爲什麼還不動手呢？』

施可夫司克望望那些職員，聳聳他的臂膀。

『諸君，』施可夫司克大聲的說，不是特別地對於某一個人發言。『諸君，我們希望你們可以講和。』

『讓我們趕快點，丟開這些空套罷，』萬高利說，『講和是已經商議過了。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快一些罷，諸位，時間是不能等我們的。』

『但是我們是在希望講和呢，』施可夫司克抱歉的說，好像一個人被強迫來干預別人的事似的；他羞紅了，把手放在胸前，接着說：『諸位，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把決鬥和突衝混爲一談。我們有時由于人類的弱點而互相衝突，那是與決鬥不同的。你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你們一定知道決鬥是愚蠢的，不合時宜的一種行爲，和諸如此類的事。這就是我們自己對於這件事的態度，否則我們就不會來了，因為我們不能容許人們在我的面前互相射擊。」施可夫司克擦擦他面上的汗，又往下說：『把你們的誤會了結了罷，諸位；握手罷，讓我們一塊回家去喝和平酒。看我的面上，諸位！』

萬高利沒有說話。拉弗斯克看見大家都望着他，便說道：

『我沒有什麼得罪了尼可來魏西力的；若是他以為我是有過錯，我預備向他謝罪。』

萬高利惱了。

『諸君，這很顯然的，』萬高利說，『你們想要拉弗斯克君昂然的回家去，但是我不能給你們和他這個滿意。清早起身，跑出城外八哩地，只爲的來喝和平酒，來吃早飯，而且來對我說決鬥是件不合時

宜的事麼？決鬥就是決鬥，不用再說虛偽的無聊的話了。我要打！」

接着是一會沈默。鮑可從盒子裏拿出兩支手槍來，一支給萬高利，一支給拉弗斯克，可是跟着就發生一種困難，這個頗使這位動物學家和幫手們覺得有趣。原來所有在場的一些人沒有一個是曾經決鬥過的，他們應當怎樣站法，都沒有人知道，幫手應當說什麼，做什麼他們也不知道。但是鮑可可記起來了，就笑着說明給他們聽。

『諸位，誰記得勒莫托夫作品中的描寫麼？』萬高利笑着問道。『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也一樣，巴查路夫同誰有過決鬥的……』

『用不着去想，』裕斯莫魏矢不耐煩地說。『量量遠近就得了。』他自己走了三步，彷彿是說明如何量法。鮑可數着步數，他的同伴把他的劍尖插在地上做個記號。在一種完全靜默之下，這兩個對手就位了。

『田鼠，』那教士想，坐在樹叢裏。

施可夫斯克說了些話，鮑可又重新說明一遍，但是拉弗斯克沒有聽見——或者聽見了，可是不懂得。他撥了撥手槍的機關，當那時候應當是那樣做了，于是他舉起那冷重的武器，鎗身向上。他忘了解開他外衣的扣子，所以覺着臂膀同腕下都很緊，他的手膀那樣笨重的舉起來，好像他的袖子上掛了錫似的。他想起昨夜對於那粗黑眉毛同鬚曲頭髮的憎恨，而且覺得就是昨天憎恨與憤怒很厲害的時候他也不能放槍打一個人。他怕槍子會無意打中了萬高利，他漸漸把手槍舉高一些，他又覺得這種太明顯的大量是不妙的，可是他不知該怎麼做去，他也不能夠做什麼。他望見萬高利蒼白的，冷笑的臉（他顯然是從起初就相信他的對手拉弗斯克是會向空中放槍的），他想着：謝謝上帝，什麼事都順順溜溜的過去罷；而他所能夠做的只是把槍機壓得緊一些

他覺着在臂上有一個很重的震動；是—下槍聲同山中的回響：平——丁！

萬高利撥撥他的手槍機，望着裕斯耿莫魏矢，這位先生還是如前一樣地走動，手放在背後，并不理會任何人。

『醫生，』萬高利說，『請你不要像個鐘擺似的來回的走罷。你弄得我頭暈了。』

醫生站住了，萬高利開始向拉弗斯克描準。

『這就完了！』拉弗斯克想。

槍筒直對着他的面孔，在萬高利的態度和整個的姿勢上所表現的仇恨和渺視；一個正經的人在白天裏而且在許多正經人的面前所正要幹出的殺害；肅靜同一種不知道的力量，強迫拉弗斯克站住不走——

這一切多麼的神祕，多麼的難解，可怕！

萬高利描準的一刻，在拉弗斯克看來是比一夜還長：他可憐的望望那些帮手；他們也面無人色的站着不動。

『快點放呵，』拉弗斯克想，而且覺得他發抖的蒼白的，可憐的面相一定使萬高利更加憎恨他。

『我乾脆就要殺死他，』萬高利想，對着他的額頭描準，手指已扣在機子上。『是的，當然我要殺死他。……』

『他會殺死他！』從附近發出這樣的一聲嘶喊。

一槍馬上放出去了。看見拉弗斯克仍然站着沒有倒，他們多向方才發出呼聲的方向望去，於是看見那教士。臉色蒼白，頭髮散在前額和兩頰上，連泥帶水的，站在遠岸的玉蜀黍桿裏，奇怪的笑著而且揮着他的濕帽。施可夫司克快樂的笑著，流出淚來，於是走開去了……

一會兒之後，教士同萬高利在小橋邊相遇。那教士是很奮興，喘着氣，避着不看別人的面孔。他覺着他的恐懼和他的帶泥拖水的衣服都有些使他有些不好意思。

『我以爲你要殺死他了……』他輕輕地說。『那是多麼與人性相反！那是多麼的不合理！』

『但是你爲什麼來這兒呢？』動物學家問。

『不用問，』教士說，搖搖他的手。『那魔鬼引誘我說：「去，去……」所以我來了，差些駭死在玉蜀黍桿裏。但是現在，謝謝上帝，謝謝上帝……我非常的高興你，』教士說。『大蘭杜拉老爹一定要高興的……這很可笑，這太可笑了，只是我極誠懇的求你不要告

訴一個人說我在這里，否則上司們便要與我爲難哩。他們要說：「這教士是個帮手。」」

『諸位，』萬高利說，『這教士請你們不要向一個人說你們看見他在這里。說了他就會受麻煩。』

『多麼與人性相反！』教士嘆着說。『原諒我這樣說，但是那時候你的臉非常可怕，我以爲你要殺死他了。』

『我是打算結果了那個流氓的，』萬高利說，但是你在旁邊的喊聲，使我沒有描準。這種事情，對於不慣于此的人們，是難堪的，而且那也使我疲乏了，教士。我覺得非常倦。走罷……』

『不，你得讓我走回去。我一定要把衣服弄乾才成，因爲我是又濕又冷的。』

『好罷，隨你的便，』動物學家說，用了一種疲倦的聲調，覺得

沒有精神，坐進馬車裏去，他閉起他的眼睛。『隨你的便罷……』

當他們在移動馬車，坐了下來時，克拜來站在路旁，手放在肚上，躬着身子，露着牙齒；他想這些紳士們是來賞天然風景的，而且來喝茶的；他不明白他們爲什麼都上車了。那一隊人十分安靜的離去，只有教士獨自留在那小酒館邊。

『進酒館來，喝點茶，』他向克拜來說。『吾要吃東西。』

克拜來能說好俄國話，但是教士想如果向他說不完全的俄國話，克拜來會更明白些。

『炒蛋，要乾酪……』

『來，來，神父，』克拜來說，鞠躬。『什麼我都給你……我有乾酪……我有酒……你愛什麼就吃什麼。』

『韃靼的「上帝」是什麼？』教士問說，走進酒館去。

『你的上帝同我的上帝是一樣的，』克拜來說，沒有明白教士說的。『所有的人們的上帝是一樣的，只是人有不同。有些是俄國人，有些是土耳其人，有些是英國人——有許多不同種的人，可是上帝只一個。』

『很好。如果人類都崇拜這一個上帝，那爲什麼你們回教徒看我們基督教徒，好像是你們不共天日的仇敵似的？』

『爲什麼你發怒呢？』克拜來說，雙手放在他肚子上。『你是個牧師；我是回教徒；你說，「我要吃」——我就給你吃……只有那些富人們分別出你們的上帝同我們的上帝；對於貧人那是一樣的。如果你願意，東西是預備好了。』

當這兒在酒館裏談神學的時候，拉弗斯克正在趕車回家，想起在這黎明中這些山，岩，和道路都是濕而且暗的時候趕車是多麼可怕，

並且那不可測的將來就同一個不見底的深淵一般；可是現在那草上，石頭上的雨點在陽光下同金剛石一樣在發光，自然也在快樂的笑，可怖的將來是丟在後面了。他望望施可夫司克的憂傷的，有淚痕的面孔，而且望着前面萬高利同他的幫手和醫生所坐的兩輛車，他覺得他們彷彿都是從墓地回來，在那兒埋葬了一個使大家不舒服的可厭可憎的人。

『什麼事都過去了，』他想他的往事，用指頭輕輕摸到他的脖子。

在他脖子的左邊有一塊小腫，長寬都同小指頭差不多，他覺得痛，好像是誰用熱鐵燙了他的脖子一樣。那是槍彈傷的。

過後，當他到家時，他覺得一種奇怪的，幽長的，甜蜜的日子開始了，迷糊地如同忘却了一切。像一個從監獄裏，或者醫院裏放出來

的人似的，他注視着那些熟見的东西：他覺得奇怪：那些桌子，窗戶，椅子，陽光，和那海，都引動他一種激切的小孩似的快樂，這是他有好些沒有感着的。第多羅夫納，形容憔悴，不懂得他的那種溫和的聲音，用那種奇怪的舉動；她趕忙告訴他說她所發生的事……：……：……她覺得他似乎沒有聽她，也不明白她所說的，是若他知道了一切的事，他會詛咒她，殺死她的；但是他在聽着她講，撫摸她的面孔和頭髮，望着她的眼睛說：

『我沒有別人，只有你……』

過後他們在花園裏坐了很久，緊緊的偎依着，什麼也不說，或者在夢想中高聲的發出一些短促的斷句，談及他們將來的幸福生活，在他看來，他從來沒有說過那樣委曲或者動人的話。

三個多月過去了。

這天萬高利預備好要離別了。冷雨綿綿的從早晨就下起，東北風在狂吹，海裏的浪很高。在那樣的天時，據說輪船很難進到海港來。依照時間表上船是應當在早晨十點鐘進港，但是萬高利中午到海邊去等，吃過中飯又去，從望遠鏡裏看去，除了滔滔的浪，和濛濛煙雨而外，並沒有看見什麼。

到天晚的時分雨停了，風也稍定。萬高利想他今天是不能夠動身的了，於是鎮靜下來同沙母南哥下棋玩；但是天黑後，那用人報告說海上有一些燈光而且看見了船上的信號。

萬高利着急了。他把書袋背在臂膀上，吻吻沙母南哥同教士。雖然是一點也不必須，可是他還向房子裏跑一遍，同用人，廚子說聲再

會再會，於是跑上街去，覺得他在醫生家裏或者是他自己的住所裏好像是遺下了什麼似的。在街上，他靠着沙母南哥走，在他們的後面是教士帶着一個箱子，再在後面是那用人提着兩只行囊。只有沙母南哥同那用人看得出那海上的微光。別的人只向黑暗裏望着，什麼也沒有看見。那輪船是已經在離岸很遠的地方停住了。

『快一些，快一些』，萬高利在催他們。『我恐怕牠要開走了。』

他們經過一所有三個窗戶的小房子，在那兒是拉弗斯克在決鬥以後不多時就移居來的，萬高利不由得偷望那窗戶裏面。拉弗斯克坐在桌前彎身在寫東西，背面向着窗戶。

『我奇怪他！』萬高利輕柔的說。『爲什麼他竟要這樣地吃苦！』
『是的，一個人會奇怪的，』沙母南哥說。『他從早晨坐到晚』

上，他常常是在工作。他靠工作來付償他的債務。他的生活，兄弟，比個討飯的還苦！」

跟着有半分鐘的靜默。動物學家，醫生，教士都站在窗前望着拉弗斯克。

「可憐的人，他到底還是沒有逃開這裏，」沙母南哥說。「你記得他從前是多麼的努力想離開這裏嗎？」

「是的，他竟這樣地吃苦，」萬高利再說。「他的結婚，他的爲了麵包的這樣工作，在他的面上而且在他的行動上的新的表情，——都是那麼的異乎尋常，我不知道怎麼去給牠一個名字。」

動物學家拿着沙母南哥的袖口，動情的往下說：

「你告訴他同他的妻子說我走時是十分的愛慕他們，並且祝他們快樂……我求他，如果他能夠，請他不要想起攻擊我的事。他知道

我的。他知道如果我早能預料有這樣的改變，我會成爲他的最好的朋友的。」

『你進去，同他說聲再會。』

『不，那不行。』

『爲什麼呢？上帝知道，也許你不能再看見他了。』

那動物學家想了想，說：

『那倒是真的。』

沙母南哥輕輕的敲敲窗戶，拉弗斯克驚覺了回頭來望。

『萬亞，尼可來魏西力矢要來向你告別了，』沙母南哥說。『他就要動身了。』

拉弗斯克站起來離開桌子，走到夾道裏去開門。沙母南哥，動物學家同教士都走進屋裏來。

『我只能來停一會兒，』動物學家開始說，在夾道裏把套鞋脫了，却又後悔他不該依他的感情作用，沒有受邀請就進來了。『這好像是我來降服他了，』他想，『這可是蠢。』

『原諒我來打擾了你，』他同拉弗斯克走進房時，說，『但是我這就動身，我很想見見你。我們能否再見面，只有上帝知道。』

『我很高興看見你……請進來，』拉弗斯克說，他在爲他的客人搬置椅子，好像是他要阻止他們的路似的，他自己站在房中間，搓磨他的手。

『我最好還是讓我的同伴留在街上，』萬高利想，一面毅然的說：『不要想起攻擊我的事來，伊萬安君石。要忘却從前的事，當然是不可能的——那是太苦痛了，我不是到這里來謝罪，亦不是來聲稱我沒有過錯。我的行爲是忠實的，我從來未曾改變我的主張……那倒

是真的，我很欣喜地知道。我對於你是看待錯了，但是就在平地上走路也是容易失足的，而且，在事實上，那也是自然的人類的命運：即使一個人在大事上沒有錯，他在小事上往往錯了。沒有人知道那真理。」

『沒有，沒有人知道那真理，』拉弗斯克說。

『好罷，再見罷……願上帝給你一切幸福。』

萬高利伸手向着拉弗斯克，拉弗斯克拿着他的手，俯首致禮。

『不要想起攻擊我的事來，』萬高利說。『在你太太面前代我致意，說我很對不起，沒有向她告別了。』

『她在家裏。』

拉弗斯克走到隔壁房門口說：

『納亞，尼可來魏西力矢要見你，向你告別。』

『弗多羅夫納走出來站在門邊，看見這些客人有些難爲情。她的面上現着抱歉的心慌的樣子。兩只手同小女學生挨罵時一樣的抓着。』
『我就離開這兒了，弗多羅夫納，』萬高利說。『我來向你告辭了。』

當拉弗斯克在鞠躬時，她不期然的把手伸了出來。

『他們是多麼可憐的樣子，』萬高利想，『他們的生活看來是很容易維持。我要到莫斯科同彼得堡去；我能給你們寄點什麼來嗎？』
他問。

『哦！』弗多羅夫納，她驚奇的望着她的丈夫。『我想那沒有什麼罷……』

『沒有什麼……』拉弗斯克說，搓磨着他的手。『我們的致意罷。』

萬高利不知道他能夠或應當說什麼，本來當他走進來時，他想要說很多親熱的，和好的，而且緊要的話。他默默無言的和拉弗斯克同他妻子握手，給他們一種緊張的感覺。

『這些人！』教士低低的說，他在他們的背後走着。『我的天，這些人！的確的，上帝的右手植下了這株葡萄！我主！我主！一個人克服了一千，那一個就克服了一萬。尼可來魏西力矢，』他奮興地說，『讓我告訴你說，你今天克服了人類的最大的仇敵了——驕傲。』

『哈，教士！我們都是勝利者！勝利者應當像鷹一般；可是他是一種可憐的樣子，懦弱，無能；他鞠躬像個中國の木偶，而且我，我憂愁……』

他們聽見後面走聲。那是拉弗斯克急急地趕來送他們走的。那人帶了兩只行囊站在埠頭上，而且在不遠的地方站着四個船夫。

『還是有風……！』沙母南哥說。『海裡定會有大風浪的！你走的可不是一個好時候，哥亞。』

『我不怕暈船。』

『那多沒有關係……：我只希望那些流氓不要敲你的竹槓。你應當坐公會的小船渡過去。公會的船在那兒？』他向船夫們喊着問。

『開走了，大人。』

『那稅關上的船呢？』

『也開走了。』

『你們爲什麼不讓我們知道呢？』沙母南哥發怒了，說。『你們這些蠢東西！』

『這沒有關係，你不要生氣……：……』萬高利說。『好罷，再見了。上帝保祐你。』

沙母南哥擁抱着萬高利，在他身上畫了三次十字。

『不要忘記我們，哥亞：：寫信來：：：我們在明年春天再等你呢。』

『再見呵，教士，』萬高利說，同教士拉拉手。謝謝你的陪伴同你的高興的談話。想想那探險旅行的事呵！』

『哦，上帝，是的！直到世界的末日，』教士笑着說。『我沒有什麼反對那件事。』

萬高利在黑暗裏望望拉弗斯克，無言的向他伸出手來。那船夫們現在已經在底下，抓住了船，那船正衝碰船樁，雖則那埠頭的牆遮住了海浪。萬高利走下梯子，跳進船去，坐在船尾上。

『寄信來呀：』沙母南哥向他嚷着說。『保重身體呀！』

『沒有人知道那真理，』拉弗斯克想，翻起他的領子來，把手籠

在袖口裏。

那船輕漂的搖出海港到大海裏去了。船身在浪裏看不見了，但是馬上又由浪底升到浪頂上來，所以他們還可以看見船上的人，而且還可以看船槳。那船向前走了三碼，又倒退二碼。

『寫信來呀！』沙母南哥在喊；『你走的這個天時可真壞。』

『是的，沒有人知道那真理……』拉弗斯克想，無精打彩的望着那暗黑的翻騰的海。

『它把船推回來哩，』他想；『船望前走二步，又退回一步；但是那些船夫都很出力，他們不停地搖着槳，不怕那大浪。那船兒不停地向前走。它現在已經看不見了，但是半點鐘後那些船夫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見輪船上的燈光了，在一點鐘後他們就可以登輪船的梯子了。所以在人生中也如此……；在真理的尋求中，人們向前走兩步，又

退回一步。苦痛，誤會，同疲勞逼他們的退後，但是求真理的渴念同努力又使他們向前。誰知道呢？或許終有一日可以找到真理的。』

『再……會……呵，』沙母南哥在喊。

『他們的影兒和聲音都沒有了，』教士說。『祝他一路平安！』

天又開始落雨了。